

玉楼春

[清] 白云道人 撰

第一回小孟尝诗酒订盟大奸雄睚眦中祸
第二回玉口神奇术成名痴秀才穷途哭遇
第三回遭绿林雪中逢侠访大盗计成就擒
第四回忆夫君造童寻觅登黄堂暮夜遗金
第五回奇道人半杯熄焰蓝面鬼一网摧贤
第六回全友谊太守弃官避奸锋英雄遇旧
第七回邵解元改妆潜踪福寿庵供修佛事
第八回入桃园奇逢双美温翠被先退春光
第九回赏雪筵题诗索醉入罗帏弄假成真
第十回暗相思两人酬和明说破各自痴迷
第十一回说风情互谐得趣理丝桐迭奏谈玄
第十二回掩楼房喜生贵子遭毒棒气死憨郎
第十三回高大尹妙计怜才痴公子弄巧成拙
第十四回霍孝女途中跨凤老忠臣白日归天
第十五回狮吼时炎凉历尽鹿鸣日丽艳联芳
第十六回访亲闹误入花宫落火坑狂淫禅院
第十七回老封君观诗忆子小公子得意回乡
第十八回祁道尊搅穿欲海旧解元再步蟾宫
第十九回冰山泮父子同登彩丝牵夫妻重会
第二十回风流种爱友离官英秀童舍身救主
第二十一回真为主曲意调情伪践盟荐贤自代
第二十二回探花郎露尾藏头势利婆改弦易辙
第二十三回美奇逢骨肉团圆立异绩俘囚奏捷
第二十四回弃功名物外逍遥喜团圆人间行乐
第一回小孟尝诗酒订盟大奸雄睚眦中祸

诗曰：

古人形似兽，皆有大圣德。

今人面似人，兽心不可测。

虽笑未必和，虽哭未必戚。

但结口头交，腹里棘。

话说大唐代宗年间，都城三百里外，有个集贤村月浦桥，住一位官人，姓邵名玉，号卞嘉，取卞和璧献之义。父拜铨部少宰，母封二品夫人，垂髫入洋

，椿萱并凋。十五岁上娶了太史方定隆小姐为妻，十六岁便生一位男子。是五月端午日生的，因天中节，取名天节。只是关煞太重，难于抚养，为此将他穿了两耳，戴了金环，这都不在话下。

单提邵卞嘉，虽是书香之家，却淡于功名二字，好的是歌词咏诗，慕的是齐孟尝君一派。所以家中座客常满，声气嚶鸣的何止千百。因此人号他叫做小孟尝。一日偶值二月念五日。东京风俗，这一日不分男女，俱在郊外踏青游戏，叫做扑蝶会。邵卞嘉就吩咐苍头预备酒席，往郊外先占一块有趣有景的山场，邀了二三个名妓，同几位诗酒朋友，车马纷纷前去游乐。正所谓花笑春风，驾啼丽日。这些男女，老的少的，俏的俊的，浓妆的淡抹的，携手并肩，络绎往来。邵家占了一块地方，才铺毡席未及把盏，只见家人匆匆来禀，说有一个远客拜访，是个应举生员，河北人氏，必要面会。将名帖呈上，写着通家盟弟卢杞拜。那邵卞嘉是好客的人，见说远客相访，就吩咐家人发轿去请。家人道：“卢相公现在山下等候。”卞嘉随唤两个宠童同家人立邀卢相公相见。

原来这卢杞是一个极奸狠的心肠，最可惜的相貌，只有二尺七八寸长的身材，脸如黑炭，左半边又生得古怪，浑如青靛染成。黄髯数茎，浑似铁丝出地；黑麻满面，却如羊肚朝天。请到面时，但见：

头戴凌云巾，黄多皂少；身穿布道袍，挖旧填新；两只酱色袜，头穿底落；一双半红鞋，跟倒墙歪。不是武大郎重生今日，定是柳树精又下凡尘。

当下卢杞行到跟前，童子报说“卢相公请到”，说尚未完，早已笑倒半边。这些家人、朋友见了这个鬼脸，都笑得两眼没缝，连邵卞嘉也忍不住笑起来，一时间晋接礼仪都弄不出。揖罢，卢杞已觉没趣。邵卞嘉没法，只得吩咐家人暖酒入席。当下团团围坐。三杯已毕，卞嘉命斟大觞，求卢杞行令。卢杞推辞年幼，转求别送。才开得口，引动众人又要发笑。这对面坐的就是闻子先，他便欠身说道：“既卢盟兄不肯先赐教，小弟忝在痴长，只得僭了。”竟接这杯酒在面前说道：“今日良辰胜景，诸贤相集，此会不亚兰亭，大家须要赋诗，尽欢而散。”众人齐道：“遵教。”闻子先道：“今日八客相叙，限八个诗题，四个七言绝、四个七言律，拈阄咏句。是何八题？”

蝉琴、蝶拍、鱼梭、燕剪，是七言律；茉莉花、萱花、海棠花、水仙花，是七言绝。

先将各题书成八纸折好，盖于空盒内，捱次送去，酒到拈开，绝句律诗随意赋就。举杯时，对席按板，连通三板，诗不成者，左右各罚一大杯；四板不就，罚二杯；五板不完，罚三杯；六板不完，左右罚五杯；合席株连俱罚三杯。本身出席供役。”宣令已罢，当下张愚谷手拈一纸，是茉莉花，韵分香字，酒到时，口占一绝云：

清芬堪伴幽北凉，送得薰风满院香。

来自越裳移种后，六宫争秘绿云傍。

闻于先道：“诗虽平常，却成得迅速，姑免罚。第二就是自家了。”张愚谷便把酒送到闻子先面前。他也拈来，却是萱花，韵分风字，遂口占一绝云：

迎秋沾露绽金钟，翠带轻飘怯面风。

香远北堂逾暗射，自消忧字在胸中。

诸友俱拍手称赞道：“妙句妙句，毕竟是作家不同。”闻子先谦说不敢。第三就是妓女刘晓霞。闻子先送酒过去，她拈得蝉琴，韵分藏字，使口占一律云：

槐阴冉冉覆匡床，一曲幽然奏峰阳。

闻向风调松泠泠，清逾泉响石浪浪。

先时预报商音动，应律徐看漱气翔。

莫道无弦偏有韵，广陵终在奕中藏。

吟罢，众皆称妙。第四就是卞嘉。他拈得是燕剪，韵分依字，亦遂吟一律云：

差池两羽弄春晖，恋社还寻旧字归。

贴水掠来疑裁绢，入云裁去欲成衣。

帘前双股开还合，袷后友输是也非。

可恨离肠揉不断，落花飞去总依依。

赋毕，众皆称赞好捷才。第五就是妓女蒋兰仙，也赋一律，题是鱼梭，韵分哦字：

池边公子柳中过，池内文人学掷梭。

动处穿萍疑织浪，静时依落亦纵波。

临渊羨处空惆怅，戴月归来费揣摩。

只有幼与愚齿折，误听泼利罢吟哦。

吟罢，各席称好。第六是王子隼，拈题是蝶拍，韵得春字，即吟一律：

翩翩两翅粉光匀，歌舞场中度此身。

声到慢时应赴节，纓从拂处若含颦。

有时停板风前待，何处当筵草际寻。

试约周郎与同梦，花房柳幕各生春。

吟罢，众人称道佳作佳作，风流恰与晚娘兰娘鼎足而峙。那第七位是妓女秋翠。王子隼送过酒，秋娘接了，拈题是海棠花，韵分中字，即赋一绝云：

莫雨无香犹有痕，须知有韵在园中。

太真妃子三杯后，衬此娇枝两颊红。

吟罢，连忙把酒送到卢杞面前。

这末阍却剩得水仙花题目，韵分郎字。只见卢杞接杯在手，只呆呆的举杯停目，三板不成，渐至四板五板。左右已是连累罚过三杯一看看到六板将绝，还不像诗成的。左首坐的张愚谷，只得向卢杞道：“盟兄名邦异材，何吝赐教？弟鼠量已盈，难再饮了，望见教为感。”卢杞面皮涨红，过意不去，只是做不出。看官，那卢杞也是青衿，为何四句诗做不出来？因他平日只用心于八股文字，起承转合，如何晓得诗有三练，练句不如练意，练意不如练格，种种微细的道理。所以六板既绝，只字没有，只得遵依令官，出席听差候罚。合席俱罚三大杯。左右二人陪罚过了，这边说：“想是得罪卢兄，故意不肯赐教。”那边道：“我们淡劣之才，想是不堪教训的。”你一句，我一句，说得卢杞站在旁边越觉没趣。卞嘉与众人为罚酒过多，个个饮得酩酊潦倒，都要到山前困步，醒一醒酒再坐，说罢一齐起身。在卢杞入席半日，却不曾吃得半杯酒、尝得一品肴，本性原是贪杯，况又枵腹来的，说不出一肚皮气，也只得随众人下山闲步。肚里疑众人行这个令，分明是要奚落我，已有八九分不悦了。恰又遇着一个恶少，穿着大红夹袄，一路摇摆着来往妇女，众人都厌恶他。邵卞嘉已有六七分酒意，遂口诵二句道：“胸中多臭粪，腹内少文章。”这不过是厌那恶少的气习。不料那卢杞听了，错认“卞嘉是有心讥诮我”，便勃然大怒，不别众人，忿忿而去，说：“我若有一日得志，誓必杀尽此辈。”及更席时，不见了卢杞，卞嘉遍寻不获，大不过意。归时，又令家人访问寺院各寓，欲亲去答拜，要送程仪请酒，不意踪迹全无，只得罢了。

怎知卢杞怀恨发愤攻书，五六年遂成名士，后来许多官吏士民受他大累。不知卞嘉如何躲避，且听下回分解。

上一页

第二回玉口神奇术成名痴秀才穷途哭遇

话分两头，且慢说卢杞一段话。今日再表一个极奇的术士，也是来谒卞嘉的。

却说江西建昌府麻姑山，有一个丹霞洞，相传是个仙迹。离洞数十步，小桥曲水，有几家隐士山居。内中有一人，姓李名仁屋，道号虚斋，性好山水。一日，到吉安府永嘉县玉笥山闲步，遇一道者，传授他鉴视气色知寿夭穷通的妙术。归家将此术小试，屡试屡验，求相者拥挤不开。一日在自家门首，见一人匆匆前过。他一眼溜着，忽然分开众人，如飞赶上，将这人拖住。那人吃了一惊，李仁屋不等他开口，将那人拖入门，拂椅安坐，口称：“太史公何来？”那人摇头道：“兄莫错认了，小弟是落难之人，如何尊称为太史公？”李仁屋笑道：“台翁言小子错认，但小子看尊貌天庭饱满，日月来垣，年方舞象

，便当手拾芹香，观光上国，虽未与鹿鸣之席，亦能食廩饩之粟。如今该第四次观场了，是也不是？若道得是，后面妙境尽多。请问高姓大名？”那人道：“学生姓欧阳，名渐，字鸣卿。十三岁入庠补廩，今年二十五岁，先是进场三次，先生之言大约有验。只是说四次的场，学生今岁府里不曾录遗才，又无盘费去赶。人情恶薄，馆主人见今年没有科举，不但借贷不肯，连来岁馆亦辞了。昨晚心绪不佳，吃了几杯酒，把学生严课一番，反被主人大怒，连馆童也讥诮许多冷言淡语。我想大丈夫不得志，见笑鼠辈。况年近三旬，尚未有室，适才起个短见，欲问莲花峰茅庵中做个头陀消遣。”李仁屋笑道：“台翁之言，不是有志气的念头。据小子细观尊客气色，似蛇绕于天乙贵人之上，不过六十日，便开云见天。今科秋桂第一枝，非公不能扳折，此去联捷无疑。今试为台翁卜一先天数，看有甚机会进场。”就把壁上贴的诗稿信手拆一字来，不觉大笑道：“怪哉，数主东南方有贵人提拔，有奇遇入场，发解无疑。”就吩咐备饭款待，又伸手去开那钱柜，将平日所得之银，尽情取出，恰有十二两之数，双手递与欧生，送为路费。家人摆出饭来。宾主吃罢，李仁屋道：“试期已迫，今日尚可赶行五十里，不敢久留了。”欧阳渐收了程仪，起身谢别，忙忙前去，行四五日，已到省城。

那日已是夜分时候，一时找不出下处。他心性为爱洁净的，又不肯宿歇商店，暗中东走西望。见一古庙，三面墙壁俱倾，隐隐露出些灯光来。欧生便捱身进去，推那一扇小门，原不曾拴，步将进去。中间是关帝神像，两旁是卧房，东边一小侧厢做厨房，有一老道士在灶下煨火。欧生道：“老师长，小生是远来投宿的。”连叫几声，并不答应，但见他点点头，摇摇手，又指一指。原来是个重听的。欧生又把投宿的话嚷与他听，告声相扰。也不想吃夜饭，拿着灯照到左边小房里，有现成的草铺。解开被套倒身睡去。忽梦见两亲走到面前，犹是贫时光景，凄然可伤。及醒来想起两亲，又想年已及壮，尚未有室，虽承李老美情，资助盘费来此，计场期已在三日之内，未知何由进场。遂不觉放声大哭。自二鼓哭到鸡叫方止。

忽惊动了贴壁一位官员。原来这庙靠着皇华馆。那官员是个广东潮州人，姓冯，名之吉，号迪庵，甲辰进士。生平一清如水，又敢做敢为。现蒙钦召掌堂都御史，驰驿进京，连日被抚按请酒厌倦，那夜又是一个同年请酒，饮到半夜方回。因连日劳顿，正要熟睡，却被欧生哭声聒得一夜不曾合眼。他平日固是盛德长者，却又是极躁暴的性子。疑是地方官不曾肃静，驿丞不小心，致客人酗酒撒泼，心中大怒。天明便写手批，差听事官拿地方总甲驿丞，立要这夜哭的人到案。此票一出，驿丞吓得魂飞魄散，保甲吓得胆战心惊，四面八方沿门捱户，一时查不出来。知县闻知，亲来捕捉。还喜欧生哭声未止，就有人

捱察出来，说是庙中哭的声音。驿丞同八个公差一齐拥入，老道人唬个半死，欧生兀自拥衾呆坐，眼睛尚是红的。起先是三四个人到房内一探，便大喊道：“宪犯在这里了。”欧生吃了一惊：“不知为何唤我是个宪犯？”未及开言，忽见一二十人蜂拥而来，一条锁链套在颈脖上，拖下床来。众人替他披衣穿鞋，拿到驿门。此时轰动了南昌一省官员，都来候问。到馆门时，听得冯公便服坐堂，怒容可掬，各宜俱不敢传禀，未得相见。

但见听事官喝道：“拿到犯人解进。”把欧生带到丹墀跪下，众人吆喝如雷。冯公把案一拍道：“你是什么人，敢在皇华驻扎之所黑夜号哭，是何道理？”欧生禀道：“生员欧阳渐是来应举的，不知大人光临，有失回避，致于天怒。”冯公喝问道：“既是应举生员，后日便是头场，不去静养，却在这里胡啼乱号，难道哭下个举人来么？”生又禀曰：“生员正为着场事悲伤，更有一天苦况，不堪细诉。”冯公道：“也罢，你既是应举的，我如今先考你一考，通不通，我自有说。”叫左右写五个题目来，说道：“不须起草，以点香一炷为度，香完就要交卷。”欧生五题到手，真个不起草稿，不加点，一挥而就。及做完交卷，香尚有寸余。冯公接来一看，还只说是先完了一二篇，及看下去，却是五篇俱完，篇篇如锦心绣口。不禁失声击节道：“奇才，奇才。”站下位来，忙吩咐讨衣冠皂靴来，更服相见。

一霎时件件取到，装束如新郎一般。欧生要行廷参礼，冯公却再三不肯，谦让许久，然后行个南北立接的礼，揖罢安坐。忽见听事官禀道：“门外各官齐来伺候。”冯公道：“且回他下午相见。”书房就取白牌一面挂出，上写一应官员俱于下午参谒。众官方才各自回衙。

且说冯公待茶后，即吩咐备酒。须臾入席，饮了几杯，欧生方把一段情由，及遇李仁屋并哭泣始末，一一呈诉。冯公道：“原来为此，这个不难，且开怀畅饮。”二人直饮到八分酒意，方才撤去酒席。冯公就取牌票来写道：“建昌府廩生欧阳渐，宏才巨儒，仰本省学道补名送院。”写完，遂令知府将此牌谕转达学道，命他补送入闱。知府立刻将此牌呈示学道，造册补送人闱。冯公又取白金百两与欧生，为春闱之费。欧生拜谢告辞，冯公送至仪门而别，欧生仍回庙中。只见南昌知县差八名皂快请欧生更寓。八人轮流更役，补陈食物，色色完备，又赠白金五十两。及进场后揭晓，果然第一名是欧阳渐。他也不回家，一直进京。春来会试，中试二甲第四名，选入翰林院。不半年，居然学士之职。所以轰动了江西一省，都说李握真是半仙，因即起他一个道号，称为玉口神，是说他开口灵验的意思。

一日，李仁屋梦游帝都，欧公又频频寄书来请，遂择日起身进京不题。未知邵卞嘉后来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上一页

上一页

第三回遭绿林雪中逢侠访大盗计成就擒

却说邵卞嘉在家中无事，只是交接四海的文人洞客，结诗会，终日饮酒作乐。一日，腊月天气，下了一夜大雪。天明起来，卞嘉遂同几个豪兴的乘马上山观雪景。只见三岔路口，两个大汉倒雪中。看他眉宇又不像饿莩，忙带住马，着三四个家僮扶他起来，已是半僵的了。卞嘉遂不去看雪，吩咐家人扶他家去。家人道：“人是冷多热少，恐扶到家里或有未便。”卞嘉大喝道：“胡说，就是不活的，难说我们心上过意得去？”众人便不敢来开口，一步步扛扶进门，就停在厅上。叫家人取干棉衣，替二人换去湿衣，漱下几杯姜汤，二人渐渐苏醒，又灌了几杯热酒。俄顷间，便能站起说话。方请进东书房坐下，道：“恐尊体劳顿，未敢施礼，待用饭后奉揖罢。”随摆上酒饭，三人分宾主坐定，然后叩问仙乡大号并来历。那年长的答曰：“在下是江西饶州人，姓施名弘德。”指着年幼的道：“这是犬子，名绍卿。平素往来江湖。近因京中有个朋友借去五千金，将来取讨，便带一二千金纱罗绫缎等货，来到新丰驿口泊船。还未一鼓，一伙强人杀入舟中，愚父子跳落水中逃命，所有货物尽被劫去。一时又无相识可投，天又寒冷，愚父子悲哀诉与道人。有一老者见悯，送绌袍两副，款留一饭，又说此去到京不消五日，离此一百六十里地，名集贤村。有个豪客邵大官人，是个奇侠的人，俗名叫作小孟尝，专一扶危济困。你如今可投奔他，不但都中去的盘费可得，连这所失之物，或者他替你用些大力缉访得着也未可知。因此一路来找这个邵大官人。昨夜到了贵地，天黑了不及访问。欲寓客店，店中见没有行囊，不肯留宿，只得在一家门首坐了一夜。不期下了一夜大雪，冻饿交集，勉强捱得到晚，访问邵家居住，知在月浦桥下，父子相扶，逐步寻来。走了数步，被冷风一吹，在下先自跌倒。想小犬挽扶老身不起，也自仆倒在地，又冻雪中，一时不知人事。不知恩官怎生救得残躯到府，请问高姓大名？”卞嘉微笑道：“你访问的人，小弟就是。”施弘德父子慌忙倒身下拜，道：“卑人望思久矣，今承再生之恩，如何可报。”卞嘉忙答礼，请起坐定，斟酒劝酬。席间问了路途中的闲话。忽见门公传进一帖来，说是江西李道人拜。卞嘉看了名字，遂问施弘德道：“兄认得贵乡此人否？”施弘德把原帖看了，笑道：“原来虚斋也到这里相会。”卞嘉道：“莫不就是那术士，唤做玉口神么？”施弘德道：“正是。”卞嘉忙吩咐请进，自己到门首，拱他升堂作揖。安坐茶罢，即请施家两位相公出来相见。李道人见了便道：“施乡亲几时到这里，却为甚一团惊恐气色，像是失脱了货物，连性命也像再生的一般。这是为何？”一厅人俱吃了一惊。施弘德把被劫原因陈诉一

番。李仁屋道：“不妨。数日内所失尽偿，四月间还有万金之获。”施弘德父子也未全信。当下摆出盛席，分位坐定，觥酬交错，直吃到半夜方止。卞嘉令童子秉烛引到西书房，服侍三人安寝。

到了次日，卞嘉唤齐大小家人三十人，各收拾铺陈行李，又带了元宝二十锭，碎银三四百两，并绸缎礼物。随请出两人，施与李虚斋用早饭完，乃言曰：“弟要往一处料理一事，烦三位相伴一行。”三人皆应道：“从命。”遂同上马起来。次日上午已赶到新丰，进龙城县寓弘济寺内，对二施道：“兄且深匿寺中，不要露人耳目。”遂打轿来拜县公，先差人将名帖投进。

那龙城知县姓郁，名有道，是甲戌进士，系卞嘉父亲乡试的门生。见了名帖，即到寅宾馆相接。揖罢呈上礼单。郁公打恭称谢，叙了寒暄。茶行三献，就问：“贵寓何处？”卞嘉道：“在弘济寺内。”又说了几句套话，起身告辞。郁公随后来回拜，少顷差人来送许多酒米鱼肉之类，又呈上即晚候叙的请帖。到晚间，卞嘉即来赴席。饮酒间，彼此感问两宅眷起居，谈了许多时事。看着将及二鼓，卞嘉道：“乞退从人，弟有密言相告。”郁公吩咐众人回避，单单剩宾主两人。不知卞嘉口向郁公耳边说些什么，只见郁公道：“领命。”说完，就辞回寓。

次日，郁公升堂，唤四个能干的皂快，叫做赵元、李祥、孙能、陆渐到案前吩咐道：“京中郭太师差官在此，发银三百两，要买真松绫二百匹。你等火速领银前去，发与各铺户，限二日内将松绫交足。”说罢，拿出了六个元宝，共重三百两，一张银票付与。赵元等领说，连忙各铺户去分派。

原来龙城县只有六家绸缎铺，当年值官的是狮子街口金员外家。赵元等先到金家。金员外道：“四兄有何贵干？”赵元道：“蒙县主所委，要卖买货物。”李祥便开出牌包，奉于金员外。孙陆二人便取出六个元宝放在桌上。金员外看了银票，大吃一惊，道：“列位牌长在上，龙县乃是小能处，虽有几家绸铺，都是寻常货色，哪有许多松绫？烦列位禀明太爷才好。”赵元还未开口，那陆渐便发话道：“员外好不晓事。官府的买卖，谁敢回他有无？况又是郭府发来银两，谁人敢担这干系！今这票与银子放在这里，等你们自去回话。”说罢就要出门，却急得金员外没了主意，只得赔个小心道：“列位息怒，在下一时直言唐突，幸勿见罪，待小弟去约齐故友来商量，少不得还要尽个薄情。”遂叫家僮去请对门葛三老来款留，众人只得坐下。少顷，那五家铺户都来与四人相见讫，就摆下五六盆鱼肉来。金员外道：“四位牌长，甚是简褻，聊请便饭。”低低向这五家铺户道：“相屈诸位过舍，非为别事。”便将银票并元宝及差官说话述了一遍。五人听了一齐呆了，大众商议道：“这货莫说二百匹，就是二十匹也买不出。如今可备一封厚礼与原差，求他商量一个回话方法

。”

须臾，饭已吃完，金员外取出银十两，央葛三老送与四个差人，要求他出个回官的题目。赵元道：“盛情断不敢领，只要金员外自去回复官府，不要连累我们，便是盛情了。”葛三老又去促六家铺户凑成十两，共二十两送于四人，四人只是不肯受。葛三老道：“这二十两金薄意，聊代舍亲们一饭之敬，权且收下。若要兄独担这担子去回复官府，不但诸兄不肯，连小弟也不敢开口。待明日早堂时，烦四兄一同舍亲们进去回话，若禀得脱，舍亲再奉数金，更申一茶之敬；若禀不脱，这众铺户现带在下面，谅这干系，不但是四兄担错了。倘有所累，负外重重奉陪个礼意。四兄以为何如？”四人听了这话，只得允诺，收了银子，一齐别去。

明日早晨，四个公人带了六家铺户进县来。只见大尹问道：“绫子买到了么？”赵元上前禀道：“蒙老爷批委收买绫子，但本县是个小去处，出不得好货。这松绫是第一等细货，买的卖的从没在本县交易，现今六家铺户都拘在此，叩见老爷。”只见大尹大怒，喝道：“你这奴才不晓事，想是受了各家的贿赂，敢替他来回话。”便丢下二十四枝签来，每人各打三十。两旁皂役哈喝一声，一齐行杖，四人俱打得皮开血出。打完，就叫值年的铺户上来答话。金员外吓得战战兢兢跪上来。郁公道：“我问你，松绫每匹价值多少？”金员外禀道：“松绫价贵，每匹实价二两五钱。”郁公道：“也罢，你们只道官府要讨铺户的便宜，就三推没有。我如今再添二百两与你，可限你铺户三日内交足匹数，还有重赏。若迟一日，每人重责五十，枷号一百日。”又叫四个公人道：“今再限你三日内都要买齐，若迟一日，解你们到郭府去，少不得是这站军徒。”那四人吓得魂不附体，叩头出来，你看我，我看你，十个人都闷闷回家。

单说陆渐到家，他妻子接着，见丈夫这样光景，忙来扶他眠在床上，口里喃喃哭骂那遭瘟郭府，连累丈夫受此重刑，就去烧水烫酒。忽见他第三个兄弟王小三。酷好吃酒，若把杯在手，便是天大事也丢开不管了。因此人叫他王酒鬼。生平不务生理，专一赌博，又会说新文、探闲事，凭你人家被窝里事情，他也会缉访在肚里。是日，走到陆渐面前，叫声：“姐夫受累了，我阿舅的特来探望。但不知为何事被责？”陆渐便把大尹要买松绫被责事情，一一说了。王小三道：“如何叫做松绫？何故买不出？”陆渐道：“松绫出在松江府，绸身最重，花样新奇，与常货不同，每匹价钱比杭州的多四五钱。我们这小去处，绸客不肯贩来，只为人不肯出价钱，所以各铺都没有。除非乡宦人家，或者有买在家，也未可知。但是就有，却也没这许多。如今这样，官府叫我如何处耳。”王小三道：“姐夫且宽心，待我各处访问，或者有人买来。也未

可料。”说罢便要去。陆渐留住道：“你且吃了饭去，我还有话对你说。”只见他姐姐提一大壶酒，又拿些便菜，对兄弟道：“你开怀自斟自饮，我去拿饭来吃。”当下小三拿起壶来，吃了个流星赶月，转眼之间，早已吃得瓶之罄矣，起身对陆渐道：“姐夫，我饭不吃了，且别去，明日再来相望。”只见陆渐去兜肚里摸出二两一锭银子来，送与小三道：“这是我昨日与伙计分的，你可拿去，做个小赌本，待访得有些影响，那时还要大大的送你做赌本。”小三推开说：“你我至亲，怎么说起这客话来。”便起身要走。陆渐叫浑家，将这银子送与小三。小三推辞不得，只得收了银子。

走到街上自言自语：“若得哪一处访出这货的时节，倒是一天好富贵。”忽然想：“五日前，曾见阿寿曾有一匹花绫，拿在周染青店中要染甚颜色。我在那里小解，曾听得染青师父洪儒泉说，好匹生活，是龙城县里少有的。我如今去寻这小厮，问他何处买来，或者有个消息也未可知。”算计已定，就立在李阿寿门首，适遇阿寿正走出门，见了小三问道：“三叔为何在此？”小三道：“我正要动问小哥。小人有个敝亲，今岁初逢花甲，要买一匹好绫子，送他做套袍穿的。前日走遍几家绸铺，都不十分中意。偶然想起前日曾见小哥拿一匹花绫，在染店中要染甚颜色，说是上等货物，不知小哥何处买来，乞为指示，小弟也要买一匹。”阿寿见他问这句话，满面通红，答应不出。停了一会儿说：“我没有此物。”小三是一个怪人，便不再问，趁机说道：“想是我问错了。”回身就走，内心暗想：“我前日亲眼看见，为何他说没有？我今走到染店内问这绫子下落，然后再来指实问他，看他如何答应。”遂走到染店门首。才上得阶，店主人问道：“三官人有甚下落，作成小店？”小三道：“我前日央李阿寿拿一匹花绫来染，我想不曾画得花押，因此特来花押。”周染青笑道：“三官何必多虑，小店再没有差误。昨日赵太爷府中要嫁小姐，送三十匹绸缎来染，内有十匹绫，同你一匹是一般的，如今正要下缸。”小三故意失惊道：“不信他的绫与我无二，可借我看一看？”老周就向柜中拿出十匹来与小三看。小三提起一看，真个厚实紧细，花样与众不同，每匹角上有瓜子大一个小葫芦式图书打在上面。小三称赞道：“真个好货。你试拿出我一匹来比一比。”老周又向柜中取那一匹递与小三。小三把两头一看，角上图书与那十匹无异，遂叹道：“果真与我的一般。若李阿寿独自来取，你可对他说，我亲来说过了，须要三面来取，不可有误。”店主道：“三官吩咐过，谁敢胡乱与他，自然要等尊驾来取。”

小三遂别了店主，一路暗想：“阿寿这匹如何与那十匹无异？方才我问他，他脸俱红，且又白赖得慌。必是赵老官好男风，与这小厮的。”正在想思之时，恰好阿寿从巷出来，刚刚打过照面。小三装看不见，让他过去。暗想

：“这小厮一定到染店里去。我且悄悄随他，看他说什么话，我好当面折他破绽。不要管，这个绫子是像骗的来头，且骗他一骗。”打稿已定，跟他行来，果然阿寿走入染店。未知阿寿说出甚话，且听下回分解。

上一页

上一页

第四回忆夫君造童寻觅登黄堂暮夜遗金

却说李阿寿为何有一匹松绫？说起却有个缘故得来的。原来阿寿隔壁有个姚胡子，绰号飞天夜叉，又生得一身好膂力，弄得两把好板斧，专一结交好汉，做无本的生意。靠本县的一个乡宦，做了窝家，打劫往来客商。凡有所得，便与乡宦并好汉八刀。地方明明晓得这人来历，那奈这乡宦不过，不敢惹他，只好一年抽他柴米，作为常规。故姚胡子起了家业。只是有件毛病，爱的是六块小骨头，终日住在赌场。他浑家是张待诏的女儿张一姐，年纪有二十一岁，颇有姿色。生性贤淑，见丈夫赌荡，常常规戒。做亲虽已四年，若说枕上的欢娱，一年不得几回。隔壁李阿寿只有一个老母，年已六十余岁。阿寿自十二岁上替张氏买东西，得她一二碗饭度日。

一日，张氏见人抱个孩儿，触她春梦的念头，便央他到赌场寻丈夫，常把丈夫拿来的物私与阿寿。一日，姚胡子同那众人打劫施家绸缎，共有八千余匹，一半是松绫。赵太爷独分四分，姚胡子八人共分六分，每人分了七十余匹。晚上拿到家内，张氏就把一匹私与阿寿做件棉袄，故送到染店里染去。不期今日这王酒鬼问起，唬了一唬。虽是赖过了，又恐酒鬼私到店门问起，露出马脚，故急急走到染店问道：“我前日一匹花绫，你可就了么？若是未染，可拿来还我。”周染青道：“李小官，这绫子，方才那酒鬼王三官来吩咐，说是他的，不可与别人拿去。”阿寿听了便嚷道：“胡说！你开店的好没分晓，前日是我亲手拿来交与你，如何今日说什么王酒鬼？”话尚未完，忽见王小三走入店来叫：“李阿寿，你莫乱说，我老王自在这里。”遂向周染青道：“你且把那绫子拿出来，三面交还，我两个自有话说，省得连累你费嘴。”这王小三是个泼皮，人人怕他的。那老周听说，就拿绫子出来道：“你二人当面在此，绫子是他的你的我却不管，你们拿去分割则个。”才把绫子放在柜上，被小三扯住袖在袖里，竟自出门。阿寿跟他出来，过了条街，勉强说道：“三叔想是怪我方才言语不是，你恕我年轻不晓事，今拿还我，我买一壶酒赔礼罢。”王小三怒道：“谁要贪嘴？你方才说没有匹绫子，今敢来问我取讨？你若再言，我奉你几家老拳，出我胸中的闷气。”那阿寿怕他无赖，又且此绫有些毛病，恐弄出事来，没奈何只得听他拿去。那酒鬼拿了这绫，一直走到陆渐家里，把阿寿一段情由说了。又道：“赵太守也有十匹，见在周染青店中。”说罢，袖里取

出绫子来。陆渐同王氏看了喝彩道：“真正好东西，怪不得太爷要买，买去奉承郭府。”又央小三到三个伙计家，请他们来商量。不一时三个伙计都到。陆渐便把托小三寻个一匹，并赵衙十匹缘由一一说了。三人道：“明日早堂，先把这一匹去禀明官府。等官府讨那染店十匹来看，就拿个名帖去赵衙，问他哪里买的。”商议已定，次日午堂四人齐到衙门前。恰好郁公送卞嘉出来，见四人在旁，便问道：“绫子有了么？”四人跪下道：“李阿寿有一匹拿来，又赵爷有十匹，现在染店。”话未禀完，郁公喝道：“胡说！你自去多方买来便了，怎么将这言语回我？”到是邵卞嘉叫差人拿这匹绫子来看。差人捧上，卞嘉两头看了字号，便附耳对郁公说，如此如此。郁公点头，就出银票，差皂隶到染店取那十匹花绫来回话。皂役去了，卞嘉却不回寓，将身退入后堂。少顷，差人取了十匹绫，到后堂交进。郁公同卞嘉验明两头字号，却字号与那一匹是一样的。随吩咐礼房写一个通家晚弟的名帖，差人去致意赵爷，动问他这绫子可有访买，要求他转买百匹，情愿原价奉上。

过一时差人同赵衙一管家，捧一个缎盒，走入衙来。差人将名帖呈上，是通家晚生赵言拜。管家赵长跪下禀道：“适蒙老爷下问家爷这绫子，家爷多拜上的，旧岁因家小姐出门，差人往松江府买三十匹，裁用去了十匹。今小相公毕姻，所以染这十匹在店中。家下还存十匹，闻老爷要用，家爷特差小的送上。”郁公道：“多谢你老爷厚惠，容日面谢。”发回柬帖，赵长叩头说：“晓得。”自回去了。郁公即拿这十匹一看，却与那十匹是一样印记，心中已自明白。卞嘉对郁公曰：“且悄悄拿前一匹的小厮来，相究他的来历，此事便有下落。但要吩咐差人委曲唤那孩子来，不要惊动地方，恐走漏了消息。”郁公道：“领教。”就唤快手陆渐，吩咐去拿李阿寿，“不许一刻耽搁，可委曲叫他来，不准惊动地方。”

陆渐领了命，正出县门，遇见王小三，陆渐密告小三，小三就同陆渐走到东门外。恰好阿寿买一包枣糕在前面走，王小三退后向他一指道：“前面那个穿蓝布棉袄的，就是那人。”陆渐忙忙赶上，把他肩上一拍道：“寿哥哪里来？”阿寿回头一看，却不认他。陆渐道：“寿哥，前面一个朋友要送还你一件东西，他说你的物，当五钱银子买酒吃。今要远出，特着小弟请你去当面认得了店，日后你自己好去取赎。”阿寿听了，疑是小三因问道：“贵友可是姓王的？”阿寿便不疑心，同他转回。行到县门前，只见那人摸出一根板签来，向阿寿道：“太爷请你说话，且同我过去。”吓得那孩子目瞪口呆，脚也移不动，被陆渐拖入县门，直到后堂。邵卞嘉见差人带个孩子进来，晓得是那个事，便唤那孩子到身边来。阿寿跪下叩头。邵卞嘉叫他起来，见他生得却目清眉秀，暗想：“此处哪有此绫子？此地又无处可买，其中必有个得来的缘故，令

人猜测不出。若是他父子打劫来的，连这小厮都不能干净了。待我先问他备细。”逐令差人出去，不许闲人进来。乃闭了门叫阿寿近前低低问道：“你这匹绫子从何处来？适才有人告你是杀人大盗，这绫子就是赃证。倘太爷夹打起来，看你小小年纪如何受得刑具，眼见是性命难保了。如今趁首府未出来，你把这绫子来处的根由，一一说与我听，一字不许隐瞒，我就向太爷讨个方便。你若不说真情，到堂上就要救你也无用处了。”阿寿听了两泪交流，只得把姚胡子还有绸缎藏在阁板上黑漆箱内，说了一回。又问：“姚胡子平日往来的人，你个个认得他姓名么？”阿寿便将个个姓名念出。卞嘉取幅白纸，把姓名记了，收在袖里。又问：“这班人可一齐寻得着么？”阿寿道：“俱在赌场中赌钱，平时一人有事，众人齐到料理。”卞嘉道：“你今实说，待处置了强盗，日后我还要照顾你。”阿寿叩头拜谢道：“得老爷救拔，小的感恩不尽。但姚胡子的妻子，小的受她大恩，求老爷一发看顾她便好。”卞嘉道：“你要得陇望蜀了。”说罢郁公步出后堂，阿寿退立一边。卞嘉把阿寿情由述与郁公，又将八个大盗名字递与郁公，遂附耳说目今可如此如此。郁公笑道：“妙算妙算，弟出堂料理。”即传鼓升堂，郁公批一张票：“即拿三条街失节妇人张氏，系姚大妻，立刻赴县。”票后又批一笔：“其夫无涉，不必牵连。”差人如飞去拿。张氏正立在门首盼望阿寿买糕回来，忽见差人拥入，手执衙批说道：“太爷有请。”不由分说，左右扶了两臂就走。张氏叫喊邻人，央他寄信丈夫。差人道：“官府吩咐，与他丈夫不相干涉，不必唤他。”倏忽之间，早已到县，差人解进，郁公喝带过一边，签押完了听审。

却说姚胡子这一班正在赌场，方赌得高兴，忽然沸沸扬扬，有人传说：“县里在三条街拿一个少年妇女，说是为着奸情事，大家去看一看。”姚胡子听了，有些错愕的意思。忽见他间壁安老官走来道：“姚大官，你家娘子被大爷出个衙票来丢去了。”姚胡子大惊，问道：“曾看见票上是甚言语？”安老官道：“票是我亲眼看见，写失节妇人张氏，又写与丈夫无涉，不必牵累。”姚胡子暗想：“失节妇，分明是偷汉子；与丈夫无涉，想是我无罪了。”连忙把钱收起，飞跑到县，这些兄弟见姚大妻子有事，个个随后跟来。到得县前，见众人拥挤不开，要看太爷审个奸情，但是畏惧郁公的堂规清肃，不敢十分挤拥。只有姚大一班七八个，自恃挂名在赵衙内，兼讨一个图书名帖来，遂拥进仪门。

郁公早在堂上，远远见得分明，便叫快手下堂来问：“方才进来是什么人？”差人下来查问，姚大一班应说：“我们都是赵府里，家老爷因太爷拿他家人姚大的妻子来，就差他丈夫拿个名帖，同我们在这里探望。”差人上堂将此话禀明郁公，郁公道：“既是这等，可叫众人上来看个真假。”差人就唤众人上

堂，一齐跪下，将名帖呈上，郁公看了名帖说道：“你老爷向日曾对我说，他有十二个得力的众人，恐有棍徒冒名来禀事的，写一个名单送在这里。你们可一一报名来，以辨真假。”那八个人齐齐唱名上来：姚大、黄魁、李小三、翁及能、贾常、王阿任、周满、杜孝。众人报名已毕，郁公唤出李阿寿来问道：“下面八个人，可是你说的八个名字么？”阿寿禀道：“正是此八人。”郁公便叫拿出赵府送来的松绫，放在桌上道：“你这大胆强盗，前日新丰驿打劫江西客人三千银子绸缎，又杀他的家人，今告在我台下。方才赵太爷来说，是你这班奴才，借他名色在外打劫。今许多绫罗藏在何处，好好招来，免受重刑。”

众人面面相觑，解说不出来。那赃物又在上，不敢强辩，只是叩头求饶一死。郁公就点三十名民壮，二十名皂快，到各家搜出赃物。须臾箱笼扛满一堂。打开看时，俱是黄白之物，检出那绸缎只有六百多匹，却不见了四百之数。郁公喝令行刑。八个人齐禀道：“老爷不须动刑，犯人直供就是。前日新丰驿打劫客货绫罗绸缎共一千多匹，拜匣一只，内银一百七十两，约票一纸，砍伤男子一名。其绸匹作十份均分，家主赵太爷得四份。其余六份，乃我等八人均分。所少四百，实在赵家。”郁公命书吏记录了口词，仍点齐民壮皂快，亲身到赵府来，一齐进门，赵知府公服出迎，作揖罢，郁公道：“学生有句得罪话说，适才拿得打劫江西客人一班杀人大盗，皆系老先生之仆，赃物俱在，供词已录。但失单上尚有绸缎四百余匹，据众盗说，俱寄在老先生贵府，前日承惠那十匹，就是那赃内之物。故本县躬自来领余赃。”说罢，竟喝令众人打开殿门，搀了赵老的手，步入中堂，直抵内室。郁公对赵老道：“所言之物，学生若命衙役进取，不惟得罪老先生，反有所失，不若老先生自己照数点出来付与学生，又为两便。”

此时，赵老惊得没有主意，眼见郁公这般光景，料难瞒藏得过，只得叫丫环妇女们将那纱罗绫缎一齐运出。郁公捆束明白，叫手下扛出来。赵老送郁公到门外上轿，郁公拱手说声“得罪”，如飞回县，又出飞票去拿盗首赵言到案。赵言见票，即将管家赵长代解，刹时赵长拿到，郁公对他道：“你老爷是朝廷命官，如何还去为盗？我今尚未便案问，且待奏疏上司，请命过了再处。”便叫施客验认赃物。见绸缎机头上俱有豫章世德四字图书记号，其所存碎银，与那五千两借卷，郁公尽叫领去。其余各盗积年打劫所蓄金珠玩物，约有五千余金，俱籍没入官。赵长同各盗皆责四十板收监。李阿寿并张氏讨保释归。

却说赵知府见牌票上言语，并对赵长声口来得厉害，甚是不安。要与郁公通个关节，又无人敢向他说话。闻邵公子与郁公相好，就来哀求卞嘉，转求郁公，情愿送五千金于郁公，另一千五百两与卞嘉。卞嘉见求之不已，只得入县

去见郁公。去了半日方才出来。赵老忙问道：“所话之事何如？”卞嘉摇首道：“不济，他明日就要据实申奏朝廷，小弟再三哀求，始得将底借来一观。”遂将本稿递于赵老，赵老一看，见上面写道：

知龙城县事臣郁有道谨表奏为蠹国害民、亟请天诛以肃官方事。臣某莅任龙城，惟以安民缉盗为务。因有前任广西桂林知府赵言，身列仕宦，行同虺蜴，日则横行乡里，夺民脂膏，夜则才票掠江湖，思罗商贾。今于某月某日劫掠江西绸客施弘德，于新丰县地方，杀入舟中，砍死家人某某，抢夺货物，共计三千余金。臣捕捉大盗姚大等八人，共称赵言为首，其赃物尽从言家追出。洵冠裳大变，而国法所不容也。但言官居四品，以不敢擅自勘问。谨此奏疏天颜，恭候雷霆下命，臣不胜待命之至。

赵老看完，骇得五内崩裂，三魂飘荡，只得哀求邵卞嘉道：“老朽一时失算，被这些奴才误了。今竭生平所蓄，凑足万金之数，一惟台翁笑纳，只求郁公这本不上，出脱老朽，便是再生之恩了。”说罢，流下几点泪来。卞嘉应允，吃酒到鸡鸣，赵老方才回去。

次日，卞嘉入县，见郁公把赵老之事一一说了。郁公笑道：“此老一生蓄积，一旦与了他人，也处得够了。这数千金供世兄几年之费，弟自出他的罪便了。”卞嘉辞谢出来，见赵老已在寓所守候。卞嘉道：“郁公执拗异常，再三言之，方才允许。”赵老拜谢，回去不提。

郁公将这八人申详上司，回文下来道：既是杀人大盗，着该县依律惩治。郁公见赵长是代主人之罪，将他配徒。其余八盗尽告处死。姚大之妻张氏，卞嘉着人拿十二两官价当堂买去。唤李阿寿来对他说道：“赵衙因你受累，定不肯干休。恐我起身去后，你的性命不保。我怜你年幼，有心照顾，你可悄悄领你母亲来，我替你收得人情在此，索性与你配合，完你一点情意，可同我回家过活。”阿寿千恩万谢，母子三人一同相随。第二日卞嘉辞了郁公，同李虚斋、施弘德父子四人欢喜一齐回家。这龙城县百姓因郁公处了那赵知府，人人称快。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上一页

上一页

第五回奇道人半杯熄焰蓝面鬼一网摧贤

却说卞嘉回到家中，入内见了陆氏及儿子天节，将龙城县设计破盗情由述了一遍，大家称快。诗酒朋友皆来问候，一连吃了三日酒。第四日，李虚斋、施弘德父子要进京去，三人同来拜见。卞嘉各各送了程仪，送出郊外，约来秋入京再会，如此方别。

那李施三人，不三四日间已到都门。见山川秀丽，风俗古朴，真乃帝王建

都之地。不上三月，施弘德货已卖定了，算计账目，足卖了五千之数。那五千借款亦已讨清。便带了万金回豫章去，此正应了李虚斋初见时的言语。

却说李虚斋当日同二人进京，便找到欧阳潜下处，把名帖投进。那门公见没有包儿，不为传入，反把李虚斋唐突。次日，李虚斋又来到寓所，远远望见欧公乘马回寓。来到近前，李虚斋叫道：“欧阳公，道人在此，久相候了。”欧公见了，连忙滚鞍下马，喜得满面堆笑道：“李恩兄，今日才来。”遂相挽了里面，奉揖罢，吓得那管门的方才把他的名柬呈上。欧公作色道：“既是昨日李相公有帖，怎么到今日才把帖子来禀？你这大胆误事，该重责三十。”这管门的骇得魂飞天外。

欧公与李虚斋分宾主坐定，欧公方问何日起程至此。李虚斋将一路日期，遇着邵卞嘉为施弘德做一番事情细述一遍。欧公鼓掌叫绝道：“天下有邵卞嘉这等奇侠之士，几时得识一面，以满我大愿。”李虚斋道：“他约来秋方进京相访。”欧公喜有相会之期，遂入席饮酒，欧公又把别后遇着冯公前后的事也述一遍。是夜就在欧公衙内宿了。至明晨下得床，只见管门长班姓段的，跪在厅上连连叩头道：“我老奴有眼不识泰山，昨日传迟了李爷的帖子，恐怕今日老爷难为小的，要求太爷方便一声。”李虚斋叫他起来，那长班来叩个头方爬起来。李虚斋道：“老爷处你，我自然与你方便，但是我看你三日之内有个大灾，非人力可救。今晚黄昏时分，先有虚惊，虽不伤人，也要损两件器皿。”那长班不晓李老灵验，日里虽答应，心内未肯全信，唯唯的自出去了。

少顷，欧公出来，李虚斋把长班有灾的话说了。欧公道：“既如此，须求斋公救他一救。”虚斋道：“三见此老，口虽应允，心内还未肯信。待今晚有验，明日自来求我，那时救他未迟。”

却说那长班因李虚斋早间的话，也有三分不快。临时回家，买了一壶酒同妻儿正在吃夜饭。忽听一声响，夫妻大惊，移灯去看，却是灶前一根椽朽折，连瓦跌下，把只水缸打个粉碎，方信李老之言，疑他是个神仙。及至天明，走入衙内，见了李老连忙跪下，把夜间之事说了，又问明早有甚灾殃，要求仙爷救命，连连叩头。虚斋叫他起来道：“你不要心慌，今夜可虔心斋戒，明日黄昏时分到我这里来，我自然有策救你。”

过了一日，欧公因冯迪庵来答拜。李虚斋备酒留他。三人方才入席，那段长班直到虚斋边叩头求救。李虚斋把面前一杯酒，口中念些什么文，将左指在酒面画了几画，向段长班耳旁说了几句，便把这杯酒递与他拿去。冯公见这举动，便问道：“这是什么缘故？”李虚斋道：“天机不可预泄，稍停两个时辰，自见分晓。”冯公亦不再问，且自饮酒。方将二鼓，忽闻外面喧嚷。冯公问是何事，家人进来禀道，是丝线街一家火起。欧公失惊道：“丝线街是段长班

的住处，李老之言验矣。可速往救，也是阴德。”虚斋笑：“且停一刻，自见明白。”

少顷，雷霆顿起，大雨倾盆，下了一个时辰方止。忽见段长班来拜谢李虚斋。你道他为何来谢？原来段长班领这杯酒去，依李虚斋的言语，当晚不脱衣服，坐在屋里点三柱香，供那酒在桌上。守到二更将尽，忽闻间壁暴烈之声，四面喊叫救火，连天不绝。他便捧这杯酒到庭心，向东南方诵“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将酒望东一泼。可却作怪，刹时乌云四起，雷雨交作。此时火势正猛，被这雨冲得有气无力，连间壁的房子，也只烧得一间，那火便熄了，只闻得遍地酒气。知这雨是虚斋请来救他，所以前来拜谢。

冯欧二公闻知此事，无不骇异。长安城中都说欧学上有个仙人在家，官员士庶来拜见的拥挤不开。到明年七月，邵卞嘉领了儿子入京应试。原来卞嘉之子小名天节，讳十州，字有二，博通六经，综贯百家，十二岁已入泮宫，今年十五岁，正属宾兴之秋。父子两个来京就试，入了都门，未曾觅寓先到郭府。此时汾阳王郭子仪年已八十三岁，自拥一班歌童舞女，逍遥岁月。闻卞嘉来拜，急忙出迎，就叙了许多寒暄，随即差人送至章敬寺行寓。

次日，卞嘉父子来拜李虚斋，门役投递进两个名帖，一个教弟邵玉，一个眷侄邵十州。欧公便问此是何人，虚斋道：“这是贫道说的邵卞嘉；这写眷侄的，就是他令郎。”欧公遂请进相见，言论投机，留饮终日方散。次日虚斋到章敬寺答拜，卞嘉也留他酒饭。直到晚上，虚斋令从人出，语卞嘉曰：“弟观贤眷梓气色，令郎当冠一省，却因这显名上起了一个大祸，数应抄家灭族。若能父子相济，潜身五六千里外，方能免祸。至十六年骨肉完聚。令郎富贵非常，那时三代荣华，且有段奇奇怪怪的姻缘。待揭榜后，自必水陆兼程远去矣。小弟也有一件是非，凡有丧身之祸，又连累两位大臣休官罢职。这是数之前定，说不得了。此言不可泄漏，有干天谴。”道罢辞去。到八月三场考完揭晓，邵十州中了解元。及进鹿鸣宴时，房师座师许多人等，见解元是个垂髫童子，兼又生得清秀风流，莫不暗暗称奇。宴罢回寓，拜了父亲，卞嘉一时喜忧交集。你道为何？他生平极信李虚斋的术数，前月对他说一席话，今日十州果中解元，是应了当魁一省之言；又说因此生出患难，一家拆散，要骨肉完聚，必十六年后。所以一喜一忧，不能畅怀。

是晚郭令公、欧阳、陆渐、李虚斋皆送酒物到寺中称贺，一晚热闹自不必说。席散各人皆去，只有李虚斋未去，虚斋曰：“贫道独后去者无他言，今日此来，一则恭贺令嗣，二则与兄饯行。前言已尽，不必再续，日今大难临身，到明朝必不见容，速归贵府，即日去弃家园，远远逃避，到了中途既有不测之祸，但须骨肉分离，自然逢险而安。兹有锦囊四封，倘遇患难之处，可开一

封观之，自有解救。三日后贫道也避厄出都，途次或获一晤未可知也。”说罢挥泪而别。

是夜卞嘉收拾起身，赶回家去，唤齐家人，每人赏银二十两，叫他远去生理。租田八千亩，交于本处庵院，托他收租，以济孤贫。自己单装两车细软，二个家人，四个妇女。当时李阿寿夫妇抵死要跟家主。连夜赶行，走出潼关，向山东去了不提。

且说虚斋别了邵卞嘉，回到署中对欧公道：“弟有一件大是非，恐不利于台翁，明日即便迁寓，到了邵兄处去。”到了次日，告辞迁离。看官听说：你道虚斋所言的是非，从何而起？却起在邵十州的主考杨炎身上。原来这杨平章取了邵解元，年少才高，又是世家，心中大喜，连序齿录，都吩咐梓人刊刻，装订齐整，与同寅同袍，当时送于一位新授平章事的官员。那平章事是谁？就是当初未遇时来谒邵卞嘉，笑杀众人，他没趣跑去的鬼面卢杞便是。卢杞自那年怀恨在心，发愤读书，得擢选科，三四年内遂居显职。德宗因他有口才，心常爱他，用以为相。杨炎因轻杞无学，每托疾不与会食，杞甚恨之。今日看他送一本解元全卷，上有齿录，写第一名邵十州，父邵玉，县廩膳生，祖邵弘，吏部左侍郎具庆下，猛然想起前事，不觉大怒骂道：“这该死的奴才，倒有这样好儿子，万一他连科起来，我要出这口气更烦难了，不如早早下手为强。”千思万想没个缘由。猛然想出都中有个道人李虚斋，人称他是个半仙。

“如今藩镇纷纷反乱，这就在此人身上生出波澜，动他个本儿，说他妖言惑众，与邵玉朋党，潜往京师，为外藩耳目，共谋不轨。况邵十州系我仇人杨炎门生。皇上方与炎有隙，我今逢上之意，奏炎有异志，交结左道，可不一网打尽？”算计已定，写成本章，五鼓奏上。上果大怒，批下旨来，杨炎贬小崖州司马，邵玉、李施特发镇抚司严究。旨一下，锦衣卫官同一班从役来见卢杞，讨个详细，遂往章敬寺来拿。方进寺门，忽然狂风大作，甚是厉害，但见山崩地裂，石走沙飞，阴云密布，伸手不辨五指，自辰时乱起，直至鸡鸣方息。把这十六个校尉在黑暗里冻馁了一昼夜，手足麻木，动弹不得。黎明风起，走入方丈寻到寓所。房门大开，并无一人。问众僧时，俱说邵卞嘉父子往五台山烧香去了，已去数日。李道人昨日好好的在房内烧香打坐，不知怎么不见了。莫不是他晓得未来之事，借此恶风遁去了？大家委决不一。众人只得带了寺僧回复卢杞。

杞大怒道：“这一发是妖人了。”又具本复奏，请移文各处画影图形，要拿李虚斋。又令一班锦衣卫飞骑到集贤村捉邵玉父子，限三日往还。锦衣卫星夜飞奔，一日夜已到邵家门首。见门封锁，壁上贴一张晓谕，上写道：

集贤村邵府原某志甘泉石，性好空门，今同子眷往五台山修行，凡尔家人

各散营业，所有租田尽舍寺院，尔等毋得仍居宅内，此谕。

那锦衣卫官看了，各人面面相觑，无可奈何，只得带了乡邻保甲地方进京回话。卢杞见一个都获不着，把差官下狱，连了无辜许多的人。行文到四方州县严缉，务在必获。后因邵卞嘉一人，吹毛求疵、凡与往来者，如学士欧公，都御史冯公，皆革职回乡。欲知卞嘉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上一页

上一页

第六回全友谊太守弃官避奸锋英雄遇旧

却说邵卞嘉行了十余日，已到山东地方。此处渐有水路，免得车马之劳。不半月间，已到淮安府。这知府姓乐，名为菁，字与人，壬戌会魁，福建建宁人，是卞嘉八拜的盟兄。是日拜客回来，轿从吊桥上过，往下一看，见船头上好像邵盟弟，即差人去问：“那船可是集贤村邵相公么？”卞嘉也正看见桥上轿内是乐与人。要走入舱内避他，他已差人来问，只得答应道是。差人忙去回复。乐知府便回轿到船上来拜。卞嘉率十州相迎，到舱中坐下。即问卞嘉何故合家远来。卞嘉因外边耳目众多，移椅促膝，低低将李虚斋一番详述一遍。乐府摇首称奇，就说：“晚刻屈到敝署领教。”卞嘉再三苦辞，乐公定要留宿一宵。卞嘉推却不过，只得许了。乐公回府不多时，差人请卞嘉父子赴席。当晚一饮达旦，卞嘉正欲告别，忽有外边传梆，差人报京中有紧急公文投递。忙接送来递与乐公。乐公拆开一看，上写道：

刑部尚书刘为，移文知会奉旨严缉左道惑民事。据平章卢杞所奏，逃犯三名，一李虚斋，系妖道，江西建昌人。一邵玉，系廩膳生员，本京集贤村人。一邵十州，系新科解元，即邵玉之子。三犯俱于八月二十八日齐逃出境。此乃钦犯，务在必获。为此移文天下，凡州郡关津营汛，细加盘诘，拿住之日星夜解京，倘有容留，并纵逃脱，罪同本犯例斩，须及移文者。

乐公看毕，骇得目瞪口呆，半晌做声不得。卞嘉不知就里，问道：“乐盟兄，有何厉害事情，如此动神？”乐公喝退众人，把文书递与卞嘉。看了，就惊了如泥塑一般，却与十州拟议道：“我平日从没有个姓卢的冤家。就是父亲官居四十年，也未曾有姓卢的仇人。”想了一番，猛然想着：“从前做扑蝶会时，有个姓卢的来拜，被众人笑他丑陋，不终席而去，必是此人无疑了。”乐公连吁几声，竟入私宅内去。十州道：“父亲不必惊慌，前日李虚斋付我四个救急封儿在此，今日正是第一件难处的大事，何不拆一封来看。”忙向腰间解开汗巾，取一封拆开来看，却是寸许长一幅素笺，上写道：

乐公为兄作梅福，登舟可速至焦山。

卞嘉看完，暗自惊骇道：“李虚斋如何就晓得有乐公公？”正在沉吟之际

，乐公步出后堂来。见左右无人，对卞嘉道：“今日之事，甚是难处。救乔梓则祸在弟，为弟计则惠及兄，势不能两全。适与拙荆商量，万无奇策，惟有挈家眷与兄偕遁为高。”卞嘉听了道：“老盟台黄堂宣政，正在得意黄堂之时，奈何以愚父子自作之孽，遗祸盟兄。”乐公笑道：“盟兄之祸，不过与奸佞报施私怨，非出皇上之意。今日宵小盈朝，正贤人遁迹之日。弟弃此升斗，犹如敝履，宁忍听兄受此奇祸乎？愚意已决，请勿再言。”卞嘉见他志决，方取李虚斋所授他的锦囊与乐公观看。乐公道：“据李道兄这数，该弟为兄弃官了。”遂签票出去，说本府要往焦山进香，速备大船两只，民壮三十名护卫，令家人收拾囊费，将印绶帽摆在后堂，望北面辞拜谢君恩，就出后堂封锁，随同卞嘉父子并家眷火速登舟，兼程赶至扬州钞关。关上见是邻府太守坐船，不敢盘诘，关上放过。又行半日，就到瓜州。又值顺风，扯起大篷，不多时至焦山脚下。忽见后面三四只战船，连声呐喊，一齐追来。乐公卞嘉暗暗惊骇，忽见山上一人叫曰：“邵兄何来缓也？”卞嘉父子同乐公回头一看，见是李虚斋，心中大喜。虚斋将手中羽扇望江连摇三扇，只见后面许多兵船尽皆退去，不得近前。遂跳上船来，将卢杞一席话说了一遍。

卞嘉问才扇退许多兵船，是何来历。虚斋道：“此必淮安军门差来追兄与乐公的官兵。因吾兄拜乐公时，人已尽闻兄姓氏，今又同载而来。乐公官守在身，岂可擅离汛地？且又携眷而来，动人疑心，自然将此情飞报上台，差兵追赶。”卞嘉又问道：“目下如何脱这虎口？”虚斋道：“弟有定计，已向东海龙王借得三刻神风，自然有处安身。但兄今日该骨肉相离，去此不远亦自有安身之处，姻缘奇遇，却在于此。但令郎若仍旧男装，恐有人知。恰好两耳有针眼，须扮作女娘，方可安身免祸。”就令十州去拜辞陆氏母亲，遂取零碎银子带在身旁，洒泪分别。不一时，十州自头至足改扮一个女儿出来，比真的佳人更胜十倍，连乐公看了也辨不出。

当下李虚斋口中不知念些什么，忽然天昏地黑，狂风大作，舟中之人对面不见汝我。就此大风中，把十州忽然不见了。响了三个时辰，才得风平浪息，邵卞嘉等开眼一看，见两船同泊一处，大已垂暮，隔岸是一条大江。因问虚斋：“此是何地？”虚斋道：“此是古豫章饶州府便是。”邵乐二人大骇道：“焦山至此，二千余里，如何三个时辰就到了？”虚斋道：“两兄洪福，贫道略施小术，所以到此。请少停片刻，弟上崖去找一个好友相迎。”虚斋去了半个时辰，只见一乘大轿，二三十火把来接两家宅眷上去。走了一会儿，到一个所在，进了三四重门，进一重掩一重，到第五重，方有二个主人来接。卞嘉见了吃了一惊，原来是施弘德父子。他二人倒身下拜道：“若非恩兄昔日之情，愚父子枯骨已朽。”卞嘉谦说不敢，又与乐公相见。内里姑媳也出来接了两

家宅眷入内。

是晚欢饮通宵，自不必说。饮毕，弘德便请邵乐二人同虚斋步入一个所在，却是个人迹不到之所。原来施弘德是个有名财主，他的房屋深远高大，却又宅内静处，开下六七间地窖，一般书房卧室与地无异，只有一处下去，是个神仙不知所在。乐公同卞嘉看了，虚斋道：“两兄有此地容身，贫道就放心了。今且暂别，不时又来相探。”辞了出来，吩咐弘德谨慎，不可露出马脚，“若有出头日子，我自来报。”说罢飘然而去，不提。

却说追卞嘉的船只，是淮安军门差来的。向日乐公携家出境，就有人报知军门，说有姓邵的同行。故军门差人追赶。至焦山下，战船被风吹开，过了三时恶风，船就不见了，只得回复军门。军门即时题疏。未知邵十州被恶风吹去何处，且看下回分解。

上一页

上一页

第七回邵解元改妆潜踪福寿庵供修佛事

却说邵十州当晚在焦山被这阵恶风一吹，飘飘忽忽，身子架在半空。飘荡约有三个时辰，脚底下却像踏在实地上的光景。开眼看时，却望见一点火光，在四五十步之外，又隐隐有歌声入耳来，侧耳听时，有人唱道：

姐儿生得俏又娇，一阵风吹脂粉香。十一十二还守了空帏里，十三十四便要想去赴高唐。后花园里遇着一个好梅香，弗说得知心话儿，忙走开。这句话儿怎到他。

邵十州听罢，心中暗想，此歌不是樵夫牧子，定是农夫渔翁。走上几步看时，却是一支小渔舟，系在芦花堤畔。夫妇两个，对着一天明月，坐在舱内，摆上几碗鱼菜，贮一壶酒，且歌且饮，背后拴一支小犬，见有人来，连声乱吠。那老头对老婆子道：“阿妈，这犬吠得紧，像是岸上有人行走么？”渔婆遂立起身来，对着岸上一望。吓了一跳，立脚不住，撞在那老头儿身上来叫：“老头儿呀，观音菩萨在岸上来了。”老头儿骂道：“见鬼，哪见这事。”口里虽是这等说，身子便立起来一望，也甚骇异。把两只眼睛擦了几擦，仔细观觑。正在狐疑之间，十州渐渐行到船边，叫声“公公、妈妈救命则个。”渔翁夫妇方才放下一半疑心，还有一半疑她是个花妖月怪，放着胆问：“这小娘子，你独自一个，为何黑夜到此？”邵十州道：“奴家姓文名新，河南祥符人氏。随父亲上任，偶在江中遭风坏舟，一家人口不知存亡。奴家暗亏观世音空中救护，未曾着水，被一阵狂风吹得身到半空中飘到此，不知此是何地。腹中饥饿，敢求些便粥饭相济。奴家还有个母舅在苏州居住，倘得到彼家，当图重报。”

那两个老人家，听这一般话有枝有叶，方把一肚疑心丢下。遂来扶他上船道：“小姐且请舟中暂坐，恐怕受饥了，请吃一杯酒。”老妈又取一碗饭来。老儿道：“文小姐，这里是常州府，此去苏州不远，两日可到。今晚暂宿一宵。我老儿今年七十四岁，老妈是六十五岁了，不知是甚福气，邀到千金贵人到此。”文新便称谢了他。是夜老儿自卷了一领秧荐，往船头上和衣而睡。邵十州和老妈在后梢睡了一夜，并不曾合眼，暗想这两个老人家，是一对朴实老人，可以暂处，不如多许他些金银，就央他船送到苏州，只说去寻娘舅，待到苏州时，再想个脱身之计。算计已定，到天明就向老妈说道：“奴家孤身落难，蒙公公并婆婆相留，此恩不浅，愿将白金十两，送与你为薪水之资，敢烦婆婆对公公说，相求连夜送我到苏州，若寻得着我娘舅时，十金之外，另有厚谢。”那老婆见说有十两银子，喜不可言，满口应允。东方未明，先起身到船头上，一五一十把小姐的话，与老头说了。老头儿听了，拍手得意，忙爬起来，前去解缆，对婆婆道：“你去后梢回禀小姐，我两个送她到苏州，访她舅爷便了。你快拿橹，放些老本事出来，送她到岸。弄得那话儿到手时，有一两年好醉哩。”那老婆笑骂道：“老贪嘴，棺材本也不顾，单单只顾你这醉鬼罢。”口里自说，脚儿自行，走到梢后回复小姐。装起橹就摇起来。老儿放了篙子，也来梢上帮着老妈出力赶行。到第二日午刻，已到浒墅关，十州在后梢上就打点与那渔翁谢仪。在里衣内取出带来的一包碎银，约有四五十两，包底下隐隐有个封筒，取起看时，窃自骇异，却是向时李虚斋授他父亲的小封筒儿。心下想道：“这个封筒父亲拆了一个，剩了三个，如何却在我身边呢？我晓得了，李虚老原说有急难处可开着，如今我该诉一个来看。”就一手取一封拆开。上写道“可问嘉兴福寿庵”。

十州看罢，思了一回道：“如今且再调个谎，只说有乳母在嘉兴出家，或者福寿庵是个尼姑堂也未可知。”又行了好一回，渔翁叫道：“小姐，如今将到虎丘了，不知令舅爷在何处住，好打点去寻问。”十州道：“难为你两人辛苦送我到这里；我娘舅还是四五年前在这里住，如今年久，不知在也不在。我还有个乳母唐氏，出家在嘉兴，曾晓得她住在一个福寿庵里。我心也倒要寻她，但不知嘉兴离此有多少路。烦你老人家送我到彼处更好、我还有十四五两碎银在此，尽送与你，你意下如何？”那老儿满面堆下笑来道：“怎么要你许多银子，嘉兴也是两日可到，不劳小姐置念，我送你到彼处便了。”

果然不两日间，傍晚时候，已到嘉兴。那老儿逢人就问福寿庵在何处。有人对他说：“在南门外三里桥竹林里便是，是个女菩萨修行的庵。”邵十州在后梢听了欢喜：“是女庵，我好权且埋迹了。”不一时，船到三星桥，渔翁便向岸上人道：“大官人，我要到福寿庵，从哪里而去？”那人用手一指道

：“就在这茂林里。”那老儿欢喜，将船依岸，系了缆索，叫老妈送文小姐上去。倒是十州恐有不便处，就将一包十三四两银子，递与老妈说道：“一路劳你夫妇远送，今庵已在面前，不须你同去了。”夫妇两个欢喜接了，就扶文小姐上岸来。十州独自行到福寿庵，只听晚钟初动，木鱼声响，是庵里做晚功课了。十州上前看时，庵门已闭，将手推了三下，就有人出来问道：“叩门的是谁？”那邵十州款款地应道：“是我。”

里面听得是女子声音，就去取匙开锁。门声响时，却走出一个老道姑，手中提着钥匙锁把。一个女童提着灯笼向十州脸上一照，那老的叫声：“哎呀。是一位南海大士。缘何夤夜到此？请入里去。”十州进了山门，她们依旧将门锁了，引十州到了宝殿。中间供着三尊古佛。十州合掌礼拜了。先是当家老尼过来相见，其余有七个来见礼，分宾主坐定献茶。那老尼问道：“女菩萨，高居何地？何事光临？”十州答道：“奴家姓文，洛阳人。父亲文成章，三年前苏州生理，一去不归。母亲暴卒身亡。家兄文炳，先因念父亲，遂同一房家人，携了奴家，乘一只商船来，一路访问。有人说老父抱恙武陵，随又远去跟寻至此。不意昨晚货船被盗，家兄与家人夫妇俱遭害了。贱妾跳入水中，幸遇渔翁救起。想是生前造孽所致，欲向空门看经礼佛。那渔翁说福善庵是贵府第一个修行所在，故此相投。幸老师见悯。”说罢，遂滴下两行泪来，那老尼道：“这样说来，是远方女菩萨了。请暂过今宵，明日再议。”十州问老尼大法字，老尼道：“老身贱字道白。”指下首三位道：“此是愚徒悟凡，悟静，悟虚。”又指末座三位道：“此是徒孙空镜，空缘，空识。”

正说之间，女道童来请晚斋。就引十州到一间静舍坐下，大家吃过晚斋。老尼对十州道：“女菩萨，老身大胆相告，本庵因城内黄尚书府中明日有些法事在此启建，今晚愚师徒等不遑从容侍教，但命小徒一个奉陪。”对悟凡道：“远客在此，你须替我陪侍，不可失礼。”说罢，就出去了。只剩他二人对面而坐。

悟凡秉烛引十州到自己房里，收拾十分精洁，异香扑鼻，十州暗想：“这师姑生得端淑。只是空门修行，亦算十分难得，我十州今日若不是改妆在此，她庵中皆是女尼，不惟我十州不能托足的，她怎么肯容我一个男子在此潜迹？真是有幸。”那悟凡自去煽火烹茶，暗想：“洛阳去处，怎么偏生这样标致女子。今日悟凡是什么福分，得以亲近芳颜。”及烹茶热，悟凡伸出一双纤纤玉手，奉一盅与十州。十州也回敬一盅，就问她贵庚。悟凡道：“今年痴长十九了。”也叩问十州贵庚。十州道：“今年虚度十五秋了。”

彼此谈了更余，就请十州安寝。十州让悟凡先睡，直到悟凡脱衣先睡了，吹灭了灯，然后解了上衣，钻入被窝里，又讲了闲语，因问明日黄府中甚人

来此修法事。悟凡道：“是黄尚书夫人十五年前在此白衣大士前求嗣，生下一女，名唤玉娘。那黄小姐不但色貌无双，又兼诗文第一。嘉兴府中爱她才名，来求亲的挨挤不开，却有两件难事：第一件要夫人亲见郎君美貌，要与小姐做得一对的。二件要在府里发出诗文题目考他一考，不许有个外人传茶，恐防夹带。做完了，送进去与黄小姐看，不是笑歪了嘴，定见是摇落了头。即有一二人文理取得的，怎当得黄小姐吞吐庄骚，出入班马，把这些庸才俗辈，都不在眼下。还有一件奇处，她有一个侍候的梅香，名叫翠楼，容貌才学，也不逊于小姐。每逢考试诗文之日，翠楼在屏风后略张一张，传下两句话来道：‘观其貌堂堂，叩其腹光光’。那些诗文们听见了，自觉没趣，以后渐渐来很少了。所以小姐年登十五，尚未牵丝。明日正是她诞辰。每年这一日，夫人同小姐到小庵拜一日观音经忏。因此家师今晚要预备她明日来的事。”十州道：“这等说来，是我有缘，明日得瞻仰仙子了。”暗想，她是个女史，我的才学，料亦配她得过。如今我先露一二首诗让她看，卖弄才学。她若见了，自一定爱见，那时再图良策便了。”踌躇之际，早已钟动。当家老尼唤众徒弟起来，收拾佛堂，伺候施主到来，只等黄夫人来到庵内。有分教，邵十州的好姻缘，从天而降，不费半分人力。欲知后来，再看下回便知。

上一页

上一页

第八回入桃园奇逢双美温翠被先退春光

话说嘉兴西门内乡绅黄缓，字汉候，庚戌进士，官拜太宰，致仕在家。止生一男一女。男名唤黄钺，是个目不识丁的蠢货，年二十二岁。女郎玉娘，生得容如西子，才若班昭，诗词歌赋，无不精通，黄尚书夫妇爱如异宝。她是十月望日生的，自幼舍名福寿庵白衣大士前。故每岁生日，送二十两香金到庵里，母子两个必定来庵中拜佛，做一日功德。是以十四晚庵中忙忙收拾纸扎。十五日早，一群家人妇女护送黄夫人和小姐，两乘轿子进庵来。庵主慌忙出迎到正殿上，参拜了三宝诸佛，各处拈过了香，方才入斋堂坐定。献茶罢，起身闲步。诸尼自去礼佛拜忏，单是悟凡相陪黄夫人、小姐，同到她房里闲玩。十州躲在内里一个侧厢下。夫人一路闲步入来，十州在纸窗洞边私窥那小姐，果然生得有些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十州看出了神，不觉失声称道：“好个女子。”却被这些跟随妇女听见，便说：“呀，那壁厢谁人大胆在内窥探？”早有三人推开厢门，一看，三个妇人吃了一惊，也失声赞道：“好一位仙女。”惊动了黄夫人，问道：“你们为什么事大惊小怪？”家人妇女走近面前禀道：“这壁厢藏一个佳人在内。”

大人便问悟凡：“此内之人，是何宅家眷？”悟凡不敢隐瞒，把昨日来踪

述了一遍。夫人道：“这是个落难的女子了。可请她来见我。”那家人妇女走到厢下唤道：“大姐，我家夫人请你。”

文新遂缓步出来，到悟凡房里。黄夫人同玉娘举目一看，见她仪容袅娜，举止端庄，神如秋水。文新行到夫人面前，众妇女喝她叩拜，倒是夫人道：“不消。”反要尊以远客之礼。彼此推逊了一回，黄夫人只得依了，小姐不肯占。文新道：“夫人小姐是金阙玉质，贱妾乃茅屋微躯，怎么敢占客礼？”必要推小姐在上。见礼过了，夫人与小姐将她周身细细看了，不但容貌推绝，而且言词温雅，不像小家出身，只是一对金莲略粗了些。夫人问她贵姓氏，文新道：“贱姓文名新，年方十五岁，洛阳人氏。”

夫人因适才悟凡把她来踪说过了，便不再问，命她同坐。文新取了一张椅子，在下面朝上坐了。悟凡献上茶来，吃了几杯。黄小姐偶然去悟凡书桌上闲看，看见一幅白笺，压在砚下，将手去拿起来看，上写五言绝句二首。

其一曰：

薄命轻如箨，秋风任飘泊。来去无定踪，未卜何所托。

其二曰：

客夕乘舴舻，今宵蹴招提。萍踪失巢鸟，谁借一枝栖。

洛阳薄命女偶题于长水之福寿庵。

文新见黄小姐取那纸起来看，连忙走来拿时，早被她看过了，不好去夺，只得任她阅完。那小姐连声称赞道：“诗字俱佳。”就呈与夫人看。夫人看了道：“诗句清新，字迹端楷，真乃才貌双全的女子。可敬可敬。”

黄小姐暗想道：“我只道女中才子惟吾与翠楼两个，不想此女如此大才。若与翠楼两个合作一处，外貌内才，岂不是状元榜眼探花？可惜她是个女子，若是男子，我与他结连理之枝，遂于飞之愿，岂不是天生一对才子佳人？”心下已有相爱相怜之意。黄夫人见了女儿目不转睛视她，已晓得女儿爱她之意，“我何不便与老爷说知，收留这女子与女儿作伴？”及至黄昏，功德作完，老尼进来陪吃晚膳。临散时候，黄夫人拉道白到外边，私与她说要留文新到府里相伴女儿之意：“待明日与我老爷说了，着人来接她。”道白满口应承道：“在我身上，老尼到明日早造府回复夫人便了。”黄夫人同小姐与文新作别，便有一种依依不舍之意。不得已上轿，一簇人飞拥的去了。

道白走到悟凡房里来，就将黄夫人的话，对文新说了。文新道：“只恐贱妾不中她意，若黄夫人肯留，贱妾愿同翠楼一同服侍小姐便了。”

道白欢喜。明日清晨就到黄府里来见夫人。先谢了昨日所赐厚仪，然后把文新之意回复夫人。夫人甚喜，小姐在旁便喜之不胜。遂令人放轿到福寿庵，接文新姐进府。原来昨晚回时，夫人即将此话达知太宰公，又把那幅诗与太

宰公看了，也称道不已。故夫人一等道白回话，便着人去请。顷刻间家人来报说，福寿庵文新已到了。夫人命道白接她入内，叫丫头去书房里请老爷进来相见。黄公一见，心中也想：“世间有这样绝奇女子，与我女儿相去不远。”道白领她上前见礼。黄公夫妇受她两拜。小姐受了两个小礼又唤翠楼过来相见。黄公就吩咐侍茶，自往书房里去了。这道白用过点心，遂辞回庵中去。

翠楼领文新到小姐闺房中。原来玉娘的卧室是一座绝高的楼房，楼后又是一大间，是二面开窗阁子。两旁边还有两间披楼，一个六十余岁养娘，另横一个在左边。披楼里掩上楼门，竟是个鸡犬不闻的仙境。楼上书籍满架，古帖名画，不计其数。文新举目一看，真好个名人书室。四壁仅是玉娘与翠楼的题咏糊满。到得晚上，老妈送上夜饭来吃过。玉娘看了一黄昏书，然后去睡。翠楼移烛引文新到自己床前来道：“新姐不嫌不洁，当奉陪同榻了。”文新笑道：“姐姐说哪里话来，只恐作妹子身上不洁净，不敢有污玉体。只是同床各被睡罢。”翠楼道：“妹子不须讲客话。我姐妹两个从今就是亲骨肉一般，大家都不用客气，倘妹妹若有独性的毛病，我和你合被各单睡如何？”文新道：“甚好。”要让翠楼在内床睡。翠楼只得先上床，坐在里面。文新一头脱外面衣服，一头把自家一本诗集去镇好桌上。翠楼看见便问道：“妹妹是什么书？”文新道：“是名人诗集，我平日喜欢他的文字，所以当时在身边，闲时观看的。”翠楼道：“可借我一观。”

文新便取来递与翠楼，翠楼接书一看，却是雪梅的二集，上写长安邵十州著，有小牙章印在上面，是风流解元四个字。翠楼惊道：“这不是小孟尝的郎君，号邵有二的么？”文新道：“正是，姐姐缘何晓得那人？”

翠楼道：“我家老爷有个门生，去年往长安带得一本雪梅初集下来，送与老爷，说是长安一个秀才所作，年才十三岁。老爷看了，十分称道，遂即送与小姐。小姐持来看时道，字字珠玑，言言锦绣，恨他不得生在本县，有个相见之期。今年又见乡试录上中了第一。但不知他外貌何如，只是见他诗文奇妙，每每形诸想念。常时对我说道：‘我若嫁得这个才郎，死亦瞑目。’所以晓得他。不知妹妹何处得这稿儿，还是他亲手写的？还是抄录来的？”文新道：“就是此解元的真迹。你看他笔法秀雅，便可想其风流气象了。”翠楼道：“这般说来，妹妹必曾见其丰采了。”文新笑道：“他就是我姑表兄，时常亲见。他容貌是男子中当今无二的，只是他要觅一位美貌佳人，方肯成亲，所以至今，十五岁尚未聘室。”翠楼道：“小姐终日诵他诗文，尚未知他人物何如耳，若是听见妹妹这一番话，还要欢喜杀了呢。”二人直谈至五鼓，方才就寝。翠楼见他不脱小衣，问道：“妹子如何穿了衲夸子睡？”文新道：“我是自幼犯了寒疾，每年到十月时分，便不脱里衣而睡。”翠楼信了，大家睡去。

到天晓起来，翠楼拿了那本稿儿，走到玉娘床前来笑道：“小姐有件宝贝在此。”玉娘道：“有甚东西，如此欢喜。”翠楼把文新的话说了一遍，然后把那本稿儿取出。玉娘接来展开一看，是雪梅二集。真个字字珠玉，兼得书法尽妙，即忙披衣起来，叫文新来问。文新之言，从头一样。玉娘大喜，又问道：“那邵郎既未聘室，他如今在家可有说亲的来么？”文新道：“家表兄近来朝中有事，他已远游到南边来了。”玉娘忙问道：“你可晓得他望南边来还向哪一方去？”文新停了一会道：“不知他往哪里去了。”玉娘也不再问，及梳洗毕，把这本雪梅集读了又读，口中吟咏他文词，肚里又想他是个风流才子，一时间着魔在十州身上，连早饭俱无心去吃，呆呆地拿在手里细看，不忍放手。到得晚上，玉娘有心要与文新打得热闹，好趁机问十州的消息。

吃晚饭时，玉娘自己坐在上座，叫翠楼文新坐在两旁。玉娘提起壶来，亲手斟一杯酒，送到文新面前来，文新便起身接了。玉娘道：“我敬你这杯，非为别意，难得你三四千里之外，有缘相会。名虽有上下之分，情实骨肉之爱。自今以后，你我三人生死同心，大家如姐妹一般，倘有负心，杯酒为警。不知你意下如何？”文新道：“贱妾受小姐提携，得备员奴隶足矣，又焉敢结为雁行。自今以后，当腹心上报小姐，次报翠楼姐，倘有少欺，鬼神是鉴。”也斟一杯酒，敬上玉娘。又斟一杯酒，奉与翠楼。翠楼也敬她一杯，然后大家坐定。玉娘道：“今日不许拘拘，要饮个尽兴。”彼此讲古论今，饮得有兴，讲得有味，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不觉城楼已敲三鼓，此时玉娘已是十分醉倒。翠楼被文新连陪数杯，不觉大醉，睡在椅上。玉娘叫文新扶她去睡，文新道：“服侍小姐先睡，奴辈方好出去。”

玉娘依她，便去解衣上床。文新先已替她打扫床内干干净净，铺设帐褥，又去替她放下帐钩，说声小姐好睡，便来扶翠楼到床上来。文新叫道：“姐姐脱下睡罢。”怎奈翠楼如玉山倾倒，和衣倒在床上，朦胧睡去。任文新推动，只是叫不起来。

是夜天气又极寒冷，文新恐翠楼酒后伤风，故把锦被拿来，罩在翠楼身上，自己却去剔下银缸，拿了一二卷书，在灯下披阅。转眼四顾，见翠楼房内玉签牙边万卷纷披，文房四宝一榻，罗列十分齐正，把玩不置。及至玉楼叠推，漏下四鼓，翠楼酒气少退，转动起来，见文新尚在灯下观书，便叫道：“新姐，天气寒冷，到这时候，何不睡罢。我晓得了，你想是中个女状元么？”文新道：“女状元，贱妾却不敢，还是让小姐、姐姐中罢。前在福寿庵曾闻悟凡言及小姐与姐姐诗名，如雷灌耳，一邑之中，文人学士，无不钦服。文新于此道，却亦路暗，尚欲请教一二，姐姐其许我否？”翠楼道：“请教何必一时，日子可待。夜分已深，睡罢。”于是文新吹灭灯火，行到床上，和翠楼拥衾而睡

。只因这一睡有分教：文新百年之好，于此而谐；翠楼抱她之愿，由是而始。而熊梦亦自兹而吐焉。欲知后事，下文分解。

上一页

上一页

第九回赏雪筵题诗索醉入罗帏弄假成真

却说文新和翠楼睡到天明，文新恐怕露出马脚，先自披衣起来，翠楼亦觉了，把醉眼张一张道：“妹妹，这样冷天，为何起来恁早？”文新道：“恐小姐起来叫唤，我先去看她。姐姐你宿醉未解，天色还早，可再睡一刻，待愚妹去泡一壶茶来解渴。”说罢就走上房去，煽起火来。泡好了茶。

却说翠楼睡在床上，追思昨晚，不知如何睡的样子，一时喉间甚渴，才爬起来披衣，文新择一壶热茶到来，叫声姐姐请茶，翠楼谢道：“如何敢劳动贤妹子。”茶吃了几杯，自然快意。文新道：“姐姐慢慢地吃，我看看小姐就来。”遂忙又泡一壶茶，携到玉娘床前。此时玉娘已醒，文新揭开帐幔，叫声小姐醒了么，玉姐见是文新，便问道：“你手中拿的是什么。”文新道：“是一壶浓茶，恐小姐口渴，故泡来伺候。”玉娘笑道：“我正在口渴，你竟这样知心体贴我，翠楼呢？”文新道：“翠姐尚醉而未醒，方才要勉强起来，是文新叫她再睡片刻。故奴先来伺候小姐。”玉娘道：“难为你了。”遂吃了一杯茶，披衣起来。

此时翠楼恐怕玉娘唤她，也自披衣起来，下床走去，觉得身体疲倦，余酒未解，心中想到，我昨日不过多吃了几杯，如何这身子好像害起病来，遂走到玉娘房里，叫声小姐，昨晚酒太多了，但不知小姐如何。玉娘道：“我有八九分醉了，倒是文新酒量大的，她竟没有酒意。”

大家服侍小姐栉沐完了，然后回到下房来，自梳洗。翠楼因身体有些不适，一同理发完了，便问道：“新妹，我昨晚不知怎样光景，如何睡去，你可细细向我说一说。”那文新欲说不能说，只是嘻笑不止。翠楼道：“妹妹笑我，必知道我醉梦中是何样子。”文新笑道：“昨日姐姐醉梦间却有一段极奇怪的事，我不好说出。”翠楼急问道：“妹妹你不妨述与我听。”文新半吞半吐，欲说又止。翠楼遂拉她衣裳，要她说明才放。文新附耳低低的笑道：“昨夜之事，其话甚长，待黄昏人静，我好对姐姐说。”引得翠楼一肚疑心，没个理会。恰好黄小姐在那边呼唤，遂双双走去答应。

玉娘道：“今日为何这样寒冷，又不见日色。”文新把窗子推开了，只见漫楼银彩，玉宇无尘，瑞雪纷纷，瓦上已堆得五六寸厚了。翠楼道：“小姐怪得天气寒冷，原来外边下着这天大雪。”玉娘也笑道：“若不推开窗子，竟不晓得外面下雪哩。”

正话之间，只见老姥掇上果盒来道：“夫人说，今日天降大雪，丰年自瑞，备得一筵酒菜，与小姐们赏雪，老爷又传诗题在此，要小姐与翠楼文姐各赋一首。”

玉娘接来看时，题是咏雪，各分韵，七言律诗。玉娘拈得西字，翠楼拈得汤字，文新拈得归字，各去磨墨，仗笔写就。

玉娘诗曰：

朔风凛冽过剡汐，停看长空糝白堤。
梨舞尚余征雁泪，絮飘不是子规啼。
照光别蠹还怜似，识味煎茶莫与齐。
立意衔寒梅欲发，策驴好过濮桥西。

翠楼诗曰：

乾坤一夜鬓须霜，脉脉轻寒远建章。
黯淡长安高士客，光华剡曲泛舟郎。
癫狂疑赋春云热，飞舞狂吟象服装。
真道无香输粉腕，醉时堪荐紫英汤。

文新诗曰：

开阖纷纷散玉霏，白楼高客欲添衣。
山峰披作银屏障，楼阁妆成粉壁辉。
点点到梅花早落，层层入柳絮先飞。
最好剡汐今夜月，扁舟有友挂帆归。

当下大家先看了稿，互相推赞，就录好送到老夫人处，黄公夫妇大加称赞。这里玉娘三个自欢呼笑饮，偶然玉娘对文新道：“邵家令表兄，此时不知在何处，可恨我们不知他踪迹，若得请教他一首，可不是天地间极快的事。”文新听这话，不觉触动心事，猛然想起焦山舟上，与父母一别，不知二亲今在何处。一念凄惨，乃竟流下几点泪来，倒把那玉娘翠楼吓了一跳，不知为甚的，这般凄惨起来。翠楼道：“良辰佳会，正宜笑饮千盅，妹妹为何事这般凄惨？我今奉敬一杯与你消闷。”便斟下一大杯敬来，文新接来，放在面前。玉娘也斟下一大杯来，文新起来接了。玉娘道：“我要你吃干这一杯。”文新就一饮而尽。翠楼道：“我敬你一杯，也要你吃了。”文新也拿起来吃完。文新因想出了神，闷闷的不瞅不睬，连吃了许多杯数。

玉娘暗想，“这妮子缘何提邵解元她便感伤落下泪来，据她说不过是姑表兄妹，何关心至此？莫不是她两个，早有些瓜葛？我今且和翠楼弄醉了，套她些醉话出来，看有甚缘故。”玉娘只在肚里算计，不觉红轮西坠，画角初敲。玉娘翠楼两个，是你陪一杯，我敬一杯，那文新吃得渐渐醉了，伏在桌上睡去

。玉娘见文新大有醉意，即叫老姥将那杯盘收去。翠楼关了楼门，就唤文新去睡，再推不动。翠楼就移灯照玉娘，到上房去睡，然后来床前看文新。见她睡得十分浓酣，唤她几声，只是不动，自己脱了衣服，往里床睡下。正在思想昨夜光景，被文新一番不明不白话头，弄得满肚疑心，如今正要问她，不想弄得这般醉了。心正在自言自语，忽然文新醒来叫道：“姐姐，我身上冷甚，怎么看不见你。”翠楼笑道：“你还未脱衣服睡下，如何不冷，趁有灯在这里，早早寝好了罢。”

文新自做醉时模样爬起来，撞到桌边，连灯都撞灭了，黑洞洞的撞到床上，问道：“姐姐你睡在哪里？”翠楼道：“我在这里。”文新道：“天气太冷，我觉得酒尚未醒，今夜要同姐姐一头睡了，好讲说。”翠楼正要问她日间的话。连连应允。说罢，文新脱了衣服，钻入被来，说道：“姐姐，我把你昨晚的喜事述与你听，你还要做个盛东来请我。”翠楼笑道：“你说与我听，自然请你。”文新道：“我对姐姐说，不好的又要怪我。昨日见姐姐醉了，服侍姐姐睡好，又恐怕寒冷，就同姐姐一同睡下。合眼时梦见我邵表兄对我说道，‘我与翠楼有姻缘之分数，应于今夕合卺。’说罢，便钻入被来，竟抱定姐姐，行起夫妇的那件事来，令我躲避不及，好生没趣。及行事完，又对我说，明夜当再来，令我战战兢兢，忍得一身冷汗，忽然醒来，却是我睡在姐姐身上，大家抱得紧紧，尚未放手。这样事情，你道好笑不好笑？奇也不奇？”

翠楼听了，将手轻轻的在文新脸上打了一掌道：“赛油嘴，我不听你这胡说。”口中虽这般说，心下却思想：“邵郎是个风流才子。小姐日间对我说，叫我闲中问他个南来下落。又说‘我和你若嫁得了这一个人，也不枉了我二人一生才学。’今与邵郎必是有缘，不然文新梦寐中怎么有这样奇事？况我日间身子极倦困。”因对文新道：“妹妹，你为何将这无端的话来取笑，使我心中疑惑踌躇在此？”文新听了，知她被话所惑了，不若再造她几句，便好趁机对她说个明白，不但尽其今宵欢爱，抑且小姐的姻缘，从此可谋。算计定了，又向翠楼道：“姐姐你疑我说谎？我是个女中丈夫，难道肯把无根之话来哄姐姐。我且和姐姐说，情之所钟，正在吾辈。我那邵表兄是个极风流情种，他只为眼前没有中他意的好女子，所以不肯受室，惟终日呆呆的痴想才貌兼全的佳人，情愿千里相从。似我姐姐这般的人品，也是世上少有的，或者邵郎痴心积想，一片情魂，竟寻到姐姐身上来，也未可知。”翠楼道：“若据妹妹这般说来，竟是真有此话么？但不知令表兄南行之时，曾向妹妹说过停迹何处。小姐大有爱他之意，还可访知他一个下落否？”文新道：“若姐姐果有真心于邵郎，邵郎去此不远，旦夕可以面晤得的。”

翠楼此时心内疑惑，将手在文新身上一挝道：“我究竟不信，必是你说谎

。”文新见翠楼春心已动，料事可成。因向她道：“姐姐既有心于邵郎，难道邵郎反无心于姐姐？我今对你说明白了罢。”便将父亲向时做蝴蝶会，致卢杞怀恨，以及逃难至此，细细说了一遍。翠楼错愕道：“我不信，难道你是个假女子不成？”文新道：“我不是个假女子，还是个真男子。姐姐试猜一猜，是真是假？”

翠楼想他是个男子，一时惊得退身不及，又恐又怕，半晌不语。将欲声张起来，怎耐文新来此已久，不但黑白难分，又恐传说出去，被外人所笑。故向文新说道：“我实爱君才貌盖世无双，不然妾虽妇女之流，亦粗知礼义，岂不晓桑间濮上，贻羞万世乎？今我一十六年之操守，一旦破之郎君，不知终身之事，如何是个良策。”

文新道：“小生蒙姐姐与小姐不弃，今宵姻缘，便是百年永好。前听李道人之言，说我有三个良缘。今姐姐是第一位开头的，第二位想在玉娘身上。姐姐媒人是小生自作的。小姐的媒人，还是借重姐姐从中撮合。”翠楼笑道：“你真是贪得无厌，今方得陇，又思望蜀。”两人言三语四，不觉漏下五鼓，侧身相抱，自然浓睡。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上一页

上一页

第十回暗相思两人酬和明说破各自痴迷

且说玉娘睡到天明，不见翠文二人到来，唤了几回，不见答应，只得穿了衣服，走到下房，并不见声响。及到床前，揭开帐子一看，却是睡的好呢，就像比目鱼并蒂莲，双双的脸贴香腮，手勾粉颈，紧紧搂抱一处。玉娘看了笑道：“这两个痴妮子，却有些孩子气，这样睡法，成什么模样。”就轻轻地在翠楼身上推了几推，方才惊醒，开眼一看，见是玉娘，忙把文新暗推开道：“小姐在这里唤我们哩。”文新吃了一惊，侧转身来，披衣坐起，见玉娘立在床前，大家涨红了脸。玉娘见她有些没趣的意思，反堆下笑道：“昨晚也吃不多酒，如何这般好睡呢。”

说罢，先走去了。暗想这两个妮子，如此做作，不知何意。心内没情没绪，走到书案前，揭开那邵十州的诗集来看。因见他雪诗内有一联道“战退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之句，自说道：“论别首诗，似个风流俊品；若论这两句，又像有些狂气的人。哎，邵郎呵，我黄玉娘见你的诗文字迹，色色可人，若我今生能窥见你一面，死也瞑目。但不知你在何处潜踪，可晓得奴在此想你之意否？”遂作诗一首，少寓相思之意。

诗曰：

金炉香冷漏初长，一枕相思梦满床。

正好云消华白夜，不知何处见襄王。

题罢，思量道：“诗虽一时高兴题了，却是与翠楼、文新看见不得。”说罢，她两个已走到面前来，玉娘急忙的把诗折好，缩入袖中。二人服侍小姐栉沐完了。玉娘道：“我要到老夫人房里去，你两个停一会儿，可下楼来接我。”说罢自去。翠楼向文新道：“我方才下床时，胆都吓碎了。万一被小姐识破，如何是好？”文新笑道：“傻子，她只晓得我也是没脚蟹，不过说是同你一头睡耳。就是我二人正在高兴之时，小姐走来看时，也只认道与你取笑作耍，决无他疑。我们真正做这样事情，为人须要胆大才好用哩。”翠楼笑道：“谁像你这副嘴脸，假冒阴阳。我若出首起来，将你送官，比那蓝面鬼算计你的个罪名还要问大些儿哩。”

二人说说笑笑，到下房里慢慢梳妆完了。翠楼道：“我先下楼去，你锁了门，随后就来。”说罢，自下楼去了。文新锁好门，下楼梯来，见梯板上有一方小白纸，折得好好的，拾起来一看，却是七言绝句一首。心内想道：“此诗字迹是小姐的，我方才走到她面前，她忙把白纸缩入袖中，必是此诗了。哎，小姐呵，你的心事，我已识破，只想邵郎踪迹，你哪里知道。我今和她一首，看她意思如何。若是看见了，作起色来，我已执她的短处在此，也不怕她变脸；假如见了诗不变卦，这姻缘倒有九分可成。”遂回身上楼，开了房门，寻一幅素笺，磨起墨来，信手挥就一首。写完了折好，放在玉娘床前，仍然锁好了门，走下楼来。到黄夫人房里，却不见玉娘。夫人道：“小姐在大相公娘子房里等你，你可快去。”

原来黄钺的妻子张氏，三日前夫妇反目，张氏连日要回娘家去。故夫人叫女儿去留她，因此玉娘等不及文新，先同翠楼去了。张氏告诉玉娘她哥子许多不是。玉娘细说一番，方才留住，忽听外厢吵闹起来。玉娘便同嫂嫂走出房来看是谁人喧闹。此时文新也到了。却原来是黄傻子平时把翠楼看得上眼，只为在妹子身边，不好亲近。他今见翠楼在厢廊下洗手，喜出望外，轻轻走到背上一搭。翠楼回头一看，见是黄钺，心中大怒，将身推开，竟不顾上下之分，就把这一盆水，连盆望黄钺身上丢去，满身打个透湿。黄钺恼羞变成怒。惊动黄夫人也走了来探望，见儿子这般光景，又见翠楼在旁唠唠叨叨，心下解说不开，叫两个丫头来，问明白了，方晓得这个缘故。黄夫人便把儿子骂了几声，喝他出去。玉娘也喝住翠楼，别却嫂嫂，随夫人出来。黄夫人就对女儿道：“你同翠楼上去，今后不要她下来。”玉娘道：“晓得。”遂即走上楼来，开房门进去。对文新道：“你同她去重梳洗就好了，这光景不像个样子。”文新应诺，与翠楼向自己房里去了。

玉娘独自坐在椅上，忽想有首诗在袖里。摸那袖中，却是没了，忙起身来

寻，一路不见，行到床前，见一方白纸在板上，忙拾起着时，亦是一首诗，却做得蹊跷。题说道：

灯媒今夜喜偏长，报向风流试晚妆。

莫说相思寻觅去，阳台咫尺见襄王。

后写“西秦邵十州步原韵”。玉娘看完了，惊呆半刻，心下狐疑道：“我的诗到何处去了？这首诗从何处来的？”细玩字迹，与雪梅集笔迹毫厘不差，“难道邵十州是个鬼怪，他在空中见了我的诗，也步韵作下一首不成？”想了一想，忽然想着，道：“是了，这一定是文新。平素曾习过邵生这笔迹来，连日见我有慕邵之意，今日她拾到这诗，故意摹仿邵生笔迹，做这首诗来戏我。这也罢了，只是我的隐情，被她窥破，又落个形迹在她眼里，羞人答答的，叫我如何见她。”又转念道：“她也是个女子，人有羞耻难见。我今正欲细细问个曲衷，碍有翠楼在旁，难于说明，不若今晚，动说寒冷，暂令文新相伴一宵，便可私下问个情由了。”主意已定，及到黄昏时候，楼下老姥送夜饭，并一壶酒。三个猜拳行令，饮了一两壶酒。吃了饭，令老姥将杯箸收下去，取汤净了手足、玉娘道：“翠楼你替我泡一壶浓茶，我要先睡去了。”

文新服侍玉娘脱了衣服，就来茶炉边帮翠楼泡好了茶，同拿到床前。翠楼斟上一杯茶，递与小姐，玉娘伸手接着，呷完了。对文新道：“我身上甚有寒意，你权在我床睡了一夜，恐怕我夜间要添些衣服。”文新连连应允。翠楼向玉娘道一声稳便，又与文新打一个手势，移灯到下房去了。文新吹熄了灯火，和衣坐在玉娘脚旁，不去睡下。玉娘问：“你如何不睡？”文新道：“我生性本是怕独头睡的。”玉娘道：“既是这般，你便睡在我一头，隔被单睡了罢。”文新听了，就爬到玉娘一头来，脱了衣服，钻入被来，睡在单外。玉娘问道：“你今日曾拾得什么也不曾？”文新道：“我不曾有拾得，倒有一个人拾得一件东西，只是不敢对小姐说。”玉娘笑道：“有什么东西，何处拾得，便说不妨。”文新道：“得小姐心事，已在二十八个字上和盘托出。不但文新细知其详，连那人也晓得小姐心事了。”

玉娘把手去文新身上一推道：“你怎么说这鬼话。”文新笑道：“我问小姐，今日也曾拾得些什么，你也说与我听？”玉娘笑道：“你试猜一猜？”文新道：“我倒不屑猜，我说两句隐语与小姐听着，猜着。”玉姐笑道：“你且说来。”

文新道：“小姐之意，那人已知，那人之事，小姐未知。就是这两句话，着不着？”玉娘道：“那人是谁？”文新道：“就是《雪梅集》上的人。”

玉娘笑道：“贼冤家，我已被你洞识肺腑。我的诗，你拾去也罢，只是你代邵郎诗，却是混账得紧。”文新笑道：“还是小姐混账，却不是文新混账。

”玉娘道：“你还说不混账，这诗末一句，岂不是瞎说么？”文新笑道：“小姐你认得这诗是哪个和你的？”玉娘道：“我岂不晓得你代邵郎来戏我？但是末一句‘阳台咫尺见襄王’，今日岂真有个邵郎在这里么？”文新道：“小姐心中果真要见邵郎否？”玉娘道：“痴妮子，我慕他的才貌，连日形诸梦寐，要见他的情自然是真了。”

文新道：“小姐既是真心，假如邵郎在这里，小姐如何打发他？”玉娘道：“说是这等说，假使邵郎在这里，也须求冰人在父母面前，通秦晋之盟，择日成婚，那时方得终身之愿。若阳台同梦，尚在远哩。”

文新道：“邵郎之婚姻，亲自许下，自今可赴阳台，何须异日？”玉娘道：“那首诗是你做得，难到你就可当得襄王么？”文新笑道：“我虽当不得襄王，倒可当邵郎。”遂推开被单来，搂定玉娘道：“小姐请细认一番，还是襄王，还是邵郎？”

玉娘直去遍身上下一观，不觉暗吃一惊，知他是个男子，忙推开道：“这是怎么说？你若不说明白，我就要声张起来。”文新便把自己情由说一遍。玉娘听了道：“怪道你的字迹，与《雪梅集》上是一样的。我前日与翠楼说道，你好一个身材，奈金莲太粗，原疑你是假妆来惑人。当得何罪？”文新笑道：“任凭小姐问个罪罢。”遂逼近来，要求云雨。玉娘道：“如今不叫喊起来，也算作十分情了，反要这等妄想，纵然奴有意于君，也必待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岂可草草苟合，把诗礼之风坏了。”文新道：“小姐之言差矣。天下之事，常则守经，变则从权。佳人才子，邂逅相遇，一夕缔盟，便是百年永好。我二人情深如困鱼得水，安能久待？”玉娘道：“虽然是如此说，但妾深闺女子，守贞待字，若一旦私订姻约，不但贻羞万世，比私奔相如之卓文君，不且有甚焉。郎君亦何取于此乎？”文新道：“小姐之言固是，但我随小姐已非一日，黑白已是难分。”玉娘含羞，文新逼近，须知此夜人间鸳鸯并宿，来日送下玉麒麟。文新固已基之矣。玉娘问道：“翠楼可知道你是邵生么？”文新笑道：“不但晓得，且先邀抱衾之愿了。”

二人一夜，闲谈心事，不觉鸡鹊鸣晨，梵钟送晓，二人披衣起来，相视而笑。及翠楼走来，也只是笑，大家不言而喻。方才见开楼门，只见霍小姐差一个丫环，送了一枝腊梅花与小姐。翠楼遂领了丫环来见玉娘。玉娘见是霍表妹身边的小桃，因问道：“你家小姐，身体不快，如今好否？”小桃道：“还不曾好，现有个字送来与小姐看。”玉娘接来拆开一看，只见上写道：

雪压千峰，祥征万井，正幽人敲诗拈句时。无知二竖，侵我身体，不能亲来奉候。妹闻表姊近获才人新娘，诚旷代淑媛，我辈不及也，兹以支枕无聊，敢祈表姐，假我一二日，聆彼洪论，自然沉痾顷愈也，命婢奉告，谅不我挥

愚表妹霍春晖敛衽拜

玉娘看罢，沉吟半晌，便对小桃说道：“你多多拜上小姐，说我领教小姐之意，另日自着文新来相候。”小桃应诺就去了。欲知后来，再看下回分解。

上一页

上一页

第十一回说风情互谐得趣理丝桐迭奏谈玄

话说小桃去后，玉娘对文新道：“霍家表妹慕你才名，前日已着老姥来对母亲说，要请我同你去赏腊梅，是母亲不允。近日闻表妹染些微病，久欲差人去问候她，不料她写书要接你去。我想若不放你去，又在表妹面上不好意思，若要放你去，又恐不便。你和翠楼商量，还是怎么好？”文新道：“只凭小姐的主意，我二人如何能决得？”玉娘道：“我想腊月初三日，是表妹诞辰。备些贺礼，令文新去侍候她一日，伴她一晚，明日就差人去接回家。你们道是也不是？”翠楼道：“这极是了。就把送来的腊梅，插在瓶内罢。”

文新偷空与翠楼到下房去，把昨夜之事说与翠楼听了，大家笑了一场。看看日落西山，又是黄昏时候，饮酒之间，文新悄悄戏玉娘道：“贤卿多用几杯，以助枕席之欢，可以壮胆受敌。”玉娘低低应道：“昨夜畏冷，误引狂蜂入门。今已知得，自当摈斥，谁许你再历桃园！”文新道：“小姐你莫色厉而内荏，口里是这等说，心里却不知如何念我哩。”翠楼道：“你两个说什么知心话，如此稠密？”玉娘道：“是说你前夜是非，我不肯听他，你道他是个好人不是？”翠楼就暗想自己之事，料瞒不得，也笑道：“文新果然不是好人，他方才竟把小姐昨夜的是非，说与我听。我决不去睬他。”文新笑对她面上一啐道：“好油嘴，谁对你讲？你不过是恨寂寞今晚，却来油嘴弄舌。”

彼此说说笑笑，吃完了夜饭。翠楼偶然小解。玉娘乘间对文新道：“你我之事，已被翠楼晓得，今夜不好留你同床了。”文新道：“贤卿差矣。今日之事，虽名分主仆，义实倡随，何必避嫌？”玉娘道：“话是这等说，若今夜仍伴了我，则彼何以消遣？”文新将手勾了玉娘香肩，说道：“小生有个善处的法。”玉娘道：“你有何法？”文新道：“今我三人已是同枝连理，和合百年。大家俱在你房里，共枕同寝罢了。”玉娘道：“羞人答答，怎好如此睡得。”文新笑道：“一回生，两回熟，羞得什么。”

正说之间，恰好翠楼走到面前。玉娘忙把文新推开，文新只是不放。翠楼笑嘻嘻斟了两杯茶，用两手送与二人吃。玉娘就接一杯，文新将右手也勾住翠楼的香颈，把口来呷这一杯茶。翠楼道：“你且放手，我要睡，让你二人受用。”文新笑道：“今夜你也受用了。”就便附在翠楼耳边说道：“你我之情

，小姐已洞然了。只今夕为始，我三个吴越一家，同共枕席。”翠楼只推不肯，要走开去，被文新把鞋子脱下放在床顶，即将灯火吹灭，先来替玉娘把衣脱了，又替翠楼解了纽扣，脱去上下衣服，同入帐幔。当夜先抱玉娘，次及翠楼，循环戏耍。云雨既毕，文新居中，玉娘居内，翠楼居外，交股而睡。彼此三人，日则赋诗论史，夜则燕侣莺俦，如鱼得水，自不必说。

到了腊月初二日，晚间同睡。翠楼道：“明日郎君要到霍家去。小姐还是叫他当日回转，还是听他住一宿而回？”玉娘道：“若论他去，我们冷静片刻，不也是好。只是霍家表妹，慕他已久，此去自然要留他，当日是不能回的了。”文新道：“我若不去，恐霍小姐怪了贤卿。若要去，又怎舍得你二人？好难为情。”玉娘道：“说不得，在表妹面上，又是决要去的。你若到霍家，切须要老成，不可多吃酒，露出马脚来，不是当耍的。”文新道：“我自然理会，不用吩咐。”说罢，大家各自要睡，因是明日要相别，各谈及心事，比别夜更见投机，足足一夜不曾合眼。天明起身，梳洗毕，玉娘备得礼物停当。又要写一封书，交与文新带去。玉娘、翠楼送他下楼来。即走到后堂，文新辞了玉娘，又看看翠楼，六支眼睛觑着，依依的出后堂去了。玉姐与翠楼行一步懒一步，转回楼上不提。

且说文新上了轿，轿夫脚快，不一时已到霍府。门役传话进去，立刻中堂门已开了。把轿抬到后堂，下了轿，霍夫人已差掌房阿奶出来迎接。文新遂忙步进内堂，见了霍公夫妇，要行下礼去，霍夫人连忙用手扶住。霍公称赞道：“我闻黄甥女得个异人，自前日见过佳作，令人梦寐思想，今日亲见其人，果然名下无虚士，诚金屋阿娇也。”

霍夫人道：“小女贱辰，小姐何得过费，兼劳文姐光降？”文新道：“家小姐多多拜上老夫人并小姐，恭逢小姐华诞，聊具菲礼，特命贱妾走候，幸恕不恭。”

霍夫人称谢了，又对文新道：“小女弱质负病，日来支枕不能远迎，静依小间。敢烦上去相见。”使命小桃前引，转过几重回廊，至一小阁。才上梯时，两个丫环扶霍小姐立在阁门迎接。文新一看，只见那小姐生得绝色，眉黛似远山，行云如秋水，脸如桃花，唇似杏蕊。文新见了那霍小姐，不觉魂飞天外，遂上前相见。

霍小姐道：“贱妾抱恙，未便施礼。”便看座。文新道：“小姐闺阁名姝，贱妾青衣下隶，贵贱攸分，怎么敢坐。”小姐笑道：“新姐是中州淑媛，光临寒门，又是远客，若说有上下之分，便是客气话了。”

文新谦逊再三，方才坐下。说道：“家小姐多拜上小姐，说前闻玉体欠安，兹又幸逢诞日，谨备菲物二式，聊申一觞之敬。外有八行，奉候小姐。”遂

取出玉娘的信，递与霍小姐。春晖接来拆看一番，上写道：

恭理诞辰，愧乏嵩祝，肃具色锦四端，新纩六束，虽非廷溪雾谷之美，敢代一觞之敬，祈莞入之。特谕文婢暂侍左右，余情俱详其唇吻叩之，自悉不宣。

愚表妹黄玉娘敛衽拜。

春晖看毕，微笑道：“怎么劳姊姊这样费心。”

文新吃了两杯茶，就起身来观玩。那阁子上面悬一匾额，上写春晖阁三字，是太宗时魏征写的篆字，字迹苍秀。阁前腊梅数株开放，满院清香袭人。左右两旁都是红白梅花，四十余株。阁后鱼池假山，佳木奇花，不计其数。原来这春晖阁是霍公未第时读书之处，只有生下一个霍小姐，并无男子，霍公夫妇爱之如宝，即以此阁字之，故称春晖。与玉娘同庚，少玉娘一月，故称玉娘为姊。做有诗文青楼集三百余篇，淡雅俊逸，文如其人。平素与玉娘意气相投，彼此传题吟咏极多。近闻玉娘得了文新，心中十分想慕，要识一面，今早说她到来，喜出望外，病都好了九分。一见文新，你慕她爱，好像旧相识一般。文新见壁上挂一张古琴，便问春晖道：“小姐，这琴外貌颇佳，不知音响何如？”春晖道：“琴音清亮，妙不可言。想文姐必然雅操轶伦，敢求赐教一曲何如？”文新道：“赋意初知一二，愧未知音，还求小姐赐教为妙。”春晖道：“虽习得几曲，恐不入大方之耳。先请教过，自然也要献丑。”

遂取下琴来，放在文新面前。文新推辞不过，只得叮当叮当和起弦来，及七弦和就，漫调一曲，其词曰：

落花落叶乱纷纷，终日思君不见君。肠断断兮肠欲断，泪痕痕上泪添痕。青山内外有白云，白云飞去青山在。我有一片心，无人共我说。愿风吹散云，诉与天边月。相弹尚未终，泪滴冰弦断。人道湘江深，不抵相思半。

文新弹罢，春晖愕然道：“怪哉，斯何谓欤？”

文新笑问何故。春晖道：“适所鼓《湘妃怨》也。聆子之音，负方得宜，紧而不乱，慢而不断，恰如水中之明月，难以捉摸，技至此神妙极矣。但和中带哀，感愤抑郁，若有忧患，我是闻声而错愕也。”

文新改容，笑对曰：“小姐能审音至此乎。”春晖道：“妾亦试操一曲，求改。”

随即换转坐来，叮当婉转，慢调七弦，弹入正曲。其词曰：

万分咸亨兮，春风徐飘，金谷如绮兮，万卉天娇。花欣欣兮鸟舌轻询，阳春之佳丽兮，宜人事之逍遥。或命轻车，或棹仙舫，茶铛黄碗，荒脯香醪，一饭一石，掷六呼么，尽今宵之逸兴，奚遑讨人来朝。

春晖弹罢。文新道：“此乃《贺若曲》也。其取音圆而不方，缓而不急

，如空谷流莺，其喉婉转，巧弄如簧，声音之妙，至此神化矣。然弹实宫音而调暗流于角，清中带和，和中藏哀，其亦有忧患将及者何欤？”春晖道：“妄自数日来，神魂不宁，举止若错，不意其音之反常也。”文新道：“贱妾妄谈，未足据信。”

彼此谈说投机，自晚饭后，直至三鼓，方才言倦。当夜另设一榻，在春晖床前，相去二尺许。卧了又谈，竟通宵不寐。看看天曙，披衣坐起，忽见她的养娘一路哭哭啼啼跑上阁来道：“小姐不好了，老爷不知为着何事，朝廷差官下来，将前后门围得铁桶相似，一个也走不出去。”

春晖文新尽吃一惊，一齐走下阁来，和老夫人哭着一堆。顷刻差官捧圣旨，霍公跪接。差官宣读诏书道：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公而忘家，诚百工之义，捐身为国，乃辅弼之忱。咨尔兵部尚书霍远，不思世沐皇恩，乃敢与妖党李施、邵玉等为朋，无君实甚。今特着锦衣卫官行拿，凡属连身骨肉，不论男女，尽解来京，毋忽。

宣诏已毕，霍公方晓得是因邵玉株连的。校尉与知府入府查明亲属，霍公元嗣，只有春晖一女，使女文新和小桃两个，共男女五人。因霍公夫妇说文新不是他家属，那校尉反疑她是亲女，不许释放，将名单竟写为亲女两个。点名家属，霍公换了青衣小帽，夫人辈亦尽改装，哭出堂前。霍公安慰道：“我自揣无罪，到京自有分辨，你们不用啼哭。只个文新是黄家外甥的人，如何连累她？”再三央求府尊。府尊替霍公转求校尉，又送他千两程仪。那校尉因是前两番拿人不着，受过大累，今番决不容情，只是催他上船。黄公夫妇知这个消息，和翠楼、玉娘四乘轿子，赶到船边。正校尉官在府堂吃酒未回，副的在船后巡察，不容四人近船。黄公急差人到家拿一百两银子送他，才许他到船边相见。黄公与霍公讲话，夫人与霍夫人讲话。玉娘、翠楼一见文新泪出痛肠，三人哭做一堆，连春晖也是相向而哭。忽听船上传说差官将要下船，你们众人快快回去。文新道：“小姐放心回去，我此去不过半年，自然无事回来。”又对翠楼道：“翠姐保重，还要你劝劝小姐宽心，不消太悲，后会有期。”春晖向玉娘道：“姐姐请回，不必过哀。但文新此去，自然设法护送她回来。”玉娘又悲痛起来不表。再言差官已到，大家乘了轿子匆匆别去。后来未知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上一页

上一页

第十二回掩楼房喜生贵子遭毒棒气死憨郎

却说玉娘别了文新，回到家中。黄公夫妇见女儿为文新不乐，恐怕她苦坏身子，和夫人劝慰了一番，吩咐翠楼好生服侍小姐，又叫一个小丫头巧儿，拨

她上楼去用。玉娘闷闷的和翠楼上楼，到了房中，吞声吐气。日复一日，玉娘忽然起个恶心咽酸毛病起来。翠楼也是这样光景。不觉过了三个月，经水不曾见来，腹中渐觉有物，翠楼私对玉娘道：“奴与小姐是一样病症，像是怀孕的意思。”玉娘吃了一惊道：“若依你说，这如何是好？”翠楼道：“事已至此，亦无奈何，只细细的商量一个长远之策罢了。”

玉娘左思右想，不得长策。又过了三个月，已是六个月胎光景。翠楼道：“我两个如今不便见人了，不若对老夫人说，小姐要编成一部古今女史，有好一程工夫，将楼房改了关房，我两个坐了关，用心编这部书。老姥叫她在外拿粥饭，单放巧儿在关板上传递东西，其余一概杜绝往来，待分娩后，再作区处。”玉娘道：“有理。”就去对夫人说了，叫了木匠，将楼门锁断，两人在内吟诗叹咏。倏忽之间，到了八月十五夜，玉娘一阵腹痛，竟生下一个孩子来，却不啼哭。翠楼曾见过这桩事，颇晓得，粗粗收拾。到了十九夜，翠楼也一阵腹痛，连忙起身坐地，也生一个孩子，亦不啼哭。玉娘帮她收拾，改些小衣，大家穿好。过了几日，玉娘见两个孩子，俱不啼哭，因问翠楼道：“莫非两个俱是哑子？”翠楼道：“这也未必。或者上天悯邵郎这点骨血，不放他啼哭，万一啼哭起来，弄出破绽，不但绝了俩孩子性命，连我两人也未必得生，这是上天保佑处，也未可知。”玉娘点头，半信半疑。过了半月，两个孩子，竟像周岁的，俱生得眉清目秀，只会笑，不会哭。玉娘、翠楼抱他当作异宝，放在一个烘篮里，不时抱他戏弄，不在话下。

却说玉娘哥子，虽是一个憨郎，却也晓得贪色，平时思想翠楼美貌，无处下手。这一晚走到楼上，在关门边将手轻轻的推起，拿下半截板。这也是合当有事，翠楼这一次偶然忘记问得，被他推起来，如狗爬一般，钻入来了。一望无人，轻轻走入房里，直到床前，听翠楼在隔壁房里与玉娘说话，憨郎就去揭开帐子，坐在床沿上，取起那枕头来，两手抱着叫声道：“我的翠楼乖乖，好个风流枕也，我若得与翠楼乖乖同眠此枕，岂不是天大的福气。”

正要放下枕头，忽听得床里边隐隐有鼻息之声，吓得那呆子浑身冷汗。大着胆定睛一看，见一个烘篮内，有小孩子两个睡在里面，呆子方才放下心来。自想道，“这妖怪东西，我平日戏她，她不肯，今她私偷汉子，偷生一对淫种在这里。如今我将这赃物拿去，然后好害她，那时把柄在我，不怕她不肯了。”遂而手掇了这篮儿走出房来，无人知道。来到关门口，推起下面木板，先放出篮子去了，然后呆子缩身出来，下了楼梯。不敢回自己房里去，恐怕妻子不容此孩子，直走到后门，一个家人陆德门首。敲他的门时，陆德不在家，他的老婆米氏听见敲门问：“是哪个？”外面应声：“是小主人。要一件东西寄你处。”朱氏把门开了，只见黄钺掇一个篮子，与她说道：“千金的宝贝在此，你好

好替我藏着，不许对别人说。若说了，要打你三百皮鞭。”说罢，飞跑去了。朱氏听了这话不解其故，关了门，拿那篮子到灯前一看，却是两个雪白的孩子。朱氏想道：“这呆子，何处拿来？又教我替他收藏，且不说出。”只得把篮子放在床里。睡了不提。

却说黄钺寄好娃子，以为得计，就复来楼上。才过老夫人房后，不料有一个使女在横头走出，见黑暗中有人走过，使叫喊“有贼。”那呆子胆小，吓得慌了，被门槛一跤，跌倒在地。惊动了老夫人，并三四个妇女，点灯来照，见不是贼，却是小主人跌倒在地，两手抱头，又不敢叫痛。老夫人见了，大骂道：“你这畜生，这般时候不去房里睡觉，却在这里怎的，我去与老爷说知，打你个半死。”那呆子，敢怒而不敢言，勉强爬起，忍了痛，走到自己房里去了。

却说翠楼与玉娘闲谈，忽想起把乳与娃子吃，走到下房，揭帐子吃了一惊，却不见篮子了。移灯到床背后及床底下，并没个影儿，忙走来向玉娘说道：“小姐，两个孩子哪里去了？”玉娘即同翠楼到下房来，掀天倒地，并没有个影儿。玉娘吓得呆了，解说不出，又问巧儿：“曾有甚人到楼上来么？”巧儿老姥说：“不曾见有人上楼来。”玉娘急得没主意，只是流泪。翠楼宽慰道：“小姐放心，万一有些话说，我自去承认，小姐只推不知便了。”玉娘又思起文新，愈加悲伤不提。

却说黄钺当晚回房，睡在床上，思想翠楼：“当头在我手里，不怕她不肯。若我突然而去，彼不知就里，必叫喊起来，又要受我老娘的气，不若明日写一封书与她讲明，然后我走去，便好抱住取乐。”算计已定，及天微明，便爬起来到书房里磨得浓墨，蘸得笔饱，写了一句，改了半句，写了两句，又改一句。磨了半锭墨，然后却写成道：

依一向爱卿之至哉，甚欲一了芳情者，而不竹卿之肯也，故依之相思病已法几百遭。于今幸天上落来两个妙物，在吾手里，乃实卿之所以大笑话也，而今不怕你不肯，不然依就要出秀起来。你便了不得，了不得。今夜黄昏要到楼上，与你一乐也，卿可写一字来约我，要紧要谨。

写完了，念一念，拍手笑道：“好个情书，今夜不怕她不约我去快活一遭。”将书折好，又想：“要谁人拿去方好？”忽然想到巧儿：“使她拿去，便神不知鬼不觉。”遂欣欣将书信藏在袖内，走到房中，见浑家张氏还睡在床上。便去推开内门，偷了两三把炒米并三四个薄饼袖好了，步出房门走到老夫人房前。恰好巧儿掇浴桶出来，黄钺扯她到半边去，袖里摸出两样点心与她，又把那幅字交她寄与翠姐，说相公亲自拿来，叫她不要与小姐看见，就要讨回音。巧儿欣然领诺了，收在胸前，去倒了浴桶，走到楼下，将关门敲了两下。翠

楼在内问：“是哪个？”巧儿听是翠楼声音，便叫道：“翠姐，我是巧儿，有一件物要与你的。”翠楼疑是老夫人拿什么物来，忙开了门。只见巧儿拿一方纸送来，说：“是大相公送你的，就要讨回音，叫你不要对小姐说。”忽见小姐来到，巧儿缩住了口，急急走下去。翠楼关好门，和玉娘转到房中，遂将巧儿话说了。就拆开那折纸来看，果然是黄钺的手迹。见他文理可笑，白字连篇，字迹怪劣，又好笑，又好气。翠楼道：“若据此字中间说，天上落下两个妙物，显然是两个孩儿在他处了，不知是神鬼吸去的，还是呆子暗地里窃去的。”玉娘对翠楼道：“必是他思想你，闯上楼来，我和你在这里讲话，无人照管，被他摸到床上，私自将篮儿掇了去。”翠楼想了一想，跌足道：“是了，是了。我昨晚叫巧儿拿浴桶出来，因要与小姐说话，心慌忘记关了下边关板，直到寻了这孩儿，走到关边，方才晓得，把门闩还推在上边，未曾放下。这一定是呆子偷去了。”玉娘道：“如今必设一个良策回答他，不顺不逆，作个缓兵之计。”

翠楼沉思了两刻，对玉娘道：“他如今要我回话，不若假意骗他来说话，套他这两件物事在何处，到那时我再作计较待他何如？”玉娘道：“这个主意甚妙。”翠楼遂去到关前，叫巧儿来说：“你可悄悄回复大相公说，我已晓了。等到今晚黄昏后，可先到关口来等候，我瞒着小姐出来见面，与他说话。”巧儿听了，应声“晓得”，就去找黄钺，把翠楼的话一一说了。呆子大喜，到了黄昏后，便约会巧儿走到楼上来，咳嗽一声，将手就轻轻在板上敲了一下，玉娘两个已自晓得。翠楼近来，问：“是哪个？”黄钺听是翠楼声音，即应道：“翠姐，是小生。”

翠楼便开了上半截关门，露出粉面。黄钺见了，就魂不附体，便唱了一个大喏，笑道：“翠卿，施礼。”翠楼摇手道：“低声，恐小姐听见，不大稳便。我问你，日间写的字，你是怎么说？”黄钺笑道：“是要与你这样这样。”将两手作个势儿与她看。翠楼红了脸，低低应道：“你若要和我相好，须把实话对我说，我便依你。”

黄钺道：“我的娘，你要我呕出心肚与你看，也是肯的。”翠楼道：“你字中说天上落下来两个妙物，是甚东西？如今现在何处？”黄钺笑道：“妙物就是你的两位令郎，昨夜被我悄悄拿出去，寄在陆德房里。我思量你短事在我手里，不怕你不肯，故大胆写字对你说。此是实话，若一字欺你，便生碗大疔疮在口里。”翠楼见他口供是实，遂哄他道：“好哥哥，你既不欺我，难道我好欺你？只是今夜要我伴你不能，和你作事，待明夜罢。”黄钺就急起来，正欲说话，正听里面高叫：“翠楼哪里去了？”翠楼忙应道：“来了。”便摇手叫黄钺下楼去，闭了关门进去了。急得那呆子眼中爆出火来，只是无可奈何了

，闷闷的便自归房去了。

再说翠楼走到房里，玉娘道：“方才之言，我已句句听了。为今之计，怎生发付他？”翠楼道：“我有个毒计在此，管教这呆子吃亏。”玉娘道：“你有什么好计？”翠楼道：小孩子不在这里，正好赖他。今夜我和你就把他的字拿出来，就送到老夫人处。若明晚来时，小姐喝声有贼，待我先约定夫人房里几个蛮丫头，捉住了他，奉承他一顿老拳。”小姐笑道：“说得有理。”遂开了关门，走下楼来，到夫人房里。玉娘两眼流泪，将哥哥要强奸翠楼的缘由一一说了，又把这幅字呈母亲观看。老夫人看过道：“这个畜生，你老父不知造了甚孽，生下这个不肖儿子。”翠楼又哭道：“我家大相公现弄得两个孩子，寄在陆德房里，若翠楼不从，便要把孩子推在我名下。我想此事倘扬出去，不但翠楼受屈，连小姐的声名也不好了。”夫人道：“呆妮子，小姐与你的名节，哪个不晓得，我自然有个曲直。”又对玉娘道：“这呆子，作这等勾当。幸喜你父亲不在家里，他若知道了，可不气死。你今且上楼安寝，待明夜这呆子到那里，你便叫喊起来，我随即唤这些妇女拿住了，打他半死，出你胸中之气。”玉娘谢了夫人，和翠楼回楼上去。

到了次日初更时候，黄钺来到关门，把门推动。玉娘对翠楼道：“想是他来了。你去看他，他若无状，待我叫喊起来。”翠楼走到关门口，问了来历，知是那黄钺，便应道：“你在外少等些时，待小姐睡了，我就来唤你。”黄钺又等了一回，不见动静，去推那板时，还喜不曾闭，便捱身入去。忽被椅子一绊，跌倒在楼上了。玉娘喊道：“有贼在此。”楼下老姥、巧儿报知夫人。夫人领了养媳使女，各掌棒槌，赶上关去。见关门下有人钻出来，各举棒槌打去。黄钺熬不起，跌了下去，半个身子在门内，半个身子在门外，门内翠楼玉娘拿着木棍乱打，门外又被众丫头乱打。黄钺大喊道：“是我！不是贼！”

众妇女听了，方知是小主人，才不敢打。老夫人大骂一场，倒是玉娘劝解，方才放他回去。众人也各各回房。那呆子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不知明日又做出甚么事来。欲知后事，再听下回分解。

上一页

上一页

第十三回高大尹妙计怜才痴公子弄巧成拙

却说黄钺那晚被翠楼设计打得遍身疼痛，闷闷回到书房，气得一夜不曾合眼，思量要出这场恨气，千思万想，无法可设。忽然想道：“本府知府贾台，是我丈人门生，平素极有胆量，最善于断事。明日我去击起鼓来，叫他拿这般泼妇到官，拶的拶，打的打，那时我母亲却护她不得。可不出俺胸中之气了？”到了次日起来，就乘轿到府堂。此时正发头梆，那黄钺便将堂鼓连敲，吓

得众役不知黄公子为着甚事。那贺知府在私衙听见堂鼓乱敲，想是紧急事情，遂传鼓升堂。众衙役吆喝一声，黄钺叫屈起来。知府问是何人，衙役禀道：“是吏部黄尚书的公子。”知府听了，叫请相公。黄钺走到面前，举止失仪，言语失节。知府问道：“黄兄有何见教？”

黄钺道：“是被家人妇女打了。”

知府道：“家人侍女，怎敢打家主？”黄钺道：“是借家母的势来打我的。”

知府听了呵呵笑道：“尊太夫人岂不知道理，好教家人妇女殴打公子？其中必有缘故。须要说个明白。”黄钺道：“因一个泼丫环翠楼，私养汉子，被我拿住她的私孩，她竟不肯伏罪，反刁唆母亲领了一班恶妇，各执棒槌，把我打个半死。要求老公祖替我拿来治罪。”知府摇首道：“难处，难处。翠楼既是尊太夫人之婢，只该求太夫人以家法治之才是，下官怎好拿她？劝兄息怒，家庭之间，忍耐些罢了。”

黄钺听了这话，不觉挺起憨来了，说道：“老公祖差矣。朝廷叫你来做官，要治民间不平之事。我家翠楼这丫环，偷外汉不肯偷家汉，我受了她的恨气，母亲又替她作主。所以来求你，你又说她是夫人之婢，不好拿她，我便是我母亲养的，不好惹她。难道你也是我母亲养的，不敢去惹她？”

这知府见他一派痴话来冲撞自己，没了官府体面，想他是我老师的女婿，不好发作他，便自起身退堂去了，在后堂写个小票儿：为殴辱家主事，到嘉兴府秀水县速拿黄尚书家婢翠楼，与家主黄钺究报。差人发到县里去。

黄钺还在堂上骂道：“你这没用的太爷，做什么官？偷汉事也不敢问，只好会吃饭罢了。”恰好拿签票的差人出来，说道：“黄公子不须作恼，太爷已出票到县里太爷，替你拿人责治了。且请回家伺候。”就把票与公子看了。黄钺遂回嗔作喜道：“这老贺还是会做官。”就上轿回去。

且说府里差人拿了票，到秀水县来，正值高知县坐堂，便当堂投进。高知县看了票子，暗想：“贺大人好笑得紧，这个光头票子，又无词状情由，叫我如何好去黄府拿人？但上司之命，不得不依。我今且拘她来看是甚事。”就签了石朱票，差个公人到黄府中去拿人，限立刻解到。差人领票走出堂来，暗想：“黄府的人如何好去拿？她况又是女犯，这事怎么处。且女犯叫翠楼，就是黄府中出名的翠娘，极会作诗，是四方闻名的女史，谁好去拘她。如今只好设个巧计，唤一顶轿子，约一个伙计同到黄府，假说是太爷内子，说是奶奶小姐慕她才名，今日特差人请到私衙相叙，半日就送回府。黄府晓得太爷是个风烈的，敢不从命？骗出来时，送到官府，就由他处置便了。”当时便叫了小轿，同了伙计望黄府来。到得门首，门公人便问：“是什么事？老爷在东庄未回

。”差人道：“不消你老爷在家。我们两人是县里太爷差来的，因太爷奶奶小姐，一向慕贵府翠娘的诗名，今日奶奶生辰，备得有酒在衙里，特差我两个押轿来请翠娘到私衙和奶奶相叙一叙，立刻要等回话。烦你进去禀老夫人一声。”

原来这高知县名成璧，系扬州人，新中进士，一文钱也不贪，为官清正，不奉权贵，问事如神，所以满县缙绅，无一个敢慢他。门公进去传报老夫人，夫人就亲到楼上与玉娘、翠楼商议。两人都委决不下。老夫人道：“高知县是有名的好官，他奶奶一团好意，特来相请，怎么好却她？还着翠楼去相叙半日回来才是。”玉娘就令翠楼打扮齐整，送她出后堂。吩咐老门公跟轿送去。翠楼上了轿，立刻抬到县前。高知县还未退堂，差人同伙计商量道：“如今且叫轿子放在这里，我先进去把方才骗来的话禀明了，看官府如何口气，然后带进去。”伙计道：“有理。”遂叫轿子歇在县前，即飞跑进去，把去迹来踪，直对高公禀明了。高公道：“你们做得是，待我进后堂时，你带她到私衙里来。”差人领命出来，安慰了翠娘。少停大尹退堂，差人就催轿夫抬到后堂，请翠楼下轿，遂引入私衙，差人退出，门便掩了。翠楼眼见高公端坐在上面，只得跪下叩头。高公叫她起来，翠楼平身立下。高公举目看了，果真好个女子，不但仪容娇冶，而且体态幽闲。又想她的才学，真是世间难得这样女子。但府里差人说她小主人诉与贺太爷有私养孩儿之说，可惜是个失节妇人。我今日把好话叩出真情，再作道理。便问道：“你是翠楼么？”翠楼道：“婢子正是。”高公道：“你家大相公黄钺，今早在贺太爷那里，说你私养两个孩儿，被他弄住，你反撻掇老夫人和一班家人使女殴打他一顿。故贺太爷听了大怒，说：天下有这等可恨之事，定要拿你究出奸夫，连那孩子，立时置之死地，特委本县追究真情。但本县性虽热心若菩提，生平最重文字。我在这里为官三载，也曾闻你的才名、你的诗，不期你今日做出这样事来，岂不是白璧之玷，吾恐悔之晚矣。你的声名为重，如今到了本县面前，不起公堂之上，招出情由，不但你一身难保，还要究及他们，这两个孩子也不得所了。那时纵欲为你，也顾你不得了。我今吩咐衙役，只说我奶奶小姐请你赴席论文，是要问你个实情衷曲。你快快对我明白说，我先为你商量计策；你若一字含糊，便到噬脐无及了。”

翠楼见高公说了这个田地，便毛骨悚然，倒也感激高公。事到其间，也顾不得羞耻，只得跪下叩头，先谢了他，然后把那十州始末根由，与生那孩子不哭的缘故，尽情说了一遍，又叩头道：“求天恩老爷保全小婢母子，为邵生留得此一脉，实万世再生之德。”说罢大哭。高公见她已吐真情，就叫她起来道：“据你所说，邵十州是邵卞嘉之子，有什么为证？”翠楼向怀中取出十州做

的那首雪诗来呈上。高公看了，果然是他笔迹。便对翠楼道：“这邵生是我故人之子，只为奸佞害他，逃迹在外。不想他的姻缘，却在你身上。今日虽不知他前去的下落，且喜他已有个子嗣，我也管他欢喜。我如今且打发你回去，明日我到你府中，按问此事，你只白赖个全无，我自婉转周旋你罢了。”翠楼叩谢。高公立刻传到原差，讨轿打发回去。

到了次日，高公唤齐衙役，带了许多刑具，到黄府中厅里坐下。摆了案桌，一班皂快分列两旁，吓得黄府中家人，不知何事，齐上来打听。高公吩咐请大相公出来讲话，家人报知黄钺。黄钺便来相见，分宾主坐定。

高公道：“昨夜府尊大人发下一票，却是兄台之事。据票上所开女犯翠楼，下官闻是令妹之婢，不便拘得，且与兄有主仆之分，更不便一齐同审，昨已先唤她到内衙面讯一番。她口硬似铁，说并无此情。学生今日特造尊府，再唤她出来与兄面质，便好定罪，申报府尊了。”

黄钺就着人叫翠楼出来。老夫人听报这些情由，大骂黄钺，叹气连声。翠楼换了青衣，步出外厅。高公对黄钺道：“无事相干，兄与下官是个宾主；有事牵涉到下官，待兄便同子民。今日王府所在，曲直攸分，罪不在翠楼便归之兄，还须便服来听审。”黄钺听了，连忙脱下公服，穿了青衣。高公叫翠楼近前，喝问道：“据你小主人诉说你私养孩儿，你好好直讲上来，是与谁有奸而生的，免受刑罚。”翠楼跪下诉道：“老爷在上，容小婢诉个衷情，死亦瞑目。婢子是自幼服侍小姐的。家小姐性耽黄卷，朝夕攻书。婢子洗砚磨墨之暇，亦常吟咏诗赋相陪小姐，惟重关雎之化，岂敢欣郑卫之风。况家主夫人治家严肃，后堂之内，只有中甸妇女往来，并无三尺之童出入。小姐的卧楼，在老夫人房后，一出一入，必由夫人房内经过。况楼墙插天，飞鸟难入，梁间室上之行，胡为乎来？老爷但问合府男女大小家人。婢子之言，若虚一字，甘服上刑。”

此时众家人等不少俱在旁边。高公都唤来问道：“你们俱是黄府家人，还有外人？”众人齐跪下禀道：“小的们都是家人。”高公道：“方才翠楼之言，果是真否？”众人齐禀道：“家老夫人治家严肃，方才所言，是字字真。”高公道：“你们下去。”又叫翠楼问道：“据你方才所言与众人所证，像冰清玉洁的了。但你小主人与你有甚冤仇，忽然起的个无风之波，来诬陷你？且据他说有两个孩子为证。你若全无此事，这孩子是何处来的？还要说个明白，若有半字含糊，我就要用刑了。”翠楼又诉道：“老爷不问及此，婢子也不敢言，但家相公深恨婢子之意，有个缘故。”便将去年调戏她的情由，她把水泼湿了黄钺长面衣服，及前夜叫巧儿送书来，晚上私到楼上，被老夫人到来打了一顿情节，细细说诉。又道：“若说孩子二字，是男是女，是黑是白，多长

多大，今在何处，老爷自问相公，委曲便知，婢子毫不知影响。”诉说罢，便将黄钺写来的字呈上。门子接来，送上案前，高公取来念时，白字连篇，文理不通，不觉笑道：“这也是千古一书了。”遂叫翠楼下去，唤黄钺上来问道：“这书是你亲笔不消说了。”羞得黄钺惭愧无地。高公便作色道：“你是二品公郎，祖父书香一脉，不想去跳跃龙门，却思量窃玉偷香，岂是个道理？我且问你，这孩子今在哪里？”黄钺道：“在家人陆德的妻子朱氏处。”

高公便差人到陆德家里取那孩子，连朱氏唤来。俄顷间，差人取了篮儿，连朱氏带到案前。高公命掇那孩子，直到座旁放下。站起身来，把那孩子细细一看，说：“这倒好一对清秀孩子，像有两岁了。”暗暗将一个小包儿藏在孩子身边，竟没一人看见，就命差人掇下去了。吩咐一个皂隶：“快去唤两个少年乳母进来。”差人领命，不一时，唤到两个养娘。

高公道：“你去看那两个孩子，像是几岁的？”两人看了一会儿，禀道：“这两个孩子，像有两岁了。”高公道：“可抱他起来，验是男是女？”两个乳母各抱起一个来，解开袍裙看验。忽见一个小包儿落在地下，响了一声。高公叫取起来看，是什么物。差人忙拾起来递上。解开着时，却是一股金钗，一锭银子，一幅红绫裹着，写有几行字在内。高公看了呵呵笑道：“原来是这个缘故。”就叫朱氏上来喝道：“你好好说这孩子是何处来的，你丈夫知情也不知情？”朱氏禀道：“爷爷，丈夫向不在家，连小妇人也不晓得来历，是大相公拿来寄放的。”高公道：“胡说。不是你与丈夫两个知情，大相公因何偏寄在你处？”叫皂隶：“拶起来。”才齐得指，把索一收，杀猪一般叫喊道：“爷爷，且饶小妇人，待我直说了罢。”高公吩咐：“且松拶，待她招上来。”

朱氏哭诉道：“小妇人初五日黄昏时候，因丈夫不在家，关门去睡。忽听叩门声响，认是丈夫回来，开门看时，却是家主大相公。手中掇这个篮儿，忙吩咐小妇人，说一件宝贝在此，寄与你，好好看管，说罢就跑去了。小妇人不知缘故，因怕大相公，只得掇到房里。方才老爷来唤，实不知此孩儿是何处来的。如今相公现在下边，只求老爷问他便晓得，小妇人是冤枉。”

高公又叫黄钺上来问道：“朱氏说她不知情。我且问你，这娃子是何处来的交付她呢？”黄钺道：“是治晚生在翠楼楼上拿去寄与她的。”高公道：“你拿这娃子时还有何人同见么？”黄钺道：“只有晚生一人，无有第二个。”高公道：“令妹楼上服侍的，除翠楼外，还有何人？”黄钺道：“还有一个老姥，一个十二三岁的丫环巧儿。”高公也唤她俩到案前，将许多刑具放在她俩面前道：“你两个只要直说，一向在楼服侍小姐，曾见有这孩子不曾，若不明言，就要拶起来。吓的两个一齐哭道：“是从没有见得，也未曾闻有小儿

啼哭。就是夫人房内，还有许多妇女在楼行动，难道常瞒得？”那个高公要拶她俩起来，里面老夫人房中赶出一二十个妇女，都来替这老姥巧儿两个叫屈，说她们都在楼上转动，果是从未见有个影儿的。高公便叫且放了拶，再唤黄钺到案前道：“黄钺，你这没良心的，你只为要奸骗翠楼。她守志不从，也是她一念贞洁，你却与奸奴设计，不知在何处拾得这一个小孩子，却要移张公帽李公戴，如何移得去？若说这孩子是在翠楼楼上取得时，你该在本处指破她，才是奸真事实。纵然要取她出来，须要眼同一二人说破，或是当时便交尊堂老夫人处，方使翠楼无可推诿。若单据你说，独自拿去放在朱氏房里，焉知不是你在别处弄来之物，嫁祸与她？况且方才那孩子身边，现有一幅有字的红纸和一股金钗、一锭银子是实据的，你们不消推说别人了。”吩咐礼房：“恐黄公子认不出纸上言语，你可明读一遍与他听。”礼房高声读曰：

男二人，年二岁，甲申年八月十五日戌时双产，四方君子收留者，奉金钗一股，白银一两。若得抚养成人，老幼并感。

读罢，高公复呼黄钺近前叫声道：“这两个孩子，明明是你那迎主之恶的恶奴陆德所为，不知在何处拾的此子，便与你商量，装在翠楼名下，恐吓成奸。翠楼如何肯服？今该追那陆德出来一顿板子。敲死这恶奴。只是重究了他，便在你面上不好意思。我如今全了你的体面，姑免追究他罢。你服也不服？若不服罪，我便立刻要追陆德这奴才到案来。你起来，不怕你不

招出和他同谋之情，究追他何处来这孩子。那时我请你尊翁老大人回府，面告过了，把你与陆德都解到贺大人台下去，枷号出来，以警将来。你若服罪，我便姑恕你罢。”

那呆子自听审这半日，已是胆都吓碎了，且高公说要请他父亲回来，再解到府堂去，一发魂飞天外，不觉肯错认个不是。乃言道：“这孩子其实是陆德路上拾的归来的了。凡事求老父母??人海涵。”高公方才放下脸道：“若是这般说，学生只得从轻申复贺大人便了。”

又唤朱氏上前道：“若论你丈夫迎主之恶，本该重究，既已惧罪预逃，姑免究。念你既不知情，相公累你受害，这孩子篮内的银子金钗二件，是因你有几宵哺乳之恩，我赏你拿去。”朱氏叩头作谢去了。又唤翠楼来道：“你相公虽要栽你，耐有主仆之分，你该正言相拒，或诉之老夫人治他才是，不合以水污他衣裳，又同主母赠之以拳，似有犯上之罪。但你家主不应以路拾之儿，诬你肚中之物。皆非其道。我今看你老夫人分上，不好难为你，你可到小主母那边去请罪罢。”又唤衙役带了那两个孩儿回县：“怜他是无母之儿，唤两个养娘，每人给工银十两抚养他。”断罢，上轿回去了。黄府中男妇和一郡百姓，没一个不称他断得明白。翠楼上去到得楼上，和玉娘感激高公这般曲全，又

不明白孩子身边带的字和两件物事，不知从哪里来的，一时悲喜交集。悲的是邵郎信杳，孩儿又离去；喜的是孩儿去了，脱了祸胎，且在高公处，所得依了。惟有黄钺肚里又气又恼又羞。明明两个孩子在楼上拿下来，情真犯实，却反变出许多不明白的事来，倒屈认自己做出的恶名。一则恐怕父亲回来得知了见责，二则又怕妻子埋怨嘲笑，只得闷闷的叫一个小童随了，带几两银子，躲在城外一个草庵中住了三个月，方敢回家。

自此两个孩子，竟在高公衙抚养。玉娘翠楼在楼上思念邵郎，未知在霍小姐处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上一页

上一页

第十四回霍孝女途中跨凤老忠臣白日归天

却说霍公为奸臣陷害，家眷都被带进京，连文新也被差官认作他女儿，同春晖小姐一路起解，只带家人霍忠同行。那春晖小姐见老亲被围，愁颜不改，只恨自己不是个男子，何以替得父难。所以一路行来，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就是与文新极相爱契，也不曾与他笑话。霍公在船上偶然感了风寒，睡了五六日，她衣不解带，烹茶煎药，在床前伺候，听霍公咳嗽声响，便问父亲可要汤水，执壶斟上。霍公见了，心上过意不去，对她道：“我儿，这样寒天深夜，却为我有病恙，你在此吃苦，你早些去睡罢。”春晖道：“爹爹宽心安寝，孩儿自睡去罢。”

小姐虽如此答应，仍旧不与霍公称道，悄悄的和衣瞌在桌上，将灯藏过，才一闻床上有些动静，便起来问父亲，可要什么。如此五夜。第六日，霍公痊愈了，她方才解带安寝。又行了几日，看看行到河南交界，将要起陆路。霍公那晚睡到半夜，忽梦见一青袍角带官员，直至床前，手执一揭帖跪下禀道：

“小神乃本境土地，上帝因公一生忠直，今特授公为天下都城隍，后日丑时时分便有官吏来接，前任是吏部侍郎邵爷，今已任满，转生九天巡行者，专等明公交待，故先差小神来报。”

霍公听了，骇然问他：“邵公是何人？”那官员道：“他现有令孙大贵人在尊舟，询彼自知。”遂告辞去了。霍公醒来，却是一梦，残灯未灭，手中还执有他禀帖，披衣起来看时，是素黄纸一折，并无字迹，心中大骇。等到天明起来，夫人、小姐、文新、小桃，都在前，霍公对夫人道：“你夫居官三十年，幸喜无负朝廷。今阳数已绝，明日便当永诀。”又对春晖道：“我儿今年长成一十六岁，因你才貌双全，难于择婿，未卜东床。我今不及见你牵红绣绸，奈何？”春晖道：“爹爹长途珍重，今日为何忽讲这个田地？”霍公便将昨夜梦中之事，述于夫人小姐听了。春晖道：“爹爹梦寐之事，必未可信。”霍

公道：“我一生正直无私，鬼神乃有欺我之事？现据有票揭在此。”把梦里接着那黄纸条看了，大家毛骨悚然。霍公道：“我倒忘记了，据梦中神道之言，我代前任尊神是吏部少宰邵公，他有个令孙现在我舟中。这话不可解，难道新姐就是邵公的令孙不成？”便唤文新近前问道：“我晓得你在我舍甥那边，却不知得你来踪去迹。我想神道所言邵公者，只有长安集贤村少宰公，他令郎邵卞嘉，与我是通家兄弟。卞嘉只有一个令郎，讳十州，自八九岁上，我曾在他府视见，晓得他并无姊妹。难道就是你不成？你可实对我说个明白。”文新跪下道：“老恩伯在上，小子便是邵十州。”霍公吃了一惊，拉他起来道：“贤侄为何至此。”

十州就把从前及改装之事，细细说了一遍。大家俱惊得呆了。春晖听文新说是男子，就闪开半边去了。霍公沉吟半晌，忽然笑道：“这也是天作之合了。”便对夫人道：“我看邵生一表非凡，兼又青年博学，蟾桂高枝，我意欲把女儿配他，未知夫人心下如何？”老夫人道：“这事只凭相公主意。”霍公取历日来看，恰好今日是个黄道吉日。因说道：“昨日莫知县送有酒席一桌，还是未动，今晚就作新人合卺之席罢。”命小桃请小姐出来。小桃进去，请了两次，方才出来。夫人道：“我儿，你爹爹有命，把你配合邵郎。这也是个佳偶，今晚就是花烛之夕了。”春晖低低答道：“终身之事，自凭爹爹母亲做主，但有两件不便之事，孩儿未敢从命。”霍公道：“有甚不敢？”春晖道：“邵郎若无改装相随这个缘故到也罢了，只是他一向男扮女装，追随至此，今日忽然缔婚，变女为男，恐被外人谈论，女孩儿倒是无丝有线了。第二件，爹爹遭难之秋，孩儿正寝食不安之际，况爹爹说明日是仙道之期。若果为真，正人丁茕茕苦块，岂敢效于飞之爱。有此两件不妥，是以孩儿敢违大人之命。”霍公道：“我儿，你说的话，虽是有理，但君子守纪，智者变迁。这邵生因权奸当国，要害他全家性命，所以不得已改头换面，屈曲依人，也是没奈何做的，休为狗偷之辈。且你冰玉清洁，志凛寒霜，谁人不晓得？今日作合，何用嫌疑。若说到我身后之事，不思新婚，虽是你的孝思，也须想我只生你一个，并无兄弟，要看你成就终身之事，方才放心。你今日在我眼里从了邵郎，可谓倡随得人，我就死也得瞑目。”

春晖低首无言，走了进去。文新辞霍公道：“小侄蒙老恩伯厚情，非不感荷。但小侄双亲久违，且在触藩之日，不告而娶，益深不幸，还求老恩伯再择高门为妥。”霍公笑道：“贤侄不须谦逊，我和你今日两家俱值患难之秋，不必拘拘礼节。成亲之后，且慢更改面目，私尽夫妇之道，阳仍姊妹之称，少不得老夫归天之后，候旨定夺家属，那时有事无事，贤婿相时度势而行。”

说话之间，渐渐日坠西山。霍公催促夫人代女儿妆束，让后舱房与她做了

新婚，自己移房来中舱铺下。吉时将近，点上两支高炬，小桃拥簇小姐出来。此时文新也换了霍公的青圆领公服。两个新人，灯光之下，照耀如天仙相似。先拜了天地，又拜了祖宗之位，然后拜了霍公夫妇，双双携手同入洞房。小桃自己摆下那桌酒在后舱。文新换去公服，入席饮酒，虽是相熟面孔，也未免装腔作样，只是略坐饮了几杯，吃了些饭。小桃收了酒菜，净桌子，带上门，就出去了。文新勾了春晖香肩，双双坐于床沿上。文新先脱了袍服来代春晖解衣，春晖再三推阻，被文新强按住，松了浑身上下纽扣，抱入衾中，又除了小衣。

春晖道：“奴此身总属于君，但是我父母在患难之中，儿女无偷安之事，巫峡行云，请俟异日。”文新道：“小姐之言固是。只是夫妇乃百年之大事，一夕伊始，终身永赖，若是今宵错过了良时，反为不美。日间尊翁大人对小姐讲的，难道小姐就忘记了？”春晖被缠不过，只得顺从，行夫妇之礼，自不必说。若论文新完婚，此次是初出茅庐第一功；而论征进，乃是三出祁山。盖前在玉娘，乃暗渡陈仓，此则明修栈道。相抱睡去，不觉红日已升。

二人起来，霍公将家事写明细账一幅，交与文新夫妇讷。下午便设一席酒，四人坐下，先对夫人说了几句永别的话，又安慰夫妇，更唤老家人霍忠进来，吩咐善事主母与小姐。遂命烧汤沐浴，换了衣服，写就一道遗表，望北拜谢了朝廷，向南拜过了祖宗，然后开舱请校尉官进来相见。霍公道：“下官致仕在家，蒙圣恩下逮，待罪来此，今呈上帝宣召老夫为天下都城隍之职，定与即夜丑时赴任，不及面见天子了。兹有遗表一道，烦天使带上，转达天朝。老夫乏嗣，只此二女，老荆和婢子，一概感烦大人垂青，就此永别。”那校尉听了这话，恐怕他暗服毒寻死，倒用心防变，紧贴得霍公坐船，伺候霍公动静。

且说霍公自送了天使出去，遣开夫人小姐辈，静坐前房。到得半夜，见车马役从纷纷来接，便闭眼上轿而去。老夫人和春晖、文新、小桃四人，闻得前舱一阵香气逼人，忙开后舱门来看，霍公端坐瞑目去了。大家号陶大哭起来，外面校尉官忙进来看验，见霍公这样死法，不胜骇异。忙倒身下拜，就赔五十两银子，着地方官员买一具沙板盛殓，又送二十两银子，为纸帛之费。即委地方官员照管老夫人，一只船自星夜复命去了。春晖和文新堂前尽哀，夜不解带，伴着霍公的灵，过了四十九日外，卢杞标旨倒下，家属流徙广东潮州府安置。老夫人望北谢恩，遂起身南来。

行到瓜州，文新与夫人商量道：“岳父之柩不便远挚，不若暂寄此处山寺中，倘候有归来日期，带回家中去，何如？”夫人与春晖道：“有理。”

当晚，船在金山脚下。上去对寺僧说了，送了三十金谢仪，又蒙众僧做了一夜功德，抬放在一间绝净的房里。三人一齐拜辞霍公神位，痛哭一场。文新

又感霍公情谊，题诗一首，写在壁上。随即开船。行了两月余，才到潮州府。便着霍忠去租房屋居住。霍忠去了半日，来回复道：“租得一所房屋，是一个大乡宦的房子，十分洁净，且又家伙齐备。”夫人欢喜，即叫三乘轿子到那里去住。见是三间房子，庭边栽有数株绿竹，后面一个荷花池，北窗相映，清香郁人。老夫人做房在东边，小桃横一榻相伴，文新与春晖做房在西边。是夜文新久旷之后，意欲求春晖一叙芳情，春晖正言拒道：“男女之欲，人孰无之？但妾身花烛之夜，一赴阳台，遂符熊梦，今已怀孕半载，岂宜妄动。且读书明理，须法天时。今大火流行，正人身真阳尽泄之时，应保身预养，勿为情欲所伤。”文新见说得有理，亦不相强。

自此文新与春晖在潮州住下，心中却甚念玉娘和翠楼，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上一页

上一页

第十五回 狮吼时炎凉历尽 鹿鸣日丽艳联芳

话说嘉兴知县高成璧，居官清慎，断事廉明，三年考谕，奉旨钦取进京。欲起身四五日前，高公与夫人商议道：“前日收养这两个孩子，幸俱长成聪慧，皆认你我为父母，竟不知另有个父母在哪里。但收回之时，从未说破，黄家老夫人至今尚在睡梦里，我欲遣人去通消息，恐反起疑端。若不别而去，使彼不知二子下落，予心何忍？”夫人道：“此亦何难。只令假说我家小姐久慕黄小姐妙才，要求写把诗扇，吩咐妇人进去，随机应变，私对翠楼说之，使之放心，便可远去。”高公道：“有理。”随即差一个家人，备下几色礼物，送到黄府来。此时黄夫人染些微恙，不去起身，即命翠楼接待，收了礼物，摆酒款待来宾。那妇人看见无人在旁，备细将老爷奶奶进京，要带两个孩子去的意思，对翠楼说明白了。翠楼口虽不言明，心下十分感激那高公。玉娘悄与翠楼斟酌过了，私写下一封字，附寄孩儿，又回送许多玩物诗扇与高奶奶和小姐。妇人谢别而去。从此玉娘翠楼，遂不下楼，供奉白衣大士，终朝礼佛看经。凡有来说亲，俱不应允。黄公夫妇见她才高，不能轻就，也不强她。直到二十四岁上，老夫妻两个要通她纳婿，玉娘道：“必才如邵解元者方可，不然宁可终身不字。”再逼她时，就要秃发为尼起来。黄公只得停了此念，还差人四下通访邵解元踪迹。后来家人回复黄公，说那解元合宅男女，随同乐公弃官逃遁，已有令旨追究。黄公将此言，说与女儿。玉娘道：“且再看几年，有什么消息。”自此黄公竟丢了这念，任玉娘决志不提。

却说高公进京，选了吏部给事中，便把卢杞奏了一本，就削职归家，优游林下。过了几年，他公子高旷年已十九，满腹文章，此时带回的两个孩儿，也

有十四岁了，胸罗经史，笔走珠玑。是年三个学生，一齐入泮，一个唤作高邵才，一个唤作高邵学。亲友填门拜贺，高公十分欢喜。那日席上有个同年乡绅武陵源，原任山西观察，丁忧在家。他曾见过二高的文字，是将来大人物，心下欲将季女琼碧择配高邵才为婿，就央个庠友肖韶美达知高公。高公应允，要选吉日行聘。只有武公夫人蔺氏，是个极不贤的长舌妇，访知高公是个穷官，不肯与他联姻。因武公夸说女婿才貌，又蔺氏有个亲弟兰廉侯，从旁经口赞扬，因此蔺氏勉强从了高公。送了聘来，回聘极其丰盛。不意定亲后一年，遇着荒年，高夫人程氏又患疾而亡，高公家业日渐陵替。武公虽时有所赠，究竟坐吃山空，岂能长继？武公见此光景，说请邵才来家读书。蔺氏见女婿虽生得清秀，只是寒酸之气逼人。初来二三月，也有三分礼貌相待，以后渐渐待慢起来。武公又私下把些东西与女婿寄送高公，被蔺氏得知，便与武公大闹一场，遂十分厌起高邵才来。这邵才生性又是极孝的，在制中通身布服，终日愁颜不改，又不茹荤，渐渐黄瘦起来。凡是讨茶饭时，蔺氏口里只说讨去与病鬼吃。这些家人妇女，见主母轻慢他，个个都学起样来，当时也不叫相公，到人背地只唤他是小高，每每故意使他听见。只有武公到底敬他，见这个蔺氏这般光景，心下着实不安，就要选择吉日，把女儿配合，使女婿有所依托。蔺氏嚷道：“他家也是做官的，难道不知理数，六礼未修，如何就要做亲？”

武公主意定了，也不顾蔺氏嚷闹，竞选定九月十三日戌时合巹。蔺氏将礼物不置，只这随常衣服，若平日有几件好衣服，并那零星物件收好，又不许在正房屋里住。武公被闹不过，只得把书馆将就与他做卧房。到得吉夕临拜堂时，蔺氏又骂道：“瞎眼老贼，好端端的女儿，编拣这样穷鬼嫁他。我看他嘴脸不饿死就足够了，还要指望发迹。”

三朝款待娇客时，各亲俱来相会。这蔺氏的大女婿洪监生，是洪内翰的儿子，是百万之富的。二女婿是都堂呼延禄之子，叫作呼延升，文理欠通，竟买个举人在身上。这日来会亲时，跟随女婢，好不齐整。只有高邵才一贫如洗，寒气逼人。二位阿姨晚上，到小妹房内看看，两家有二十余个丫环乳母辈，跟随拥进。入房里冷冷清清，不像模样，都掩口而笑，蔺氏故意把些冷言嘲笑，琼碧只是忍气吞声。原来蔺氏是个小家出身，性只爱奉承富贵，搬是非的人。大姊妹两个都晓得做娘的性子，平日极力哄骗母亲。这琼碧生性是个端贞的女子，比两个姐姐多识几个字，文理最通。一向姊妹们是同面不同心的，所以今日同母亲也三言两语的讥笑，琼碧心内暗暗叫苦。且喜夫妇俱是少年美貌，男欢女爱，十分相得。高邵才虽新婚，而日夜书声不辍，半夜方眠，武公听了，深自叹服。惟蔺氏管待邵才，茶饭不得荤酒。无分上上下下，除了武公，没一个不怠慢他。过了半年，不知受了许多不堪光景。

一日是二月十二日，乃武公五十岁的诞辰，亲戚都来拜贺。洪家呼延家送的是彩缎金爵，约有二十余色，高家不过是烛面鞋袜之类。藺氏故意把大女婿、二女婿、三女婿之礼物，摆在桌上，逐样指明是某家的，与众人看来看去，要使高邵才夫妇没趣。晚上酒席散后，大家进来拜谢。这洪呼二家面前，也有斟茶献酒的，也有掇汤伺候的，惟有高邵才撤出半边，无人理他。种种炎凉势利，只为藺氏做了这样子，下人便奉迎主母之意，顺风使来，不怕高邵才夫妻二人志气辍了。一日高邵才发个念头，要到长安去走一遭，或者博得功名到手，破破势利闲气。夫妇到高公处，将岳家事情细细述与高邵学听了，兄弟两个抱头大哭一场。高公听见，不知为什么缘故，私下去问高邵学道：“你哥子回家，何故悲惨？”邵学就把哥子的话，转达父亲。

高公叹道：“这也是命之所招，只索忍耐罢了。虽今年秋场在即，娃子家六七里路，从未出门的，如何好去得。”遂唤邵才到面前来劝慰他。邵才落了几点泪，跪下告道：“孩儿不孝，不能侍养父亲，志欲远游。”还未说完下句，只见外面传个帖儿进来，说有福建来爷到。高公看时，写是寅年弟来之安拜高同年的。进士出迎，相叙寒温，促膝谈心。原来这来公是福建汀州人，高公同年进士，又同在吏部观政，与高公意气相投。原任刑部左给事中，今服满进京，特来相谒，匆匆就要开船。当下高公留他便饭，三个公子都出来相陪。那来公自目不转睛，把年侄只管看，对高公称赞道：“如何老年兄，有这般好令郎。”高公谦逊了几句，直谈到晚，高公便留来公宿在家下。邵才对高公道：“来年叔此去是直到京的，孩儿不如附了他船去，还赶得及秋试，到彼时只图个进场之策便了。”高公道：“若得赶这个方便，我便十分放心。”高公随将此意说于来公。来公喜道：“这是妙极的事，盘费都在小弟身上，不须年兄费心。”高公称谢。

夜深即寝，邵才随父亲到里面来。只见高公取一个拜匣在面前，唤二子过来说道：“我儿，你听我说，你二人是我螟蛉之子，你还有嫡亲父母。今我说明白与你听，你须博得功名到手，图得一家骨肉完聚方好。”便将他父亲避难根由，与那母亲守志不字之始末，细说一遍。然后开匣取出一本雪梅集来道：“这便是你父亲从前的制做。”又取出一个小封套来，有字两封。又道：“这是你亲母的手迹。”二子接了，跪了拜谢道：“蒙父亲抚养成人，孩儿一向未知就里，今日方晓来历。”高公道：“你二人只要功名早就，快快访你父亲的踪迹要紧。”挽了他二人起来，高公吩咐邵才道：“你今可去向媳妇说明日要去的事，也好打叠行囊，收拾些路费，省得明日起身时，匆匆不及。”

邵才领命，连夜归去，对琼碧说了。琼碧料阻他不住，自听他去，夫妻二

人说了一夜话。天明起来，琼碧收拾她钗细之类，约有五十余，付与丈夫，叫他变卖为途中之费。邵才又叮咛，不要与丈母说明，在房中点检停当了行囊，就去书房里拜别，武公错愕问道：“贤婿为何忽想远游？”邵才推辞对曰：“承家严之命，送来年叔上京，不久就回。”说罢，拜辞武公要行。武公在拜匣内取出白银三十两，赠为路费。邵才收了，别过武公，又对琼碧说几句心腹话，忍泪拭眼，叫人挑了行李归到家里。高公见邵才来，便问：“行李可曾修齐备了么？”邵才指一指道：“我已叫人挑进来了。”便拜辞父亲，且又到母亲灵前拜过了。然后兄弟拜别，将那本雪梅集，上下分开得两本，各执一卷在身，又将母亲写的字，也带一幅在身边。一路同来公设个计策，认他是父子，随任观场。交礼二部都批准了。高邵才因改作来邵才，入试中式第五名。好不得意，感激来公不尽。到十月初各省解到乡试录，来邵才把江南试录一看，方晓得高邵学中第九名，高旷中十二名，两个兄弟仅登乡榜，那来公老大喜之不胜。

一日有个同年乐志彬来拜，见桌上半本雪梅集，便问道：“年兄这集从何而来？”邵才答道：“偶从一处得来，年兄曾会此人否？”乐志彬道：“可惜好个风流解元，一别十五秋，如今不知飘流何处。”来邵才忙问道：“年兄何处相会，他又何年相别？致叩始末。”乐志彬就把邵十州始末细细说了一遍。今等邵十州被李道人神风吹去一十五年，未知下落。今卢杞已遭贬死，朝廷尽救那为卢杞贬降官员，前月初十日已奉有司贡衙取出一折纸来，看却开得明白

:

都御史冯之吉，起用吏部左侍郎。

左春坊欧阳渐，起用国子监祭酒。

兵部尚书霍达赠少师，荫一子。

吏部给事中高成璧，起用太常寺正卿。

淮安知府乐为菁，起用嘉兴道御史。

龙城知县郁有道，起用嘉兴府知府。

锦衣卫都指挥费而隐，起复原官。

锦衣卫千户陆尚质，起复原官。

解元邵十州准复会试。

高邵才看罢，乐志彬道：“卢贼时无辜受害的官员共九十七名，只此人员，是因邵老叔连累的，今尽行升转。诏到之日，即期赴任。家看此时，想已到越矣。”

邵才问道：“年兄为何不在本省乡试，却在北场入闱？”

乐志彬道：“小弟随家严同邵老叔避难江右一十五年，至今年正月李道人来说，夜观星象，妖气尽消，文星独显，诸公可以出头。故此邵老叔自同李道

入从吴越一路寻他令郎去了。家君同小弟到淮安驻足，打发小弟进京观望，就援例入场，故得附骥尾来。”

邵才肚里已是明白，邵卞嘉是我亲祖，已有信在吴越了，但不知父亲在何处，心下踌躇。乐志彬道：“年兄何用费思。”来邵才道：“小弟是邵氏至戚，急切不得去见他，所以沉思。”乐志彬道：“今圣恩准十州会试，他明年自然来京会试，那时就可相会了。”来邵才道：“此言有理。”只得安心住在长安，待会试过了，寻取父亲。未知得见他否，且看下回分解。

上一页

上一页

第十六回访亲闹误入花宫落火坑狂淫禅院

再说霍夫人自居潮州府后，到十月中，春晖生下个男儿来，大家欢喜，取名小春。过了五年，文新因想父母，心中如割，又思玉娘与翠楼音信不通，未知光景如何，岂不耽误她们青春少年。一日对夫人和春晖商量，要悄到江右吴越一路寻访父母消息，便道看看岳父灵柩，兼候一候玉娘翠楼。霍夫人久有此意，未曾说出，今见文新话及，与女儿皆道去走一遭。择了吉日，把八十金买了些药材，打扮个小客商模样，辞了夫人小姐，春晖就写书寄候玉娘。文新搭了小船，晓行夜宿，不只一月，已到南昌，把药货上了客店。次日文新偶闲步行，有三里之地，望见一个殿宇甚大，苍松古柏，环绕茂密。文新乃自忖道：“这等境界，必是清修之地方，何不进去随喜一番？”行到寺门，只见上面题着青莲宝岸四大字。又行到第二重门，正门关锁，旁边一个小门半掩。推开进去，是一个大雄宝殿，上到殿中，便倒身礼拜。起来闲步，忽见一个小僧出来，张了一张，走进去了，俄顷间又是两个出来探一探，又缩过去。不一时走出个中年的来，向文新问讯道：“尊官他乡何处，何事降临小庵？”文新方晓得是个女儿庵，答道：“小生从东粤到此，偶然信步行来，不知是女菩萨修行所。”那尼道：“原是远方檀越，请进里面随善奉茶。”文新谦道：“不消，怎当此。”尼固请，只得随她进来。入了小角门，转弯抹角，方到一深院，收拾得十分整齐，铺设之类，色色皆精。又见两个少年尼姑出来问讯，请坐。一个十五六岁女童，献上四盏茶来。茶罢，文新起身告辞。中年尼姑道：“尊官到此，尚未奉斋，如何就要告辞？”文新道：“小生敝寓甚远，有三四里路，还是早去为便。”那尼道：“贵寓虽远，再坐一刻也不妨。”

文新看这些尼姑，个个妖艳，眼色撩人，觉得不像个正经出家人，决意要辞出去，怎奈这些尼姑，你一句，她一句，甜言美语，再三相劝。文新只是默默不出一言，却自去观玩。那壁上联轴，皆是名人书画，色色可人，迷眩心目。信步行来，转过廊下，别入一室。文新举目一看，见锦幕四围，沉檀扑鼻

，书画古玩，罗列满目，种种富丽，皆人世罕见之珍，无价之宝。转眼一张，又见那边壁上挂一古琴，外镶黄馥二字。文新暗想，此琴材质非凡，但未知其音调何如耳。这些女尼随后，跟随文新游玩至此，见其光景，似不像留他得住的，口中吟出二句歌词云：无计留春住，东风利如刀。其意盖以为她有心要留文新，而文新无意留住也。文新转身便问道：“女菩萨口中说什么，想是已耽吟咏否？”这些尼姑便齐声应适：“相公何轻眼觑人至此，我辈虽系空门贱质，实是宫室名姝，性耽黄台青灯，故长损尘念而入空门耳。今见相公风流俊雅，满腹牢骚，故不愧羞耻，窃欲领教于万一。”文新意尚未决。这尼姑虽非淫邪之徒，然专好与文人谈论，今文新出口不凡，知必为才子无疑，决意欲留他，便心生一计来，假说：“相公来了半日，想腹中已饥，待小尼去伺一味中吃的点心来，请相公。”便留两个徒弟相陪，自己却去厨下弄了一回。俄顷之间，掇得一盘糕来，请文新吃的。文新不知是计，且又腹中果然饥来，况且糕味甚佳，一连吃了八九块，便觉身轻脚重，早已瞌睡在桌上。原来此糕乃秫米磨粉，烧酒拌匀，晒干复浸，如此五六次，又和好奇花及许多热物在内。今日文新正坠其计。当下见文新昏迷不醒，众尼便扶文新人内室，到床上睡好，又留徒弟服侍文新，自去摘下一壶热茶，以俟文新醒来口渴要吃。及至漏下三鼓，文新方才慢慢醒来，口里还说好醉好醉。开眼看时，见那灯烛辉煌，众尼伺立。起来穿好衣服，往外就走，急得这些尼姑赶上拉住，乃道：“三更半夜，山门俱已落锁，相公要何处去？”文新无可如何，只得暂住一宵，思量明日回去罢了。晚上，诸尼争相与文新快活，直弄到精疲力竭方罢。翌早文新未曾起来，诸尼早备得芡宝茯苓糕，人参龙眼肉汤，掇到床上，要与文新点心。文新俟用过早膳，便要谢别出去。众尼齐道：“相公何性之急也，敝庵虽陋，绝好僻处山林，别成世外，又无车马尘纷，相公何不暂住几天，一豁其胸衿，琴棋诗赋，尽可以消闲过日。况我辈又欲请教一二。相公以为何如？”

文新被缠不过，暗想我命何蹇至此，今日才到此地，不意闲步遇此这般泼尼，真是无计可施。急得目瞪口呆，欲要声张起来，怎奈墙高插天，门深似海，非徒无益，恐及致害。左思右想，无可脱身，忽然想起：“李虚老的秘囊装在衣衿内，何不拆开来一看，必有甚解救的方法。”推个解手，背地里拆开来一看，呆了半晌。你道写的是什么说话？却写道：

九年方脱莲花岸

外另一纸，附那保元养气秘术。

文新看完暗想：“李虚者既知得有今日之难，何不预先替我说明，免遭此厄，倒说九年方脱此地。想是天数已定，罢了，罢了。急也无用。”只得安心住下，与这般尼姑分韵赋诗，弹琴唱和，恣情大战。在庵一月有余，个个通名

道姓，方知老尼法号幻如，徒弟松风，水月，闲云三人，此外服侍的女童老姥未知其数。

一日见了一个女童，手掇一个盒子进来，对幻如道：“师太命我拜上师父，因闻得近日得了个仙客，未及奉贺。今先送一盒点心在这里，少顷还要屈师父与几位师兄相同过去，随喜一番。”幻如答道：“晓得了，我即刻来。”这个女童应声自去了。少顷又有一个女童卷发的，来清道：“师太等候已久，即同仙客一齐去罢。”

幻如对文新说了来意。文新说：“知道了。”即与幻如携手同行。走了一会儿，方进小门，又行几步，过一小桥，终是佛殿。入了佛殿，就有老尼姑出来相迎接，随后又有四五个不削发的少年美妇，一齐接见，迎入里面，分宾主坐定。文新就问师父的法号，那老尼答道：“老身贱字真空。”指下坐五人：“皆是愚徒，名闲如，寂如，空如，静如，皎如，皆是阀阅名家，在此修行，一向凡心不动，念道甚深。昨日闻说幻如师兄接住仙客，那后生辈闻及仙客出风入雅，绝妙诗才，各自见猎心喜，不揣固陋，欲班门弄斧，未知相公肯赐教否？”文新谦言：“作才谕劣，何足当品题。”彼此闲谈一番，便欲奉杯入席。俟坐已定，轮流把盏，猜拳行令饮酒。文新见那末坐一美妇，年可十五六，生得分外秀媚。询其道号，知为皎如，此人乃才高道韞，出口成吟。文新见她，加敬十分，她亦十分敬爱文新。言谈之际，不觉红日西沉，杯盘狼藉，各自起位闲步。少顷女童献上香茶，文新吃了几杯，女童提灯引文新往睡。真空先拉了文新，走到床前，脱得精赤，倒在榻上，把双脚竖起。文新便跨上去，放出本事，极力抽添。然后众尼一一与文新欢娱，五人中，皎如生得秀媚，文新就拉她同睡。文新住此，可是数十余天，自此真空幻如互为宾主，若非东院排筵，即是西庵设宴。日复一日，光阴迅速，文新住此，不觉有九年矣。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上一页

上一页

第十七回老封君观诗忆子小公子得意回乡

却说邵卞嘉和乐与人匿迹于施宏德之家，春去夏来，秋还冬往，转盼之间，过了十四年。到十五年春，正月初旬，李虚斋来望他，一见面便称贺喜，说：“贫道夜视天象，奎光柄于紫微之间，应贤人得志之秋，金壬消志之日，二公俱可以出头矣。”当下就请他离了地窖，在厅上来坐。李虚斋对乐公道：“贤乔梓气色焕发，秋间并有佳音，即今当往贵省一看家园，星夜作速进京，明公准于淮阴一路伺候纶音，今可即先北上，功名垂手可得。”贺道：“同邵卞老游吴越间，访有二兄消息，冬尽春初，或者得晤明公子越地，也未可知

。”遂选吉日与施宏德设祖帐于郊外，痛饮一番，洒泪分别。乐公往福建，到家数日，便同乐志彬北上，同家小在维扬居住，打发公子入京援例进场。到十月中，已知志彬中了，自己遂授嘉兴兵备道，竟领凭赴任不提。

却说邵卞嘉遂令家人陆懋，星夜往长安，探望家乡如何光景，就进京打听朝事如何。陆懋领命进京去了。那邵卞嘉同李虚斋见风和日暖，遂乘船游览江山之胜。船到金山，见夕阳西下，新月东升，两人遂登山投宿僧房。次日遍游禅院，见一精舍，封固甚密，询诸寺僧，虚白道：“此乃霍尚书停柩在内。”

卞嘉失惊问道：“是几时寄顿在此？”虚白道：“是十四年前，有位老夫人，同两位小姐舟过此地。闻说是什么降贬的家属，居往广东去，因此种因，在这间房寄顿此柩。不意一去数年，杳无音耗。可煞作怪，一向平安无事，近来两三月间，里面常闻吆喝之声。傍晚有不怕事的，在门向里张探，见有乌纱红袍的官儿，屋内侍从之人，拥满一堂。那人吓坏了，回去大病一场。从此外面封固，等闲也不敢走进此屋左右。”卞嘉道：“这就是为我受累的霍道翁了，决要开门一看。”虚白道：“相公不是戏耍的，若没甚紧要，不开也罢。”卞嘉笑道：“天大的事，有邵某在此，断不遣累师父。”虚白无奈，只得取钥匙，交与卞嘉，自开门去了。卞嘉叫阿寿开了锁，推门入去，见中间停着灵柩。一张小桌上供了灵位，写着故兵部尚书道庵霍公神位，旁写孝女春晖，甥文新奉祀。卞嘉看了，先逊李虚斋过，然后倒身下拜道：“不意长安分袂，遂成隔世。皆邵某不才，遣累知己。倘九泉有知，能无怨恫。”遂叫阿寿渡江备办祭筵。又见壁上有诗一首：

蟾宫独步正佳秋，忽际春风改迹游。已撇椿萱魂欲断，又虚琴瑟泪长流。

喜随山佩乘东鲁，忧接天恩下凤州。

万缕愁情谁似也，一江寒水向东流。

卞嘉读完了，想诗中之意明明是十州口气，细看字迹，亦与十州无异，又看牌位的字，也是他笔迹。心中暗想：“这字明明是我大郎的手迹，难道他就在霍公处栖身不成。”少顷阿寿挑了一桌祭筵，摆在霍公神位前。卞嘉三行拜奠，泪如雨下，焚帛之后，收了祭筵，即同虚斋享了，又送白金五两，与虚白为香烛之资，自回镇江府不题。

却说春晖小姐，自文新去后，过了一年，小春已长成七岁。春晖命霍忠置办一色书籍，亲自训诲。才到十岁，五经皆通，取名霍继祖，春晖自教他作文。一十二岁，已是三场通透。一日，后门住的老园公走来时，对霍忠道：“俺家冯爷和夫人来望你家小相公、老夫人哩。”霍忠忙入内报与夫人及小主人知道。你道这冯公是谁？就是那都御史冯迪庵。他为邵卞嘉父子之事，卢杞把他同欧阳渐俱罢官而回。那年霍忠入城寻寓时，偶然问着他管园的周老，禀知冯

公。冯公也知道霍公为着邵卞嘉之事，有心要照顾他，恰好有几间空房在那里，所以一说便允了。霍夫人迎进去，关好中堂，内外隔绝，从无人见霍家内眷的面。冯公晓得霍家治家严肃，不好来动候，只常着人送些盘盒进来。这几年来忽闻读书之声，通夜不绝，心中十分诧异，差人访问，却晓得是霍夫人外孙。令婿又不在家，闻说是霍小姐亲自教子，一发奇异。故今日特来要认那好读书的学生，因同夫人来候。霍夫人当下让霍继祖迎接冯公人来，作揖看座，晋接之仪，丝毫不失。冯公暗暗称奇，坐定仔细把他一看，好个俊秀郎君，如王侯的一般。又想这样年纪，举止中节，好学孜孜，但未识胸中如何，便欲试他一试。因是乍会，不好多讲甚话，冯公略略问他家中之事。继祖也只致谢冯公照拂之情。后又讲些闲话自别。冯夫人进内去，相会霍夫人春晖。彼此盘桓半日方归。次日冯公差人送个通家待生的名帖来，请他便饭，就同他公子冯翊，出个题目，同试一试。却是词泻江湘、气吞斗牛。冯公看了，大加称赏。嗣后常请他去会课。

到了庚子年，霍继祖是十五岁。其年是科举年，遂得进学，儒士科举。进场高中是十七名，冯翊中三十五名。赴过鹿鸣宴，回家拜见霍夫人，春晖喜之不胜。此时闻之大赦，可以回家，冯公亲送公子进京会试，就一路送霍家家眷回籍。自潮至越，不上两月已到嘉兴府。霍夫人回到家里，门阁不改，家业荒芜。赖有霍公旧识等相助，并有许多亲戚，故一时黄公夫妇玉娘翠楼都同来探望。霍夫人命继祖拜见姨公姨婆，黄公惊问道：“此位何人？”霍夫人在帘内答道：“是小女春晖之子。”黄公又问：“甥婿何人？”霍夫人道：“是长安解元邵十州。”黄公道：“何时做下这头亲事？”霍夫人道：“根由甚长，容日细陈。”黄公又问：“文新如何不见？”霍夫人道：“亦有缘故，总俟异日详禀。”遂命继祖在外相陪。这里黄夫人和霍夫人相叙衷曲。玉娘翠楼与春晖相见，哭了一场，忙问文新何往。春晖扯玉娘到半边去，将父亲舟中配合，到底生子，及要寻亲别去，至今不知下落，并小春侥幸得中，细述一遍。就唤继祖进来拜见玉娘。继祖朝上拜了四拜。春晖又命拜见翠楼，翠楼再三推逊：“没有这理。”春晖正色道：“我今三人总是姊妹，我之子即姐姐之子，姐姐若不以我之子为子，将视其父为何人耶？”翠楼见春晖说这话，方受了两礼，把住继祖，两人相了又相，见他状貌与文新无异，不觉观此思彼，掉下两行珠泪，引得春晖也凄然泪下。霍夫人就请黄公陪冯公饮酒，留冯公一同住下。老姊妹两人把手久别相叙，就把文新之事说明，黄夫人不胜骇异。

次日黄公先回去。过了五六日，冯公催促起身会试。霍继祖拜辞祖母亲及玉娘等。春晖把文新所作《雪梅三集》付与继祖道：“此是你父亲所作，你可带往都中，一路访问长安邵解元十州，便是你父亲，两耳有穿痕为记的。”

继祖拜受了，自一路同冯公子进京会试。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上一页

上一页

第十八回 祁道尊搅穿欲海 旧解元再步蟾宫

不提霍继组进京会试，再表文新陷在青莲宝岸，不能脱身。到第九年八月初六日晚上，暗想李道人说有九年花债，今已及期，未知如何得脱火坑。正在沉思，那真空又备了酒请文新与众尼欢呼畅饮，忽听得外面乒乒乓乓打将进来，甚是厉害，慌得文新与众尼不知所措。正是：灾从天降无处躲，变起萧墙难预防。

看官若不厌烦，待小子自前至后，委曲说来，方知端的。原来这青莲宝岸，向是藩封的王府，屋宇弘深，真可藏垢纳污。来出家的都是大户人家失节的夫人小姐，弄出事来，父母不忍置之死地，又碍着大家体面，不好看，便多与业资，借此藏身，仍旧宣淫觅偶，往往引标致男子进去，不弄到死，不放出来。这庵东西两院，老幼尼姑，共三十二人。六七年前，曾有个山西客人，来南昌生理，姓祁名五裳，带个读书儿子祁逢来游学。偶然闲步到青莲庵来，望见殿上一个少年尼姑，接一个穿玄色的少年郎君进去，好一会儿不见出来。祁逢疑心，坐在殿上观望，直到日落，不见有人出来。及至里面门声响，见是两个老道婆捉了钥匙出来关门，看见了祁逢，大声喝道：“你这人，这样晚时在此张头探脑，想是个贼人么？”祁逢道：“我是在此闲玩。”道婆道：“闲玩的事，该在青天白日，缘何到这时候？我欲叫起地方来拿到官司，打死你这野贼。”祁逢被他骂了，遂步出山门。一路想道：“我明明见个人进去，如何到晚，还不出来？若是尼姑的亲戚，也没有个后生男子汉，好住在尼姑庵里的。其中必有蹊跷。明日早来窥看，若有什么破绽来，好叫这些尼姑难受，得我老祁的手段。”

回寓宿了一夜，明日带过家人，又到庵来。进得庵来走到殿上，不见有人行动。看那昨日走进去的门儿，紧紧关着。祁逢两人立在门口，尼姑便说道：“我这里都是女僧，从没有个男客进来。客官请尊便为美。”祁逢道：“我们不是要进去玩耍，是因为昨日有个舍亲，年才二十多岁，身穿直色绸道袍，头带万字巾，到你里面去，如今还不见出来，我在此候他出来。唤他出来，说他家中有事等他哩。”

那尼姑听了，满面通红勉强应道：“我这里哪有人影在此。”又有一个标致小尼姑出来，问是何事。尼姑便把祁逢的话述了一遍。这小尼姑也涨红了脸，说道：“有是有这个人进来，只是立刻就出去了，不曾停步在此。”祁逢见两人说两样话，料必有蹊跷，便大着胆要跨进门去。两个尼姑慌了，抵死推住

了门。一边要推他出去，一边要强走进去，正在喧嚷，惊动了里边。走出五七个道姑来，帮着两个，夹七夹八骂起来，就抬起砖角石头打出来。祁逢忍住了气，同家人回到寓中。过了四日到城隍庙，见帖一张纸写道：

原任赣州府知府孙子玉，系山东青州人，任满回家，偶过此地，有次子孙绳武，年二十岁，头戴万字巾，身穿玄色道袍，面白无须，身随一童，名盛美，年十四岁，面光而白，身穿青布道袍，今十三日偶出闲步至今七日不知去向，四方君子有执信来报者，谢银三十两，决不食言，招纸是实。

祁逢看罢，拍手称奇，归到下处，就把他前日庵中亲见的事，并金招纸上的言语，对众人说了。众人道：“虽此事有些巧合，但天下事，尽有极幻的，也不可执滞。况此庵俱是乡绅家眷在内出家，谁人敢去问她。”

一日，有个周六官从西关来看他父子，祁逢又把这话述与他听。周六官笑道：“这事也不为希罕。我那里，西门曾家。二年前，有广东卖药材的客人，叫做文新，生的少年美貌，投宿他店，次日往街上闲走，一去不回，至今三载，杳无踪迹。”祁逢道：“莫不是也被这些尼姑弄进去了？”

从此祁逢要等那庵中人，只是没个乘隙，可以图得。住了月余，他父亲讨完账目，收拾回山西去了。这祁逢到家几年间，中举联捷。在兵部做了半年主事，就升为江西南昌兵备道，领凭赴任。正在乡试及期，那典试工科洪大任是他同年。八月初二日，贡院边无故发起火，霎时间把贡院烧为白地。一时起造不及了，典试官会同抚按相议，寻个公所，暂作贡院。祁道尊说：“青莲宝岸里广大，可以借用。”各官俱道：“果然可用。”才有此言，各乡宦便写书来讨分上。抚按也有意徇情，怎奈祁道尊擢掇主考，总不作准。尼姑忙了，央人送五百两银子讨情，道尊又不肯受。尼姑只得去仕乡宦郑阁部出来护法，指望弹压。谁知那祁公是有性子的，见郑相公说话侃侃，又见他发告示挂在青莲宝岸门首，触了他怒，便同试官商量，点齐一百名营兵，将庵门前后围住，自率了巡捕官，与二十名家丁，打将进来。这些尼姑为了借庵之事，连日闷闷不乐，恰好这日有了阁老护法，又有告示张挂，以为无事，正在那里饮酒取乐。忽听得喊声大振，不知何事，吓得这般尼姑屁滚尿流，无处躲匿，都被猎着。那军士齐发声喊，东寻西觅，两房共搜出五个男人，连三十二个女人，牵在一处。祁公点明，封锁房间，带一行男女到衙门里来，立刻就审。两个是同胞兄弟，福建人，为客商到此。又两个一大一小，就是前年所见那穿玄色的少年。祁公使问道：“你可是山东孙知府的公子孙绳武，这小的唤作美盛么？”两个叩头道：“正是。老爷如何晓得？”祁公道：“我已知得久了。”又向一个少年道：“你可是文新么？”文新也叩首道：“小人正是。”

祁公道：“你是作什么的？”文新道：“小人是读书弱冠，也曾游庠过。

不意八年前偶然到庵，便被留住。今蒙老大人打开罗网，得见青天，实为再生之幸。”五人供词与文新不甚相远。祁公唤众尼呵道：“这五人说话是不差的么。”众尼俱叩首请罪。祁公录了口词，命锁在后堂，拨三十名快手看守。明日五鼓坐堂，唤四方总甲，着该备唤三十二名鳏夫，无力娶妻的进衙来。总甲领命，不消两个时辰俱唤至，总甲呈上花名。祁公就唤齐三十二名女僧，用三十二张票，写一个男名，配一个女名，写完当堂逐名点票领去成亲。凡庵中所有细软，皆听众尼自认，领去过活。这六十四个夫妇，一齐叩首拜谢去了。祁公唤两个福建人，各赏十两盘费，令他回乡。又令书吏取三十二两程仪，送与孙公子，又差浪船一只，直送到淮阳交界，孙公子拜谢去了。

祁公看文新相貌俊伟，自问道：“你说是个庠生，如今举业还未得否？”文新道：“还去勉强完善。”祁公便出题面试。文新拈起笔来，挥成一篇，呈上。祁公看了，字字珠玉，言言锦绣。大家称异道：“若据此作，像是发过的前辈，不是青衿的。”文新尚未知卢杞亡过，只含糊地答应道：“不敢。”祁公也认他真是怀才未遇的秀士，心中有意要援他观场，就留宿在内堂。打听去会典试官，先将尼姑之事细说了，然后又对他说有个嫡侄在此，随任读书，要本处宗师补名送试。洪公应承了。祁公遂去拜学院，将嫡侄祁文新做个随任。求他补名送试。学院也允了。将青莲宝岸改做贡院，更期八月十五日头场。三场考过，揭晓时，祁文新中了解元。报到祁公衙内，祁公大喜。是夕与文新饮酒，文新即问朝事，方知卢杞已死，又蒙恩赦，才把自己真实履历对祁公说了。祁公惊骇不已。文新会过同袍，辞谢祁公，连夜到建昌。寻李虚斋处细问，方晓得父母一向在施宏德家中，今同李虚斋一路反寻他去了。心下没主张起来：“不知父亲往哪一处去寻我？我今到哪一处才会着父亲？”忽又想道：“如今也是个急难之处，一发把李虚斋老的字拆来看罢。”忙取出拆开，看时上写着道：

可先到京会试，不可有误，切切。

文新看了，只得把寻父的念头暂止住，连夜催船进京。行到京口，叫泊船在金山下，起来看看霍公之柩。预备香帛，寻到旧处，叫当家虚白取钥匙开门。虚白闻是新科解元，就吩咐徒弟收拾果豆，然后来候。文新进去拜谒罢，痛哭一场。去看那壁上的诗，一尘不染，像是有人拂拭的。因问虚白道：“这壁上的诗句，曾有人见过么？”

虚白道：“春间有二位居士到此，一姓李，一姓邵。说是霍爷的故旧，也曾祭过一番，看见壁诗句不住地鉴赏，叹息而去。”

文新闻知父亲到此，不得相遇，又哭一场。虚白就请文新用果豆。文新送虚白茶金四两，遂登舟而去。欲知后事，待下回分。

上一页

上一页

第十九回冰山泮父子同登彩丝牵夫妻重会

却说祁文新别了虚白，渡过瓜州，直抵山东济宁府，方登陆路雇了牲口，望河南进京。一日，行到镇上之时天色已晚，便去投宿客店。那店见封条上是会试解元，分外奉承，就择一间洁净房子与文新宿歇。文新走到后面，因要解手，忽撞见一个穿油绿布衫的先在东厕里走出来。那人看了文新像似认得的，目不转睛，把文新来看。文新见了那人，也有些面熟，一时想不起来。及回到房里面，看来人好似家人陆懋。就叫店主人来，对他说：“你可去问那个客房里，后面有个穿油绿衫的客人是何方人氏，姓甚名谁？”店主忙进到后面来，恰好那人也走出来，一见店主便问道：“你可晓得方才那位穿耳的相公姓氏么？”店主道：“这位是江西解元，姓祁。他方才唤我到房中去，叫我来问客人尊姓大名，居住何处。”那人听了，自言自语道：“若说解元二字是了，只是不姓邵，如何是我家相公？”一面说着，同主人走到文新房里来，把文新左看右看。文新也把他仔细一认，不觉问道：“你客人莫不是娃陆么？”那人也问道：“相公认得集贤村邵解元么？”文新道：“这我便是。”那人听说，倒身下拜道：

“小人就是陆懋。不知相公在这山下改妆失散，向在何处？如何改姓了祁文新，说是江西解元？”文新唤他起来，把十五年前根由细细说了，就问他：“老相公、奶奶，如今在何处？”陆懋也把家主一向事情说了：“我今打听卢杞已死，合家遇赦无事，要去报知老相公。不意到此，遇着相公。”两个当晚合做一房，说了半夜话方睡。

明早，文新道：“我身边正少一人服侍。你且随我进京，待会试过了，同下来罢。”遂带陆懋望都进发。一日来到集贤村自家门首，只见尘封门户，草满阶除，甚非昔日光景。开门入去，陆懋打扫厅堂，铺设椅桌。数日内，亲戚朋友齐来接风贺喜。倏忽过了残年，到正月下旬进京寻寓，至三场考完揭晓时，文新中了二甲第一名。来邵才是探花，高邵学、霍继组，一在二甲，一在三甲。此时海贼倭寇攻破几处州县，皇上急欲得个文武双全，平伏东南地方。却好见文新的策论有经济之才，御笔亲点江南浙江、福建、广东等处四省综委将领总督军务都察御史。赐上方剑一口。四品以上官员，请旨定夺，四品以下官员，先斩后奏。圣旨一下，立刻起行。文新得旨，面圣谢恩，不暇遍会同年。即日登程南下，遂带了长班家人陆懋，逢驿乘马。不一月间到了淮上，即向淮安府讨了一座大船，连夜行至瓜州。慌得文武官员忙来迎接。却挂了回避牌，一概不见。泊舟金山下，上岸祭奠霍公灵柩。住持增出山门迎接，地方保甲

挨挤伺候。文新进去拜谒完了，将到方丈，只见一个道人纶巾羽扇，葛衣草履，昂然而入，大喊道：“有二兄别来得意？”吓得这些衙役不知所措。文新举目一看，见是李虚斋，急急下堂迎接，就问：“家大人何在？”李虚斋道：“令尊令堂俱在镇江府城内居住。”文新听罢，就携手下船到镇江来。不一时过了江，泊上岸，同虚斋寻到下店处。文新进内拜见二亲。十六年一别，今日父子重逢，且得高官，喜出望外。文新就把十六年前情由，并生子改妆，细细说了一遍。合家夫妇听了举手加额道：“不惟富贵，又且得孙，诚一生之大幸。”一家欢乐，自不必说。

次日行牌到嘉兴府去，说本院不日按临。自己乘一只快船，连夜赶到嘉兴府，同一个承差私行。见城内城外官吏纷纷打探迎接新任都院，十州吩咐承差在城外等候。自己入城赶到黄尚书门首，见旧时老门公在门口捉虱。十州问道：“公公，你可晓得你家小姐与翠楼两个如今好否？”那老儿把他一看，见他一表非俗，不敢怠慢，便应道：“好是好，只是小姐做了望门寡，立志要嫁邵解元，又无处寻那邵解元的踪迹，如今已三十一岁了，还同翠小姐二人苦守书楼，看经念佛。你何敢动问？”十州道：“我是你府里旧时文新的兄弟，故此问及。”那老儿听了，罢了捉虱，披起短衫，一把扯住说道：“你真个是文新的兄弟么？我家小姐正要问他信儿。我同你到霍夫人家去见我家小姐。”十州惊问道：“哪个霍夫人？”老儿道：“就是我家小姐姨娘，流徙广东，旧年遇赦回来。一去十五年，不但一家无恙，更喜霍小姐生下一个郎君来，今年才十五岁，中了进士。如今许多报禄人在家热闹哩！”十州听了，晓得春晖已归，小春已中榜，狂喜出神，同老儿一齐奔到霍家来。到得他门，老门公跑去报信。此时夫人已回去，单留玉娘翠楼与霍夫人春晖正在阁上闲坐。听见黄家老儿来报此话，一齐出来探望，先着霍忠出来问信。霍忠到厅上把十州一看，认得是文姑爷。十州把霍一看，认是霍忠，便叫道：“霍忠，你可认得我么？”霍忠听了声音，一发是了，便跪下道：“相公就是文姑爷么？”十州道：“正是。你快去报与夫人小姐知道，我要进来相见。”霍忠甚喜，一路喊进来道：“夫人小姐快来迎接，文姑爷回来了。”夫人听了，欢喜自不必说，玉娘、翠楼、春晖三人听了，这一喜无异死中得活，暗室得火。大家跑到后堂来，吩咐霍忠快请进来。霍忠重到外厅请十州进去。十州进了里面，先拜见了霍夫人，后与玉娘、翠楼、春晖行礼毕，同进春晖阁上。春晖问道：“你那回去寻公公婆婆往淮，在何处沉埋？”十州细述在江西青莲岸内九年，多蒙祁道尊救出，改姓得中，及今授四省都察院情由说了一遍。春晖道：“若是这等说来，你与继祖儿是父子同榜，曾会过面来的了？”十州道：“我因是回来要紧，这些同年都不曾往来。虽在曲江会酒半日，见一个少年姓霍的，还有一个姓

高的，又一个姓来的。三个俱是十五六岁的少年，我意中十分羨他。不想，姓霍的就是我孩儿！俱未知我别后，他如何就得中举？”春晖把叫他自己读书及冯公请他事情委曲说过，又微笑道：“你如今还有一件喜事。你如今尚未知他哩。那姓高的是你何人？”十州说道：“不过同年兄弟。”春晖道：“只怕不是你的兄弟。”十州惊问：“这话怎么说？”春晖说：“你去问玉姐姐、翠姐姐，她自晓得。今我要下阁去。”

十州扯玉娘、翠楼两只手，要问明白。玉娘将别至末年八月中，生下儿子。说到这话就红了脸，叫翠楼说。“你就说养了两个儿子，被痴公子偷去，及高知县保全两个孩儿，教养读书，一名高邵才，一名邵学，同年入泮。今中的高邵学，便是我和你的骨肉。”十州大喜道：“天下有这样奇事！有高公这样好人！”然高邵才不见，想是不曾中。然中了邵学也是天大欢喜的了。玉娘道：“两个孩儿是差不多见日生的，又是一样面孔，比不出你我。如今不知是我养的孩儿，是翠楼养的，实难比。”翠楼道：“有何难比？我记得，小姐产下的腰间是有黑痣的；奴养的，腰间是无黑痣的。”玉娘喜道：“你倒看得仔细，日后就易认明了。”就问十州道：“我和翠楼的终身事，你如何对我父母说？”十州道：“这有何难？我明日就公坐察院了，少不得嘉兴府官员都要齐来恭谒，我就命乐道尊与郁知府到尊翁处，待我选个吉日，乘龙便了。”玉娘二人掩口而笑。须臾，摆上夜饭，大家开怀畅饮，直吃到夜深方才撤席，净手去睡。春晖床在右间，玉娘两人床在左间。春晖欲让十州先到玉娘那里去，玉娘欲让十州先到春晖这边来，彼此推逊一回。十州只得先在玉娘翠楼处叙了半夜，然后到春晖床上来。这一夜，四人如胶似漆，说长道短。天已微明，大家起身盘桓了一会。十州吃了早饭，别了夫人等，就出城来，到饭店上叫了承差韩孝，复入城来。行到察院，十州直入后堂，看守的衙役不肯容他进去。韩孝喝道：“察院老爷在此，你们不得放肆！”吓得这些人魂不附体。韩孝他就把后堂门开了，替十州换了公服，先写一面牌挂出去，说本院即日行香。这许多官吏闻报按院已进衙门，吓得魂飞魄散，急急风马来候。到得辕门见已挂着行香牌，许多官吏候院君出到学里谒庙讲经过了。

回至察院，众官递上谒帖。按君吩咐，单请乐爷、郁爷相会。先是知府郁有道，进谒庭参过，就请到后堂。十州谢道：“当年在龙城时，家君蒙老世台大惠。次又以宅门不幸，累世台林居数年。”郁公理会不出，打恭道：“卑职并未惠太老先生，大人莫不错认了么？”那按君笑道：“前年治龙城时，为五马强盗一事，家君承世台数千金之惠，难道忘记了？”郁公道：“这事是长安邵卞老的事，大人何以知之！”按君笑道：“名十州，号有二的就是小侄。”郁公失惊问道：“大人是改姓高发的了？”按君道：“是。”略问了几句倭

寇消息，便起身告辞去了。

按君又请乐道尊进，接住相揖道：“老年伯自京口一别，倏忽十六年，愚父子深感至情，难以尽言。”乐公一时不认得按君就是邵十州，呆睁了眼把按君看。按君又道：“焦山分袂之时，老年伯不记得改妆分散么？”说道这话，乐爷仔细一看，又认两耳，方说道：“你莫不是有二贤侄么？”按君笑道：“小侄正是。”就把焦山别后情由说了一遍，将今欲求老年伯与郁公为冰人之意说了。乐公喜道：“这个在老夫身上，明日就去效劳。”说罢，告辞出去。到了明日，约郁知府同到黄府来。黄公出来迎接进内，分宾主坐下。乐公就把十州求婚之事说知黄公。黄公道：“两位公祖见教，自当从命。但只小女有个缘故，立志不字，今已年逾三十。俟问过小女方敢复命。”乐道尊道：“令爱立志不字，莫非为邵解元的缘故？”黄公道：“正是为此。”乐道尊道：“晚生不是对长公也不敢说，这祁大人就是邵十州。他改姓了祁，如今又中了江西解元。”把江西改妆始末复叙一番。黄公骇然大异，只得允诺择日成亲。玉娘、翠楼重赴前盟，自不必说。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上一页

上一页

第二十回风流种爱友离官英秀童舍身救主

且说霍继祖同冯翊到京会试，名列传胪，冯翊与高旷、乐志彬俱是二甲，曲江会宴后，连日相会。只有高旷、邵学才更有兴，不意探花又是他亲兄弟。拨选时霍继相选江西提学副使，冯翊选浙江仁和县知县，高邵学选江西饶州府理刑，惟高旷与乐志彬俱在词林中。邵才受翰林院编修，问他策中议论，与祁文新无异，俱得文武之口，龙心大悦。所以祁文新特授为四省督师，后因四省遥远，一人难以总理，故又授邵才为四省监军，参赞机务，与祁文新协同御倭。

旨下之日，邵才谢恩出都，带一个书童富高，藏好宝敕，即日起行。心下思量：“未曾寻见父亲。且到吴越寻到祖父，或者父亲在那里，亦未可知！”因此星夜赶程，吩咐富高：“若路上有人盘问，只说我是秀士，你称我邵相公便了。”富高领诺。一日，来到高陵县店家投宿，邵才偶然同富高到镇上闲步。见一个酒店十分精雅，一个少女窈窕在外当炉。来邵才一时眼里火起，停住了脚，凝目看着。恰好有位官员走来，你道是何人？原来是一位在朝的吏部文选司郎中。姓马名成名，姚江人，今年才二十五岁，最爱龙阳。若是遇着姑苏子弟，不弄他上手，死也不肯放。他这时父死丁忧在家。一年前看中了一个极美貌的小官人，乃是姚江县里门子，心上爱慕他，就差几个家丁将那门子诱到家来，后来知县着人访他，只是不肯放出。知县说，要申详一本，说

是守制之年，岂容胡为。亏了巡抚是他同年，竭力调停，又叫各官替他解纷，那知县碍上台份上，只得罢了。他竟就留这门子受用，爰为异宝，唤作秀郎，寸步不离。今服满进京，便服入巾，带了秀郎也来闲步。方到酒店门首，他的风流眼尚未看见旅店里的佳人，却早看见了看佳人的才子。见他风流俊雅，恰似子都再世，宋朝更生。这马吏部一片神魂吸在三十三天去了。

来邵才只看得店中女子有趣，回转身来恰与马吏部打个照面。马成名更作揖下去问道：“台兄何往？”来邵才见他飘然不凡，忙答礼道：“小弟从长安来，正要请教一言。”指一指店中道：“此内似有文君，敢与兄暂解金貂，少谈片刻如何？”来邵才就同入店来。店主请到一间洁净房中坐下，马成名悄悄吩咐秀郎向店主说：“不拘银数，但拣好的肴设摆来。”又吩咐道：“你可向相公管家，细细问他履历。他若问我时，你只说姓成，是个青衿，不要说真话。”秀郎领命出去。他两个对面坐下。马成名问道：“台兄大号，仙乡何处？”邵才道：“小弟姓邵，名才，维扬人氏，因探亲来此，现将返舍。敢问长兄台号？”马成名道：“弟姓马，名成名，姚江人氏，意欲往一个舍亲，幸接龙光，三生有幸。”正话之间，忽见排下许多蔬菜，一壶酒，两副杯匙。成名起身一拱道：“旅舍莫具，略敬数杯，幸勿罪怀。”邵才道：“台驾后来，此东还应小弟为主。”成名道：“正要相聚，容日相扰。”二人言语投机，觥酬交错，彼此量好，饮酒有意，直饮至二更，邵才起身告辞。秀郎算还了钱，就问他借盏纱灯，一齐送到邵才下处，方才相别。成名叮咛道：“明早小弟尚欲一面，尚戴星而至，幸兄少待。”邵才唯唯。成名怏怏别过，恨不得一夜这就要同他睡在一起。回到寓处，怏怏相思半夜。圭方初鸣，便爬起来洗面，忙忙收拾一副铺陈，取二百两金钱，吩咐三个家人，先带行裹进京，单叫秀郎拿了行囊，来到邵才店中。

邵才正在那里净面，看见成名进来，急忙相迎，请进坐下。见他带了行具，却不明白，就致谢道：“昨晚多蒙台惠，今朝正要到尊寓叩首承别，又承光顾，益增愧感。”成名笑道：“荒内草草，有褻高贤，特来形影，兼赶陪一程。”邵才道：“怎么好劳长兄转送？”成名道：“弟有敝相知住在维扬，趁此送兄之便，就去看他，一举两得。”邵才听说同行，亦甚欢喜。当下雇了四个牲口，并辔而行。尽夜叙谈，似漆投胶。凡到码头上，成名并不惜银两，广置酒肴，罗列满筵，连富高也受用不尽。行了半月，二人已极相知。只是邵才都是说得正经言语，成名不好插得半句邪言。虽有时饮酒或游，假作醉态，微言撩拨，怎奈邵才器度高雅，外温而内防，随你谚浪笑傲，终是不乱。成名夜间虽有秀郎泄火，而一心一意却在邵才身上，不觉面貌消残，每每欢笑之时，忽然长吁短叹。邵才意中惊骇，不知他有甚事当作此态。

一日，行至河南卫辉府。天色还早，成名懒倦，就上店歇了。邵才见他略有病恙，懒与接谈，就叫富高去买些果品下酒，自己赴外闲步。成名见他两人不在，私对秀郎道：“我的心事，谅你必晓得！”秀郎道：“老爷心事我便晓得也无用，毕竟邵相公晓得才好。”成名笑道：“你有什么法儿使邵相公晓得？”秀郎道：“我到有个法儿在此。老爷，如公有三分病，当邵相公面便装做八九分病起来，行路不移。那时就寻一个空房安顿几日，我便将老爷的心事说与邵相公知。他若是心软，念老爷这病恙，或者肯屈从亦未可知；若是心硬不肯相认，索性绝他罢了。也省得老爷空害此相思痛，把人闷杀了。”成名听了欢喜起来，抬手肩长道：“我的知心人，这话讲得妙。但是你与邵相公两情从未亲洽，如何就好把我的心事对他说？不惟他不好招架，连你也难开口。不若我弃你这个身子，先去抖他几会，得他知你有情了，然后好乘间说我心事。”秀郎面红了一红道：“羞人答答，叫我如何去勾引他？况且老爷心事未遂，倘他日后不肯招架，可不枉劳了秀郎身子！”成名道：“痴童子，我为那邵相公把一个天官都拨在半边，万一不得到手，相思病发，连他身也置之度外，何有与你？如今把你当个香饵钓一钓，若钓得他来时，你便是个功臣，我筑坛拜你便了。”说罢，便要屈膝下去求他。唬得秀郎慌忙跪下搀住道：“老爷不要心慌，等我去做就是。”话犹未了，只见邵才人来，随后富高摆下果盒，来请成名入席。

成名道：“怎么好相扰！”邵才道：“扰兄多矣，今日聊具数味，与兄清谈片刻。”成名因有了秀郎这句话在，心上也十分快乐，与邵才说说笑笑。吃到八九分田地，成名自言自语道：“怎么怎处？”邵才道：“兄有何难事？”成名道：“弟因这秀郎身子，好好身上衣服，日日要熏香物，用之物时时要揩拭。弟素爱其洁净，外出时，用他抱足而睡。”邵才笑道：“这样妙卷，台兄未必肯容他足之后睡。”成名也笑道：“抱足外，弟亦与用他。但一时一刻也少不得他的。近来因抱此恙，夜晚偏喜独睡。叫他同尊使暂睡几宿，他抵死不肯。情愿着衣独睡。弟想此炎天时刻，没有蚊帐，如何睡得？只得容他同睡。只是甚不宜，硬添了许多病，是此意情。”邵才笑道：“这有何难。小弟生平是个坐怀不乱的，台兄若不中心，不妨暂谕尊宠在弟床上睡罢，待尊体宁健，再唤去便了。但兄台不放心耳！”成名笑道：“若邵兄这样相谅，沐德多矣。”就唤秀郎吩咐道：“我为身子不快，怕人合笑，我方才已求过邵相公，你今晚可在相公床上睡去，待我病好时，过来睡罢！”秀郎应声“晓得”。

到了晚上，邵才上床睡了，秀郎走到床前，脱去衣服，便同邵才一头睡下，身子背着邵才，就懒懒睡去。邵才摸他身上十分光润，一阵头发香气，更觉可爱，心中便按捺不住了。这邵才离家十月余，欲火已盛，又见成名夜夜和秀

郎同宿，原有二分热眼，今夕天降下这般便宜来，岂不动情么！秀郎是为主人尽忠，有意来凑邵才，这睡法又是极便的阵势。邵才用些功夫就弄起来。秀郎是个老在行的，一时醒来，就用起逢迎的功夫。邵才十分得意，搂定睡下。到得天亮，秀郎看住邵才微笑一笑，转身去服侍成名起来。又行了数日，到山东青州府。邵才倒受用过秀郎数夜，两个情意相厚。这成名因要图邵才到手，倒舍个秀郎伴他。常对秀郎问讯，秀郎只是摇手。他性急起来，初时还是假病，然后渐是真病，来到府城歇下，发起寒热来，一夜呻吟不绝。秀郎、邵才都吓坏了，一夜守在床沿，明日就请太医来调治。太医道：“右脉心火肝火俱炽，此乃里郁之病，恐非一两剂可治，须要慢慢调理一二十日方可渐减。”取得药来，成名又不肯吃，直到邵才亲来劝他，勉强咽下一口，随又吐出。邵才摸他身上，如同火炭一般作热。秀郎见主人这样光景，掉下泪来。邵才心上亦甚作急。一来圣旨在身上任，二来因为成名待他甚厚，见这病来得甚重，恐有不测，难以为情。故此甚不心安。到第二日，仍是这样光景，不见减些。邵才坐在床沿上，成名就坐在床，挽了他的手道：“小弟与兄高陵萍遇，便觉念念不忍骤别。不意无知二竖见侵，梦寐不宁，若有不幸，小弟上有高堂，下有妻子，望兄念一日之谊，稍垂顾念，则弟虽死犹生矣！”说罢，呼了口气，流下泪来。邵才也不觉流泪说道：“长兄疥癣之疾，何足介意，但宽心调理，自然痊愈。”成名遂合眼睡去。

邵才走出来，秀郎叹道：“好端端的天大富贵，没有来由断送在此。”邵才问道：“秀郎，你怎么说这话哩？”秀郎欲说两三次。邵才道：“痴子，我和你家相公是自家骨肉一般的，何事不可对我说！”秀郎道：“事已到此，我也不得不说了。我家相公这病，是邵相公累他的。若有不幸，到阎罗天子面前，也放不得邵相公。”邵才大惊道：“这是怎么说？你快快的对我说个明白。”秀郎道：“相公若肯救他时，我便说；若不肯救他，说也没用。”邵才道：“呆子，你相公与我这样交情，就是要我替死也是愿的。你可说来，我便依你。”秀郎道：“说来不是烦难的事。只怕说明了时，又要失言。”邵才道：“我发个大誓你听如何？”秀郎道：“若相公肯这样，小人方敢说出。”邵才只为一片真心靠友，便扯了秀郎到一个二郎神面前，跪下发誓：“邵才今年十六岁，今有姚江成名是长安同来此地，忽发病症，服药无效。据小童说，这病为某，某实未知。今若秀郎说出缘故，某愿效力相救，虽赴水火，亦所不辞，倘有背盟，神其用死。”发誓罢起来。本知秀郎说出缘故，且听下回分解。

上一页

上一页

第二十一回真为主曲意调情伪践盟荐贤自代

- 69 -

却说邵才发誓罢，立刻要秀郎说明缘故。秀郎垂泪道：“我家相公有急务要进京去，不意在高陵镇上遇见了相公，想是前生少了相公孽债。那晚酒后回寓，一夜不曾合眼，私对我道：‘我自幼会考结社，海内名士相通无数，再未有如邵相公这样妙品。若得朝夕，就是要我洒扫执御也是愿的。’因此撇开正务，一路附骥而来。前日到河南府又悄对我说道：‘我着邵相公每每有顾盼之意，你可陪他几夕。枕席之间，不可虚了邵相公意思。’小人说，痴奴家主的事，只好服侍相公，如何服侍别人？主人又道：‘痴心奴，这邵相公是人中之瑞，就是要我服侍他也甘心，何况你的身子！’因此那晚推个有病时，发作小人来邵相公床上睡了。哎，邵相公你辜负了我主人之意。小人虽是役贱，在主人身边同食同眠，闲人也不容看小人一看。今日肯叫小人伴邵相公睡，这是我主人生平没有的事。相公若肯这般念及，救他一救便好。”邵才呆了半晌道：“你主人好痴，难为你这般做。你说要我救他，却是如何救得？”秀郎笑道：“相公是个高明之士。何须细讲！你看我主人舍命而至，不过为着相公。所以钟情如此，因相公是个刚正硕士。虽有私衷，不敢微露，以致茶里饭里、梦里眼里、行止坐卧，只是在一个邵相公身上。即欲不病不可得也。邵相公，你难道猜不出我家主心事来么？”说到这话，邵才面上都红了不开口。秀郎便跪下道：“家主病原还有小人知得。相公若不急救，再过几日，定然断送了。”邵才挽他道：“你且归去商量罢。”二人移步归寓。秀郎走到床前，将此言回复，成名欢喜点头。邵才在外还踱来踱去，想了半日，肚里好笑道：“我又不是女子，他何处这般偏爱我？若不依他，又恐真送了性命；若要从他，我是个词林大臣，岂可淫污狎褻，干这勾当？哎，我高邵才有甚孽，今日偏遭甚难处的？”踱了数百遍，忽然思想道：“他性命要紧，我如今姑且哄他，暂应承了，等他欢喜一番，倘或骗他好了，临时用个金蝉脱壳之计便了。哎，成兄，你为我不顾身子，哪知我是个翰林，藏头露尾在此。我想你病人膏肓，也说得不得。今夜故在秀郎面前，许他佳期，待他病好了再作道理。”

打算已定，到得晚上，秀郎撒娇弄那邵才，云雨中间问道：“相公日间所言之事如何？”邵才道：“我与你相公皆是当代的人物，怎么做这不可言之事？”秀郎笑道：“呆相公，你原不晓得这样事都是乌纱贵客，白面书生做的。你看如今子带金袍叫老先的，少时哪个不搭识几个朋友。若是没人相爱的，必定是缺唇瞽目，三家村的痢痢哩。”邵才也笑道：“若依你这说，你到是个尚书国志了。”秀郎道：“相公莫要取笑，我家相公的病，相公可急急救他。”邵才道：“如今我也没奈何了，待他病好时，完他心愿罢。”秀郎道：“明日我把相公的话述与他听，这自然包好。”

当夜，秀郎极力奉承，到明日起来，就将此话告于成名。成名喜甚，迸出

一身冷汗，便觉身子爽快些，这日就吃起两碗粥。一天两日，病就减了万一，痊愈时节，身强健旺，便打点精神，盼望佳期取乐。那知道邵才肚子里好不烦愁，他见成名病势已减，万一痊愈时节要践约起来，叫我怎么处？

一日偶同富高到府里来，忽见前面二三十个胖顶大帽人，押了一个十三四岁俊童。生得千般俊秀，万种风流。邵才将他一看，虽是双眉紧锁，泪眼悲凄，却如太真泣于马嵬，风流自在。后面又着许多人随着，拥进府门去看，人人都说道：“可惜这样好孩子，兼一身好本事，却叫他受太爷这板子。”邵才听了便问道：“大人，方才这童子是甚缘故？”那人道：“这也冤枉。敝府有个杨公子，他父亲在苏州做知县，今年二月在任所回来，见苏州一小班内，有个旦角生得好，费了三百金讨他回来，叫做轻绡，就是这个孩子，讨到家中，因是惧内，私养在外，一般时时与他同宿，上下却瞒铁桶相似房里。谁知公子的舅爷秦仕却是秦枢密的儿子，与杨公子平素不相睦，知他有个歌童在外厢，就报与妹子，又添些惹气的话，寻妹子说了。那妹子领几个妇女，打进书房，搜了轻绡出来，打了一顿。杨公子舍不得他，出来救护，夫妻反目了一场。秦公子见妹子受气，又去唆那父亲到女婿家。看见女儿这般狼狈，大怒起来，捉这孩子送到太爷处置他。这太爷是秦枢密的门生，平素是奉承枢密的，今日这孩子送进去，凭秦家人吩咐，要死便死，要活便活。可怜这孩子，不但面目绝好，而且曲子甚妙。送他经过了太爷这棒时，定是凶多吉少。我们众人所以为之叹息。”邵才道：“原来是这个缘故！”心下又想道：“我今救了这孩子，倒有用处！”便叫富高火速取了拜匣来。富高如飞而去，取拜盒复到府前，知府已坐堂投文了。

邵才借一家纸铺里，开出个红单帖儿来，写个侍生帖儿，用了图书。又写一张报条与他，上写着：“乙未探花，钦授四省参赞机务，兼理粮饷。奉敕协同御倭翰林院编修来”，递与富高，吩咐道：“你将这名帖上复李太爷，说这轻绡是家老爷家童，一向流落在外，今老爷正要寻他回去，求老爷宽容，回谢。”富高晓得，拿了报条帖子，忙忙赶进府堂。衙役见他有名帖报条，不敢阻挡。富高进去禀道：“家老爷有柬拜上太爷。”将名帖与报条呈上。知府看了大惊，问道：“你家老爷何时到此？因何不曾传报？”富高道：“家老爷因皇命严迫，一路微服行来，只带小的跟随，所以无人知道。方才来到府前，看见轻绡，原是家老爷家童，流落在外，正欲寻他，不期见解至太爷堂下，不知犯着何事，特差小人来求老爷宽宥。故将此候帖来到致意，即当面谢老爷。”知府听了，事也不问，便向富高道：“既是老爷之人，即刻送上。你可多多拜上你家老爷，我就来回拜。”富高谢了出来，阴阳生就问：“你老爷寓何处所？”富高道：“在南门三板桥张家房子里住。”说了就走出来回复邵才，叫他

急回寓，恐防太爷来拜。邵才听了忙忙回寓。

却说李知府吩咐备谒帖，打轿去拜。李爷又命衙役典衣店里买套新鲜衣服，把轻绡通身上下换个簇新，门官替他挽起时髻，打扮得十分齐整，随着太爷的轿子竟到辕门来。衙役先拿谒帖来，飞跑寻问到张姓的寓所。那张家见说太爷将至门首，只得回道：“我这里有成相公、邵相公，却没有什么来爷。”那家帖人便嚷道：“方才来爷的管家，在府里说下处在你家，如何回说没有？”此时邵才在里听得明白。只因他有一件圆领无纱帽，已令富高拿几分银子，在戏箱里赁一顶纱帽，富高正拿在手里走来。阴阳生见富高忙问道：“大叔，你家老爷哩？太爷特来相拜。”富高道：“我家老爷在里面，待我进去通报。”说罢就走入去。不期然李太爷下轿步入前堂，富高在里面替邵才穿起圆领，戴上乌纱，开了屏门步将出来。李太爷跪下道：“卑职不知大人驾到，有失远迎，负罪良多。”邵才双手扶住道：“小弟皇事弥艰，微服驱驰，不烦驿扰，又累贤府光顾。适闻小仆又荷垂宥，沐德匪浅。”行礼罢，相坐叙谈。成名在内看见谒帖上写：“青州府知府李邦孝稟谒。”暗想：“这邵才是什么人。李年兄如此是恭？”遂走到屏后向外一张，见邵才乌纱蓝袍，起花玉带，大是骇异。秀郎托茶出来。献罢，李公把秀郎一看，忽然问道：“老大人，这位尊使是一向服役的？”邵才道：“是契兄讳成名的童子，不是小弟的。”知府便问秀郎：“你家老爷是同来爷一齐来的？”秀郎含糊答道：“是同来。”李知府道：“怎么两位老大人光临敝治，并没人通报？卑职获罪多矣！”邵才骇问道：“成名是贤府相契么？”知府道：“就是卑职同袍。这秀郎童子是服侍马年翁，所以认得。”邵才暗想到：“他怎么也改姓来混我！”知府就叫礼房补个年弟的帖来，并拜马翁，命秀郎传进去。秀郎禀道：“家老爷因路上抱病，在此调理，如今因和衣半眠，另日答拜老爷相会罢。”知府道：“你且进去拜上老爷，若不得出来相会，我要到里面来看候。”秀郎听了，只得拿帖子入内来。成名在屏风后听了明白。料躲不过，只得叫秀郎到外面去赁顶纱帽圆领来。秀郎答应，出来先对知府道：“家老爷拜上老爷，就整衣出来。”说罢，忙到外面，去赁这二物。须臾都送进来穿戴了，步出堂前。李知府一见，笑脸相迎。二人是相知同年，不容客话。茶罢，知府起身辞去。随后一府官员都来恭贺。二人迎送完了，换衣冠一套，相对好笑。成名见邵才身边添了标致童子，定睛一看，三魂六魄被他摄去了。原来轻绡颜色身材比秀郎件件俊雅，故成名一见就着意了，便问道：“来兄，此人何来？”邵才把遇见情由说了。成名笑道：“原来是这个缘故。若非此童，李公不来拜兄，弟竟不晓得兄是个鼎甲。”邵才也笑道：“不为这童子，弟终不识兄是个前辈。”彼此俱觉好笑。

当晚由太守送两桌酒来，二人开怀畅饮。来邵才叫轻绡试歌一曲。轻绡就

轻敲扇板歌一词曲：

皎月初斜金风起，琼瑶馥郁兰亭高。契阳典起休拘束，越琴秦苗都发了。双双个人知是谮，芳情脉脉无言。凭栏立，低声唤，轻移玉捧金卮斟来酿酝。只这柔荑心已醉。那堪更抱行云。若是别面时烦烦了。

轻绡歌罢，成名即击节称妙，赐以大爵，一饮而尽。又饮了一回，彼此酩酊，命童子撤席。成名见左右无人，低笑向邵才道：“贱体已痊，不识兄台何时践约？”邵才也低低微笑应道：“今夜就有人来赴襄王约了。”成名就唱喏相谢笑道：“弟今醉了，要先告辞。”邵才佯醉道：“弟也上床了。”邵才悄悄对轻绡道：“我看你伶俐，将来当重用你。如今我有句话对你说，不可说破。”轻绡道：“小人蒙老爷救了蚊命，恩同再造，倘有所使，水火不辞。”邵才道：“你今晚悄悄到马爷床上去睡，任他戏弄，你不要开口。”轻绡含羞答应了，忽然见秀郎服侍主人睡过来了。此时富高已睡了。邵才同秀郎入房，回首看轻绡，把嘴扭一扭。他会意就走到成名床前，爬上床去，侧身向外眠了。成名料是邵才来赴约，将手摸他身体光滑细腻，着兴勃然，轻轻用些工夫，直捣巢穴。轻绡是熟路的，弄有时辰，成名爽快之极，完了事低低问道：“恩哥好么？”轻绡不应。成名认是邵才害羞，搂定睡了。到天明，成名将他面儿一看，见是个轻绡。轻绡闭了眼微笑，成名也微微而笑。虽然不是邵才，情意比秀郎更多几分。

忽邵才推门进来道：“日色已高，两位新人该起来了！”成名笑道：“好个适意词林！”邵才也笑道：“正好对馋脸的吏部。”大家大笑，轻绡红了脸，披衣走出。邵才问道：“此子何如？”成名道：“承兄惠我，是极妙的。”邵才道：“只为难以报命，故觅童赠兄，今兄当恕弟矣！”成名道：“弟今亦不复相强，但将来弟与兄伯劳飞燕，轻绡何归？”邵才道：“弟专以此伸薄意，当送兄北行耳！”成名称谢。吃了早饭同去拜知府，并及各道。晚上领了府尊的酒，三鼓回寓，邵才道：“弟因皇事孔迫，明日必欲南往，未知相晤何期，此心耿耿，奈何！”成名道：“兄此去不过几月，扫平倭寇，凯歌到京，聚首亦未远，弟欲以秀郎暂侍左右，使兄见彼即如见弟也。俟兄复命之日，还见如何？”邵才道：“此诚所愿，但割兄之爱，弟心何安？”成名道：“弟恨微职在身，不能侍兄左右，岂吝一童？”邵才致谢。到明日收拾起程，说声“保重”，分袂而去。未知去后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上一页

上一页

第二十二回探花郎露尾藏头势利婆改弦易辙

却说马、来公彼此感情，依依分袂。马成名自往北去。来邵才星夜赶到扬

州，吩咐秀郎、富高：“且莫说我做官。”此时高公起官入京，邵才就不到家，先望武公府。时值武公不在家，一直走到书房里来。琼碧见丈夫回来，叫丫环送茶，低声道：“相公一别经年，想有些好处么？”邵才向琼碧耳边将他改姓做官的事说了，又叮嘱道：“且莫作声。看丈母势利面孔如何？”琼碧欢喜无限，便同邵才入内，进到后堂。先有人报知藺氏道：“奶奶，高相公来了。”此时藺氏二女婿呼延升打死人，被尸主在按院告下，批在刑理拘拿，合家躲在武公家里。拿限的银票出了三张在外，呼公子央分上去，直许到七千金还不肯。中间人来说，定要补足一万，方得免捉。那呼家虽富，不过万金家私，今日如何出得起？藺氏私下贴他三千，只留得七千之数，所以气闷在家。夫妇进去报知，藺氏气上添气，任凭他夫妇走到面前。邵才叫道：“阿母。”作揖下去。藺氏见他葛布衣服，依旧模样，也不叙一句寒温，反说道：“你两位兄弟高发了，你还不发，想是大器晚成！你丈人眼力不差。”遂冷笑一声，往楼上去了。

恰好武公回来，闻知女婿已归，遂入房来见。礼毕，武公问道：“贤婿在京起居如何？”邵才道：“赖岳父福庇，亦稍有遭际，俟少顷细陈。”武公命收拾便饭。藺氏在楼上骂道：“好好一块肉，与那个穷鬼吃！自他入门之后直钝到如今。如今我二女儿家遭这横祸，我正受气不过，又来见神见鬼，要水要汤。”邵才听了，问武公道：“呼延衿丈为甚事？”武公道：“是你姨父无故打死住屋的人，被告到按院处，批在理刑，得万金才妥。如今他夫妇两个躲在我这里，府县差人在此提拿，搅得合家不安。”藺氏听了，在楼上骂道：“他两个住在此，饭米都是自带来的，破费你老杀才什么？就是要用一万，也是他自取来，料不像那穷鬼没人养赡，双双对对住在这里吃！”气得武公面如土色。邵才只是冷笑，遂有个主意在肚里，对武公道：“愚甥一路同一个朋友回来，却是按院的亲戚又是刑理的师长，现在舟中相等。我且出去会他一会来说罢。”遂同武公举步出外厅到自己房里。邵才掩上房门，将改姓得中探花许多事情细细述了。武公喜极。邵才又叮嘱武公道：“愚甥因岳母一向相待光景，所以不就说破，适才进见，仍是旧时面目。等愚甥把衿丈这事显个手段与岳母看看，再说明白。”武公笑道：“有理！”邵才出来，叫秀郎、富高悄悄吩咐道：“你可先打个报条到按院衙门去，使他知道，并使本府各厅晓得，说来爷明日就要起身往浙，下处寓在武爷家。”二人领诺而去。邵才转身就向里面进来，只见丫环走来说：“小姐请相公进去。”邵才进房问小姐：“何事？”

原来是藺氏私叫琼碧问他同下来的按院相知是真是假。邵才道：“我同来的朋友姓来，是新科探花，钦授江南福建、浙江、广东等处剿寇监军，扬州的官员俱写脚色来见他。我一路行来都亏这个朋友，今日请他一请才好。”是时

，藺氏门外窃听，叫个妇人来说：“奶奶留相公，且慢出去，有话相商。”邵才道：“既是岳母有言，我稍停片刻。”说罢，走到厅上和武公闲谈。不一时，排出果点蔬菜，十分丰盛。武公疑心道：“不知奶奶今日为何这等相待？”却不晓得是藺氏闻邵才与按院相知，便关心到二女婿的事，所以变了本来面目。

少顷，富高、秀郎回府，邵才命叩见武公。那两个遂磕了头立起来。武公道：“此便是尊使么？”邵才道：“正是。”富高在主耳边不知回复了什么，邵才吩咐道：“若府县来拜，你回他拜客未回，待第三次来，我方见他，有人问你，你不必说我就是来爷。”

不一时，门上来人报：“刑厅老爷来拜。”富高出去答应说：“来爷在外拜客。”刑厅去了，知府同知通判陆续来拜。富高出去答应，说来爷在外拜客，收了手本，照前回复去了。武公家人来问富高，富高道：“来老爷是高相公的相知，今晚要这里来。”家人互相传说，藺氏闻知，叫人来请高相公同老爷进去吃饭。翁婿二人到得房里，见摆下许多果盒，就是等亲翁也不必这样盛设。只见藺氏笑嘻嘻的对邵才道：“呼延姐夫留你便饭。”那呼延升过来作揖，就送酒入席。方上四样，外面传说巡按老爷将到门了。高邵才便叫富高进来说话，恰好富高手拿个通家寅弟的帖儿传说：“许爷先付名柬来动问来爷可曾到寓，若到了立刻就要来拜。”邵才对富高道：“你可照许爷的写法代我写个名帖回复许爷，说来爷今晚戌时方到，明早相会罢。”富高应道“晓得”，自出去了。呼延升问道：“这老爷今在何处？”邵才道：“老爷现今仍住在舟中，弟约他今晚到此相见。”

饮到下午时分，邵才起身告辞，回到自己房中。方才坐定，只见藺氏走到他房内来，后面跟着十四个使女，掇了十四只皮箱进来。藺氏叫众人放下皮箱，都令出去，拴上门，手里拿出一把钥匙来，开出每箱藏银五百两，请女婿逐箱点明。邵才道：“这何事？”藺氏笑道：“且点明了，我对你说。”邵才逐箱点明，足足七千之数。藺氏将钥匙交与邵才，遂说道：“你呼家衿丈晦气的事，你丈人方才对你说过了，那理刑差人来拿，曾许他七千金，只是不肯，他定要一万。你想二姨家里哪有许多银子？”这句话未说了，藺氏忽然眼中流泪，哭将起来。邵才安慰道：“岳母有话只说，且莫悲伤。”藺氏含泪又道：“因他听见你说同来老爷下来，与按院有来历的，思量求远莫如求近，愿将这七千银子央你转求那姓来的，说个分上，只要免得你衿丈无事，这皮箱之物任你取去。呼家总不管他。你可看我老身面上，央这姓来的周旋个十分干净，也是你的大阴德。”邵才道：“衿丈这事也是极难周旋的。但姓来的肯说，再无不妥。只怕小婿这个嘴脸做事不来，岳母还是央别人去好。”藺氏听这

话有些刺心，胸中有三分火气，只是要为二女婿不得不忍耐，便含笑道：“你衿丈一向敬你，必是大器，所以今日一心托你。你不要推辞。”邵才道：“小婿是具穷鬼，一者恐谋事不妥，这些下人又笑小高没用；二者倘事做得妥时，衿丈看官府没话说，懊悔用了许多银子，也须请来当面议议才好。”原来呼延升押着银子来时，立在门外，窃听说到这话就敲门进来。藺氏说道：“来得正好。”呼延升道：“方才高衿丈之言，小弟在外字字听得。大家泰在至戚，衿丈何必多言。小弟只要事妥，这七千金无论是衿丈这等替小弟效劳，就是衿丈自得，也是衿丈的本事，在小弟只有感激衿丈，哪有反悔之理？”邵才道：“若衿兄这等见教，明日按君刑厅来拜时，小弟为衿丈讲个尽情罢了。”呼延升连连称谢。外面又传说，本府各官来过第二次了。藺氏听了益加奉承邵才，当晚酒肴之盛，生平未有。又袖一百两银子，私与琼碧说，“你可拿与你丈夫使用。”当夜吃到二鼓方散。黄昏时坐船到来，富高、秀郎叫人搬了许多行李上来。府里差民壮守卫一夜敲梆，热闹到晓。天明放铙吹打，伞夫执事色色整容。因他是监军衙门，镇守武弁拨三百军士来护卫。一开门时，先是按院来拜，然后道尊本府参谒。单是理刑不准相见。武公家里男妇们见邵才乌纱紫袍，迎送各官，个个骇异。各官见完，邵才就叫琼碧换了珠冠凤袄，请武公夫妇，拜了四拜，即乘轿去答拜按院各官，只不肯面会理刑。又到宅里去拜母亲灵柩，仍然回到武公家，此时武公家里上下，人人都晓得探花就是高邵才，吓得平日这些轻慢他的家人，都来叩头请罪。藺氏此时愈加奉承，在琼碧房中小姐长小姐短，谄颜阿谀。他看了又好笑，又过意不去。可见世上人情势利，母女尚然如此，何况他人！

是日，按院请尤理刑登门相邀。因是三次不见他，心下忧疑，不知为着何事。青衣跪门私送银三百两，与富高、秀郎讨个门路。秀郎进来把生理刑的事禀知邵才。邵才道：“银子你二人拿去用便了，可私对他说，我老爷也没有什么事，只是入境之先闻得有孝廉人命事，中间有人要索万金。这举人是老爷至亲，只怕老爷就为此不乐意也未可知。”富高、秀郎悄悄地把此话对理刑门子说知。理刑心下着急，晓得就是呼延升的事，急忙回去叫原告来，这里支两百两俸金与他，吩咐道：“你若要抵命，不但这银没有，并连累你父亲尸骸暴露，你也可忍？何况呼延升现今至亲来翰林帮他，只怕他爷也不便十分执法。我今赏你二百金，你可去埋葬息讼，倒是你终身受用。”那原告听了理刑之言有理，叩头拜谢，计领银子而去。

刑厅遂将原状到按君处禀明，来公与呼家是亲戚，就求按君勾销了这状子。仍到武公家，叫人寻呼家人说明了他的用情处，方敢登门请见。邵才开门相会，理刑跪下道：“司理无知，不知大人龙旌速奔，有失远迎，知罪了。”邵

才请起相谢道：“舍亲事垂蒙公祖照拂，佩德良多。”理刑又鞠躬，连称“有罪”，茶罢辞去。

这呼延升感激不尽，到邵才房里来致谢。蔺氏见邵才说得分上极验，把他当个菩萨相待，因致谢极其周备。邵才见这花脸，又笑她，又鄙她：“若不是当初轻视我夫妇，今日我将这银子自然义不容辞，如何好受许多银子！今日我将这银子公用罢。”当晚领了按君的酒，明日将所得之物，分散各郡穷民孤寡之人，欢声载道。所余一二千金，心上欲到吴越访问祖父父母消息，忙忙携了琼碧别过武公夫妇，即时下船来到京口，访问邵公。未知相遇否，且看下回分解。

上一页

上一页

第二十三回美奇逢骨肉团圆立异绩俘囚奏捷

却说邵才访问邵公所在，知他已往嘉兴去了，遂昼夜赶至嘉兴。暗想：“访不得父亲消息，不好去见母亲。我今先去拜乐年伯，或者他知公婆父母下落亦未可知。”遂写下下一个年侄帖子去拜。乐为善连忙出迎，相见过了。邵才问道：“老年伯可知家祖行踪否？”乐为善道：“令祖是谁？”邵才道：“家祖姓邵，名卞嘉。”乐为善道：“异哉！怎么邵卞嘉就是你令祖？”邵才道：“小侄蒙义父高公抚养，愚兄弟得附令郎骥尾。而生身之父是邵解元，名十州。”乐公道：“年侄姓来，又说高氏抚养，又说十州是父亲，昆玉又是何人？乞详示明白。”邵才道：“小侄自襁褓时蒙青治邑侯高公抚养，取名邵才，舍弟取名邵学，即同榜高邵学便是。小侄因同给谏来年叔入都稍迟，不及乡试，却认作来公随任之子观场，故改姓来，不意联捷。在都时曾将生身父母告诉乐年兄。年兄说家君信杳，家祖尚同年伯避难江右，故先来叩候年伯。”乐公听了，大笑称奇。问道：“年侄晓得贵袍祁文新是谁人？”邵才道：“祁年兄是江西籍。小侄虽叨同榜，未曾相知。今侄奉旨而来，与他同寅，未知祁年兄此时按临何地？”

乐公道：“此就是老年侄尊大人了。”邵才道：“怎么祁年兄就是家大人了？敢问委曲？”乐公把十州焦山改姓分别，匿身黄公府中，遇玉娘翠楼私订婚姻，后又娶霍小姐，生子霍继祖亦是同榜。十州因要寻亲陷于江西尼庵九载，幸遇祁道尊相救出来，得中解元联捷，前四月到此，重逢令祖，夫妻会合，俱往杭州赴任，昨日报至按临钱塘、仁和两县，督理战船御寇，说了一遍。邵才听了，如梦初觉，喜得手舞足蹈，比中探花时更胜十倍。就辞乐公，连夜往杭州不提。

却说霍继祖因选了江西提学，同高邵学、冯翊两个年兄同路赴任，三人意

气相投。一日行走到了一个寓所，霍继祖把一本《雪梅二集》展玩，思念父亲怅然不乐。这高邵学因高公说明了父母缘故，一向无处找觅，把这半本《雪梅三集》常常展玩，见霍继祖这般光景，与己相似，因问霍年兄有甚心事常常不乐？继祖道：“小弟因家君一别十年，杳无音耗，所以不乐。”邵学道：“这般说来，年兄与小弟同病相怜了。”继祖愕然道：“高年伯现在长安，年兄何出此言？”邵学道：“这是小弟恩养之父。小弟尚有亲父，自襁褓失依至今十六载，无从访问。每对家君手泽，不胜眷怀。”说罢，从拜盒内取出半本文集与继祖看。继祖展开一看，凄然泪下。邵学忙问道：“年兄为何伤感？”继祖道：“此手迹亦是家君笔，今弟睹物思人，愈深伤感。”也亦取出《雪梅三集》与邵学看，邵学取来一对，笔迹真正无二。冯翊道：“高年兄，你先说令尊翁的情节来看！”邵才道：“委曲小弟尚未十分晓得，大约君姓邵，讳十州，号有二，长安未冠解元，潜踪嘉兴同家母黄氏之亲霍氏避难远去。此时高恩父在嘉兴为宰，契邵学兄弟归了维扬，抚养教训，致有今日。但父亲同霍氏去后，迄今一十六载，踪亦杳然！”继祖听了大骇道：“据年兄说，小弟与年兄亲手足了！”邵学急问其故。继祖将父亲去寻亲不还说了一遍。邵学听了不胜之喜，冯翊连连称异。

不日，行到扬州。高邵学到家住了两日，遂起身赶到嘉兴府。霍继祖留冯翊、邵学暂住舟中。请冯爷、高爷速速来到，就吩咐备酒款待。见母亲霍夫人，把父亲回来，从前委曲事情详说与继祖听。继祖听了大喜，欲往，遂差人去舟请冯爷、高爷速速到来。不一时，冯高两乘轿到了。继祖出来门外，候他下轿，便挽了邵学的手大喜叫道：“哥哥，父亲、公公都有下落了！”邵学忙问道：“今在何处？”继祖道：“说来也怪，那祁按君就是父亲。”把霍夫人方才说的话述与邵学听了，携到中堂请霍夫人出来相见。霍夫人把邵学一看：“甥女这儿子与我女儿的儿子，恰是一人一个贵子！”忽门上人传三张红帖进来，说乐道尊来拜，吩咐要回会的。原来乐为善早堂时，驿中报三位官员到，一个是提学，一个是理刑，一个是知县。乐公看了报条，都是年侄，两个有二令郎，所以立刻就来拜。继祖见了名帖，知是年伯，吩咐添了一桌酒，三人出外迎接进来。乐为善因问儿子乐志彬起居，继祖取出寄来家信送上。乐公拆开一看，谢了邮寄之劳，就把邵才前日寻父始末细说一遍。家人来禀酒席完备，继祖就邀入席。乐公也不推辞。入席各个次序坐了，你斟我酌，邵才把寻父的踪迹一一叙出来听了。这高邵学方才晓得父母是这样会合，自家兄弟是这般来历。霍继祖也明白了这些事情。冯翊在旁听了称奇。四人直饮至三鼓，方才别去。次日二人同来拜谢乐公，继祖、邵学同到黄公府中拜见黄公夫人，回来拜辞霍夫人，下船往杭州不提。

再说邵十州自合卺之后，领了二位夫人按临杭州。忽报倭寇从福建沿海而来，十州闻报即委官吏收拾器械船只，预备迎敌。又见京报朝廷差来探花协理军情大事。不隔三五六日，探事来报，说翰林来爷已到省了，各官俱迎接去了。不一时，外面堂鼓连响，不知为着什么，十州慌忙出堂来问。只见巡察官进禀，说是新翰林来爷到门，说有要紧事来见，现立仪门外。十州见无名帖，心中不解道：“方得上任，有什么紧急公务？”即传谕请进，十州下阶相迎。邵才趋到面前跪下道：“孩儿不孝，有失定省。”十州大骇，扶他起来道：“年兄莫非错认？”邵才道：“孩儿就是高邵才。”十州会意，说道：“且进去细说。”邵才随十州到堂上问道：“为何改来姓？”邵才道：“孩儿因要京都乡试，不料到京迟了，不及选举。因认作来年伯的子侄，随任观场中了，以此姓来。客入内拜见母亲再行细禀。”十州大喜，同入后堂，先请卞嘉夫妇出来拜见过了。卞嘉见这孙子与十州初无二样，竟欢喜异常。又请玉娘、翠楼、春晖三个一齐拜见罢。玉娘、翠楼两个心中暗忖，不知邵才是谁养的。当下公孙父子上下列坐，十州道：“我儿，你把一向踪迹述与我听。”邵才将自己人赘武家成亲，到京联捷荣归一段情由备细述了。个个欢喜无限。玉娘问：“媳妇何在？”邵才道：“现在船里。”十州便叫衙役速去请进衙来。

此时五月中，天气炎热。邵才讨汤净浴，在右首一间房里解衣浴体。十州唤书童琼林过去服侍，随吩咐：“你看大爷腰边有黑痣没有？”稍停一会，琼林回复出来道：“大爷腰下左右两旁俱有黑痣。”十州笑道：“我晓得。”这琼林做事当心，报与三位奶奶。玉娘心下明白，是自己生的。及邵才整衣出来，外面传报，接到舟中家小进来了。邵才接进武氏，再请祖父祖母双双拜见。次又拜见十州夫妇。玉娘三人见了一对少年夫妻，心内好不快话。当下排了筵席，吃到三鼓才罢。

到第三日，外面传说有两位小老爷到此。十州不解，命开门请进，自同邵才到后堂来看。原是高邵学、霍继祖在嘉兴星夜赶到，留冯翊在舟中，他两个就同到按院衙里来。一开门时，二人进步入来。邵才远远望见，便对十州道：“是邵学同霍家兄弟来了。”十州音溢眉端，叫邵才迎他两个，自己跑入里面报与春晖知道。三人听见喜出神了，一步做二步奔到私衙门首，见邵才同邵学、继祖一同走进私衙，十州与三位夫人迎着。当下，邵学与继祖两个拜见一父三母，拜罢起来。邵学又另拜玉娘翠楼四拜，继祖另拜春晖四拜。十州唤邵才过来，指玉娘道：“此是你生身之母。”又唤邵学指着翠楼道：“这是你生身之母。你两人虽二母所生，先后不过五六天。时我同你霍氏母亲避难广东，亏两个母亲迭相乳哺。后来家难相乘，烦高年伯挈归抚养致有今日。你须念母亲守志之苦，并望你成人之意。”二人悚然听命，就请祖父母来拜见。卞嘉

夫妇又见两孙与邵才面颜酷肖，不胜喜异。又请武氏出来，二人拜见嫂嫂。从此邵才是长，邵学是二，继祖是三，雁行序定。合家大小都拜过三位小主人。

是日，一府官员都来拜贺送礼。渐渐传到通省十二府，六十六个州县，所近官员个个闻祁按君父子同登金榜，诚世代少有之事，都来送礼致意。十州父子被这乡绅同僚喜庆筵席，整整吃了十余日。遂打发邵学、继祖赴任江西，留父亲和家小于衙。自同李虚斋、邵才三个总领兵官，王世禄统二千精锐，出巡宁波府。到下马时，巡海的船一连四五报进来，说大洋中一派篷如蚁簇而来，定是倭寇之船。十州传请教李虚斋。虚斋道：“兵到，一月前已知之矣。贤乔梓数应立此不世之功，获财五百余万。主我行时要伤大将一员，折兵三百四十人。当须出城扎营迎敌。”十州听了半晌不语。李虚斋道：“吾兄何事沉疑乎？”十州道：“适尊谕报将折兵之说，侄思吾贪建功，此三百四十一人同事，而独遭其惨，我心何忍！”虚斋道：“天道好生，人谁愿死。但数不可逃脱，虽欲救之亦无益。”十州跪下哀求道：“小侄为若辈屈膝，求仙翁曲为画策，去脱此难，侄愿捐万金，广布福德。”李虚斋扶起道：“兄乃朝廷重臣，叫贫道如何消受，但此事是天数定然，似难挽回。今吾兄可速出城，准备明日酉时迎敌，贫道迎期救这些人便了。”十州大喜，点齐兵马，出马驻扎。此时宁波马步军有二千名，镇守南海总兵华昌有三千名水师，定海等处防守，共三千名健卒。现候按君所调众军随按君去海八十里安营。

当夜，李虚斋排下五寨梅花营。十州和李虚斋驻中营总督前三营，邵才驻后营，管理粮草，督后二营。吩咐明日一鼓造饭，二鼓披甲执兵，三鼓听点。到明日辰时探子来报说，探得贼兵大小战船二十余只，将进荻花港来。军师传令，所有海边人马尽行回避，让寇入港，不必迎敌。这些守港将士，巴不得要躲此难，一闻此言，尽数回营。此时三鼓已毕，李虚斋将一摺小纸递与十州道：“此吾所云将卒姓名也。”又附耳说，“如此如此。”十州大喜，即忙传令放炮开营，亲点将士。十州白盔白袍银铠，邵才银盔缙袍乌铠。十州照虚斋摺纸上逐名点去，头一名主将江浩，其余军士或二十三十，或数人，共三百四十人。众将见主帅如此点法，不解其意。只见主将点完名，吩咐江浩道：“你可领一队人马到港口迎敌，不得有误。”江浩知倭寇厉害，广东福建整万人马，被他杀得寸草不留。今日却叫他当头阵，只点三百余人，骇得魂不附体。不敢回说不去，只得领令出来，都面面相觑，你推我推，不肯移动。忽然主帅唤入去，将旗鼓在案一拍道：“你这玩命的奴才，既承将令，尚敢徘徊顾盼！当按军法。”叫左右绑江浩出辕门梟首。邵才从旁边告曰：“今日乃出兵吉日，若斩了将，恐军心不安。求大人宽恕。”十州姑念小将之言，江浩捆打四十送监，俟寇平治罪。余兵三百四十人，邵才请令各杖三十监候，另日发落。遣

参将孟通领兵三千为左哨，游击陆彪领兵三千为右哨，总兵官孔王圭都督同知尚绪各领兵一千，为左右救应，邵才领兵二千押后，自领兵二千为前队。分拨已毕，遂从乾方开门进兵，离营五里布成八门金锁，按休生伤杜景死惊开八面埋伏。传令将士不许擅离左右，若帅字黄旗竖起，方许追杀，不见旗竖起，只许摇旗擂鼓，以壮兵威，有擅动者斩。

传令已毕，只见前面尘土大起，数队倭贼蜂拥而来，看着呐喊逼近。众贼见兵不来战，又不回避，一齐杀入阵来。忽然狂风大作，走石飞沙。这些贼寇不辨你我，但闻战鼓之声，如千军万马杀来。众贼在黑暗中，把刀乱砍，自酉时杀至子时，数千倭寇自相屠戮，只存八九百人。忽然风止云散，出现一轮明月。我兵不折一人，倭寇尸横遍野。本营兵将见黄旗高标，遂奋勇厮杀。倭寇不敢来战，忙望海边奔走。我兵在后追杀，又杀死了大半，其余奔往两只船开去。众将追至海边，得船二十二只。十州令：“查。”船底俱是珊瑚玛瑙珍珠琥珀之类，又得元宝三十余锭，碎银五十二桶，令军士扛回营寨。明天回府，查将卒不折一人。大赏三军，欢声震地，就把游击江浩复还原职，其余三百四十人尽行释放，仍赏一月银米。遂遣人入京报捷，自回杭州。要知后事，且看下回分解。

上一页

第二十四回弃功名物外逍遥喜团圆人间行乐

却说邵十州剿倭大捷，起马回杭，进了衙门谒见父母，到自己房里与玉娘等携手叙谈，自不必说。次日，各官参谒庆贺，忙了几日。

一日，十州同虚斋闲坐，卞嘉出来对十州道：“你今可远巡各省，我回长安看看祖父坟墓，再把田园故产算个长策。你的亲戚都在江南，不若卜居于此。”十州拜受命讫。李虚斋道：“贫道亦要回乡，明年夏间等候台驾南来会晤。明日是个吉日，你我就可起程。”卞嘉道：“甚好！”十州见父意已决，不好苦留，当晚备酒送行。

次日，卞嘉同虚斋一齐出门，虚斋往江西去，卞嘉往长安去。十州同邵才至二十里外送父亲，卞嘉令十州回去，遂领几个老仆登程去了。十州同邵才回到衙门过数日，辞了母亲及三位夫人，同邵才出巡福建邵武汀州，直到广东。是时倭寇已平，布些德政，人心悦服。巡到潮州，亲到冯家。此时冯公全家在京，只有弟侄相见，邵十州厚赠而去。又到了旧时住居，叫老园公来，赏他白金一百两。巡遍了州县，仍巡福建沿海郡县，凡

被难地方捐赀赈济。又巡浙江温台金严等郡，直到安徽池太并江北。及巡到淮扬二府，十州又到武公家拜望，深谢武公照拂邵才之情。蔺氏喜得骨头都轻了三四两。只有向日怠慢邵才的几个焊奴，都逃走了。

一日，十州正要赴武公之酌，忽报高公升了浙江巡抚，高旷选了福建理刑，父子一齐到家。邵才闻知回去相探，父子兄弟相见，十分喜悦。邵才把遇着父亲的情节述与高公，高公即乘轿来拜十州及武公。十州接见，谢他抚养两儿之德。高公谦让“不敢。”又与武公相叙了寒温。武公留高公饮酒，连高旷也请过来。当日亲翁丈婿父子兄弟，欢聚一堂，直到鸡鸣方散。明日是高公设席，请十州父子并武公。又一日是十州答席，请武公高公。过了三日，十州又起马出巡常镇。从金山扶霍公之柩，先命大舟送到嘉兴。巡过镇江，又到常州府，就仰武进县访那旧日渔翁夫妇。一访着了，知县亲送到按院来。十州唤渔翁夫妇近前，道：“不消跪了。”此时二老俱八九十岁，都不认得十州。十州还依稀认得他，便问道：“两个老人家，可记得十五年前有个女子赶你船三四日么？”那老夫妇想了一会儿道：“有个上路绝色女子，是小的送到嘉兴一个庵里，还送小的十三两银子。”十州笑道：“你仔细看我一看，可有些像那女子么？”两个人定睛一看，倒是婆子道：“老爷好像是她兄弟！怎么也穿过耳的？”十州笑道：“不必多言，那女子就是我改妆的。”吓得他夫妇连忙跪下磕头。十州叫他起来，吩咐书吏赏他布百匹，白银二百两，为养老之资。着县官给匾，旌其高寿。那夫妇欢喜叩谢出去。

十州又往苏松等处巡历遍了，复到杭州，领了家眷至嘉兴。不上一年，四省俱已巡完，倭寇殄灭，颂声载道。遂同邵才进京复命，从江西而去。霍继祖、高邵学前来迎接，父子四人又得欢聚。十州叮嘱邵学往看施宏德，报其故情。及至省城，备一副厚礼拜谢道尊祁公，有万金之费。到正月中抵都，面阙自陈始末。天子大悦，御笔亲批祁文新准复姓名邵十州，来邵才复姓名邵高才，高邵学复更邵高学。霍继祖更名霍邵祖，出嗣霍公。追封邵氏五代。卞嘉诰封都御史，邵十州晋封千户侯，邵高才升礼部侍郎。谢恩受职，十州就告病致仕。圣旨不准、连上第五本才批准了，十州就出都到集贤村。

此时，邵卞嘉已先到家三月，田屋搭分停当。今日十州回来备酒请客，大宴十日，亲戚故旧皆有厚赠。遂择日移居到嘉兴。李虚斋已先在乐公处相候。合家就在霍宅居住。一日李虚斋同乐为善步到邵家来，李虚斋对卞嘉道：“今日是仙游吉期，你我三人可就此长行。”卞嘉欣然，也不进内，就同乐公、虚斋如飞而去。家人报知。十州令数十人追寻数日，已自无踪。后有人在峨眉山见三人谈笑。归报邵家。十州闻之大骇，此是后话。且说十州寻父亲不见，亦无可奈何，自致仕回来，与二位夫人吟诗作赋，随时取乐。一日，十州同玉娘等重游福寿庵。此时悟凡年已三十五六。十州思想昔日与她同榻，不曾相狎。悟凡也晓得邵公是当年女妆的文新，后悔当面错过。少顷道：“已备果点在外，请老爷夫人坐。”十州假装身子不快，和衣倒在悟凡床上，说道：“我略睡

一睡，不要人来惊动，单求师父泡一盏好茶，等我觉来吃吧。”春晖众人俱上前面去了，单留悟凡掩上房门煎茶。十州起来笑问道：“师父记得十六年前与下官抵足此床么？只是虚了那良宵。”悟凡红了脸道：“如今悔也不及了。”十州道：“宿愿可酬，怎说无及？”遂双手抱悟凡到床上。两下情意已投，不一时云收雨散，起来整衣，相顾而笑。开了房门，恰好外面有人请十州并众夫人上轿归家。自此十州带歌童舞女，游山玩水，逍遥度日。直到九十三岁方终。玉娘等享寿亦参差不远。后来邵高才与马成名皆致仕回家，诗酒往来，世为婚姻。邵高学官至巡抚。霍邵祖官至吏部尚书。子孙蕃至科第不绝。旋述奇文，有诗为证。

诗曰：

一门荣贵古今无，争羨奇缘到处多。
巾幗盖藏偏缔偶，看莲遁迹落鸳窝。
孙孙子子芝兰茂，弟弟兄兄麟凤和。
佳话何须勒金石，传之日耳最难磨。